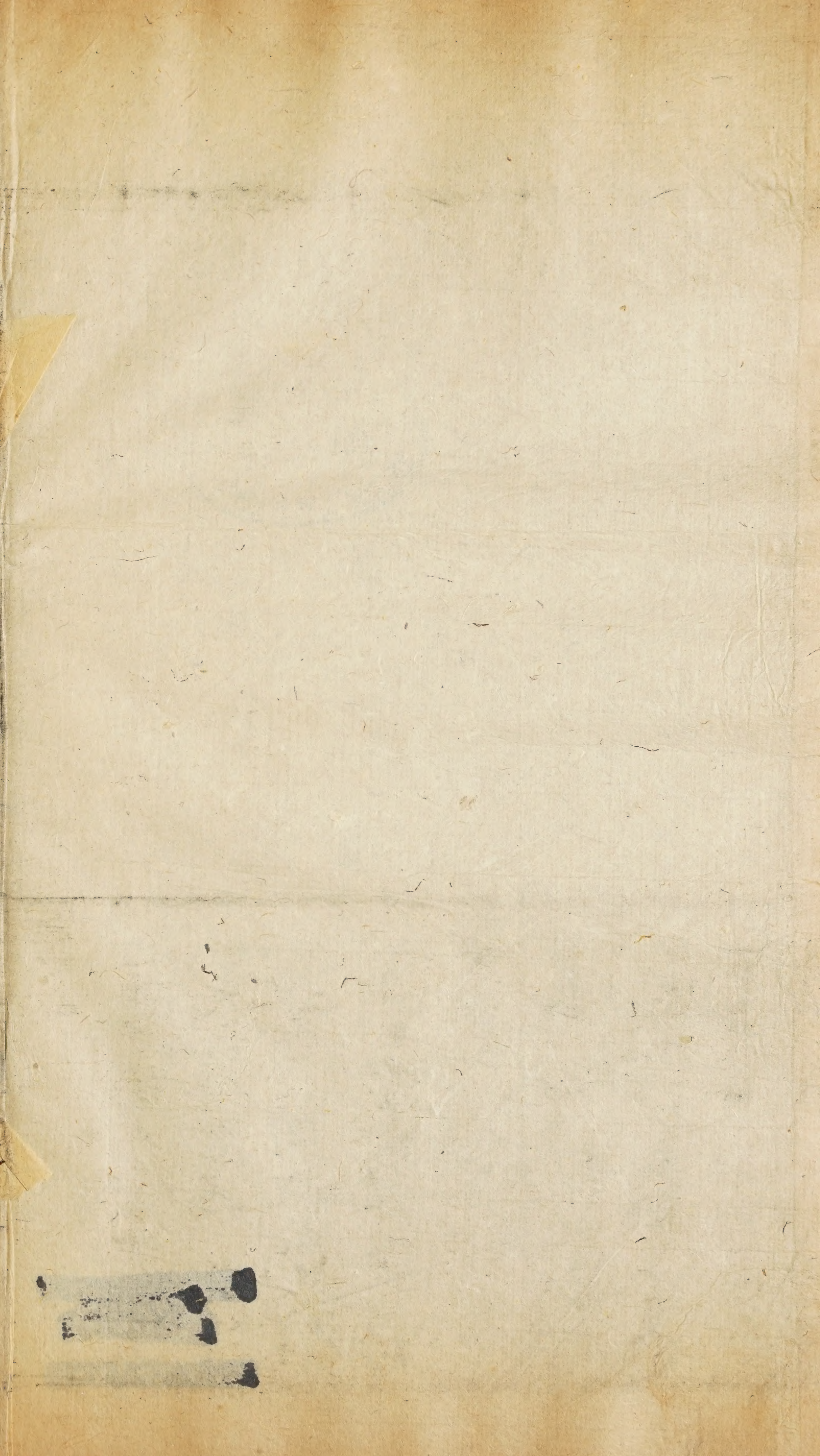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

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

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　自匡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
南子　有先子路及矢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
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
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
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　將西
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
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

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衞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衞時靈公已卒衞君輒欲得孔子爲政 有魯衞兄弟及答子貢衞君子路正名之

語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

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

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

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

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

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

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

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記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

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

次不與齊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
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
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者

愛日堂四書體註合講

大泰羽 復克夫編次
同學詹文煥維翰叅定

學而章全旨〇此章是聖人以為學之全功勉人三節由己推到人從順推到逆工夫逐層遞進故或問有始中終之說體勢雖三平然學字乃一章主腦下二節都跟定學字說時習二字亦最重惟時習則自然有得而說自然朋來而樂自然不慍而君子即到成德地位這時習亦從無已時也玩三箇不亦字乎字正逐一指點出學中境界來令人默默自會

學而節〇子曰人性本善欲明善以復初則學為要焉然人每苦於不說者以學之不熟故也若學以求知求能矣而又時時溫習而不厭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益固不亦油然嘗說而進有不能已乎

此學字乃始為士者所以學而至於聖人之道者也兼知行說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非記誦辭章之謂註以人性皆善四句解學字最精善同者理之一天命之性也覺異者質之殊氣質之性也所為指知行二者明善明本性之善從致知來復初全本性之善從力行來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學而復溫之謂習習而不已之謂時之字指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字乃承上起下之辭學而不習則表裏扞格無以致其學之道習而不時則功夫間斷無以成其習之功惟知行到習熟後必說說時已是進一進了此後便自住不得註程子前說是知上習後說是行上習浹洽是思量得透徹

有朋節〇然理義人心所同使學既有得而人不信從猶未能達於外而樂也今有同類之朋皆自遠方來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而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不亦暢然歡樂而發舒於外乎

註善字即上註中善字善是天下公共底設告人而人莫之信率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得乎此理而與世皆不得其心之所同也這是多少悶人然信從者止一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鼓不息之機合始終言 說悅同〇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公善之驗以有得後言 樂音洛〇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二亦未慊我之意至於衆則豈不可樂衆字從遠字生來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在於中而溢於外樂亦是在中底但對說字言則主發散在外耳此亞善於人為樂也不指從氣亥遊說

人不知節○以善及人因為可樂尚人不見知而心稍有不平是猶有近名之累未足為君子也今人不我知亦處之泰然略無不平之意則其心純乎為己而不求人知其學誠於在內而不願乎外信之篤養之厚守之固不亦卓然成德之君子乎學者由時習以漸進於此焉可矣

朋專指同類人兼指衆人上而君大夫亦是不知隨地說不專指行藏慍字說得細故註不曰怒而曰含怒不曰含怒而曰含怒意學以為己本非以是求人之知也人之知不知何加損於我哉故君註極精註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卦文言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也成德成字如樹木長成便風雨搖他不動然未是極盡地位故或問云自是進而不已雖至於聖人可也下二節全從首節來故註學之正云云仍用廻抱說

其為章全旨○此欲人務孝弟以全仁意上節就凡人處論箇道理如此孝弟與仁俱說得淺小下節就上節道理推論到極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皆云凡人一孝弟便不犯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仁民愛物必須在孝弟做起原是一氣貫下

其為節○有子曰天下惟孝弟為至重若其為人也果事親能孝事兄能弟則心常和順自無世俗粗暴氣象而好于犯在上之人者少矣夫犯上不順之小者猶不肯為而好悖逆爭鬬為大不順之事者決未之有也

此節正孝弟為仁之本伏案只據現成者說註和順字最妙心既和順而好字自無從生根下仁字已醞釀於此兩善字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犯知疾行先長便是無與未有在小不順與大不順上分別

務本節○夫一孝弟而犯亂俱泯可見孝弟之足重而為人所當務矣是以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于變萬化之道自然發生而不匱若吾所謂孝弟也者其雖行仁道之本與務乎此則和順充積自此而仁民而愛物有不可勝用者豈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安淡定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慍含怒意 之天以成德時言

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孝弟自無不仁之心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

好犯亂不作而已哉

此節極言孝弟之量只從上文涵泳得之也者其與四字意味深長首二句承上起下雖是泛言卻虛籠下二句意在內本與道皆就發用處說觀下孝弟與爲仁可見爲字作推行看有次第之序在此仁字指愛之理註因第一章論仁故兼心之德解之親親仁民愛物三者都是爲仁之事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出的第一池仁民是第二池愛物是第三池蓋水之流必過了第一池然後到第二池第三池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是合做的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事於孝弟也註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然體用不相離故愛之理便是心之德理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苗卻是從根上來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義禮智德之一端仁者德之全體仁能包四者故心之德獨仁足以當之也蓋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亦無不包也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看春如何包得三時蓋春氣溫厚乃天地生物之心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更有箇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爲辭遜者則仁也義智亦然以未發之性而言仁可包義禮智以既發之情而言惻隱可包羞惡辭遜是非故孝弟不惟爲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如事親從兄之得宜者行義之本事親從兄之有節文者行禮之本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蓋仁兼四端都是這些生意流行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辭遜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知耶然則不曰孝弟爲義禮智之本而曰爲仁之本者就愛上一邊看來卻有所專主故只說爲仁之本也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如此章仁字之類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如下章鮮矣仁之類仁爲孝弟之本譬之穀種有此生意纔發出根苗孝弟爲仁之本譬之物有此根苗纔有許多枝葉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未發時此心所存只有愛之理而已未有孝弟各件故程子曰曷嘗有孝弟來

巧言章全旨〇此戒人徇外意詞雖婉而意甚切

巧言節〇子曰仁莫要於存心而言與色皆心之符也彼巧好其言令善其色務以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可以廣行仁之量）

與平聲〇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〇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〇子曰巧言令色（外飾一分內滅）

悅人之聽觀則心一向逐外少矣其本心之仁矣學者可不戒哉
心德存亡只爭務內務外仁爲心德心存然後能保全此德此心馳逐外去滿腔
都是私欲障塞如何有仁鮮字與上章不同程子懼學者於巧令中求少許之仁
故直以不仁斷之仁者持養於容貌辭氣之間發禁躁妄動必溫恭此是在內之
功爲己之學復何病乎故此章全在人己內外四字上分辨

吾日章全旨○此曾子自敘無自欺工夫非是別的都不省但他處工夫大段純熟
不覺費力到這三事心上自打不過省之較急耳學者則當隨事省察不止三者
也

吾日節○曾子曰吾每日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如爲人謀事不若爲己謀之盡心
是不忠也吾省之得毋苟且粗略而有不忠乎與朋友交不能實心相與是不信也
吾省之得毋虛情假意而有不信乎受師所傳我熟之於己是不習也吾省之得毋
因循怠惰未必致知力行而有不習乎有則改無則勉此吾之兢兢日省者也
吾身二字最親切人惟認不忠爲欺人故瞞昧過了日子曾子認是吾身病痛
使一毫苟且不得省曰日省正見一時不容放過不忠主一事言不信泛言註盡
已須是已心十分盡得方是盡若盡得七分三分未盡便是不忠信是依物而實
言之如這物件黃底便道是黃黑底便道是黑忠信只是一物而有內外之分發
於己而自盡曰忠循乎物而無違曰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此信字兼表如
其裏言傾其行二義傳習兼知行說三不字甚細此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見得
這上面若纖毫未到處在他人儘看得過曾子便以爲不忠不信不習了味三乎
字有自猜自疑意正是省字真精神蓋惟恐病痛之匿於不知不覺中也註有無
二字亦從乎字生或省之於念慮或省之於事爲一省察便有克治工夫須於氣
稟物欲中力戰得勝方是曾子守約學問非一省便了卻也省字前有格物致知
工夫

千乘章全旨○此論治國之要敬信等須有條目政事俱未論及但指君心存主處
說故曰務本之意然亦不是空空一箇心謂須存實心以體實政也或五事開看
或上二句各以而字串對末句另講是正意胡氏以此爲人主求子反復相因是推

一分

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當下便省郎常惺惺注不字平

字有撇心有疑心有懼心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

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論

千乘節○子曰人君治千乘之國其要有五蓋事至紛也必兢兢業業事無大小皆敬謹而不敢忽而期合賞罰則不二不欺而一貞以信用至廣也必量入爲出凡所度經原則省節而無或濫而自官萬民則加意周恤愛之而不忍傷至使民以營建興師必於農隙之時而不妨其耕耘收穫之務焉以是存心則上之意接乎下下之情親於上更推之紀綱法度之詳禮樂文章之備國庶幾其理歟

道者治之理以爲政之心而言也治者政敎號令之爲治之事也此章專指君心所存說故不曰治而曰道敬訓主一無適身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兼始終動靜說然初不膠滯如做此事方專一於此忽有事重於此則又移專一之心於彼亦不害其爲主一無適也根本工夫全在敬上能敬則下面許多事都照管得到信兼言與事如與民期會約束號令賞罰之類不朝令而夕改便是節非吝嗇乃無過不及之謂愛非賞給是深加體恤之意人兼臣民言時使特愛人中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四時皆有農隙字與畢字不同註反復相因言能敬方能信能敬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時使是必能如此方能如此然敬了又須信信了又須節用節用了又須愛人愛人了又須時使是既能如此又若如此之意乘是兵車四馬駕一車爲一乘內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馬牛兵甲糧糗芻茭皆具六百家出車一乘則千乘便是八十萬戶之國爲地二百一十六里有奇

弟子章全旨○此論敎弟子之法一日之間非出則入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一時一事不接續其愛敬之心長養其醇厚之意開發其聰明之德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氣稟好的以此變化之亦日新而月異三代人才所以盛於百世者以其有此涵養之固日引而月長即氣稟不好的以此變化之亦日新而月異三代人才所以盛於百世者以其有此業養之道也大人之學先乎理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小子之學先乎事故此章先行而後文

只是爲民行寔政之寔

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五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

弟子節○子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始故人在家庭則善事父母而孝出在宗黨則善事兄長而弟倫常敦矣然言行其大端也於行必謹而有常而言必信而有實言行善矣然交接其日用也於衆人則廣愛之無憎嫌自便之私而仁人則更加親厚收切磋琢磨之益於數者不應接之時便是餘暇之力則以此餘力而學于詩書與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悉聖賢教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闕者皆不容以不學也弟子之職如此而作聖之功不外是矣

弟子天性未漓人欲亦漸開修行學文正啓其固有之良窒其將來之欲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句句須切弟子講孝如定省溫凊之儀弟如杖履徐行之節弟不專指兄凡族黨年長者皆當弟順謹本是敬慎註訓有常蓋動作威儀皆有常度而不易即是敬慎信是無一虛誑語汎愛非必人人去愛只和氣不占便宜之類仁只是渾厚篤實不刻薄的人不必說深親是常與居遊談論言餘力只隨所行有閒暇處便是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也註曰學不必拘學文不是專指上數者而數者道理亦在其中則字是一刻不放閒意則以二字內有防其縱逸攝其聰明兩義通節重行上而行復以孝弟爲本附考禮樂射御書數五禮吉凶賓嘉也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也

賢賢章全旨○此勉人敦倫之意子夏見當時學者徒事學問而不修實行故即實行以論學非謂此外別無學問所貴於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賢賢節○子夏曰學莫重於敦倫有人於此賢人之賢能移易其好色之心真篤焉信而好善極其誠事父母能竭孝道凡力量可到處皆竭盡無遺而事親極其敬事

是謂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通章須分本末然俱是培養本心工夫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節此是子夏勉人務本意語重學上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不能實心任事把此身委棄於君而事君極其誠與朋友相交惟實心相與即言必有信而無偽而交友極其誠此便是見道分明踐履篤實人雖或以為未學吾必謂之已學矣可見倫常貴行而非徒語言文字之末也

段段不外一誠字賢賢好賢也易色者當情好色極誠彼則好賢極誠卻似變易好色之心以好之非先好色而易之以好賢也竭力者凡事盡力為之不可推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致身一如道這身與他憑他如何使喚當變言二能字重信兼力言不欺既言必踐二意數項固有資質自好不學而能者但為學不過學此數者耳今既能如此故以學歸之雖曰二字只推宕語氣如雖曰不要君之類二句乃抑揚其辭以見其深於學非真未學也只是語意說致予此言下便有不須再學底意思所以有傚予者更從事於學豈不益好註生質句勿重

不重全旨○此言君子自修之道外厚重而內忠信則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德進四項開說而主忠信句尤重

不重節○子曰君子為學必先厚重端凝以立其質者言動之間失之輕浮而不厚重則無可敬畏有何威嚴而於所知所行與亦不固而不能實有於己矣可見學當以重為先也

君子只當學者看不重就言語輕昔舉動輕躁上見重節有端嚴莊肅之意不重是主下兩則字緊頂着而作一頭兩腳看原只一套事非不重了纔不威不威了纔不固也學兼知行不固兼方學易作輟既學多遺忘蓋飛揚浮躁斷無沉潛入理下大游註以威由衛質言兼他作飾質辭如義以為質之質

主忠節○然立身固宜厚重而存心又貴真誠必以不欺之忠無偽之信為凡事之主而後可以進德也

上節是主敬此節是存誠主忠信後於厚重者蓋為學之序須先從外面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工夫纔有下手處忠信是實心信是實事盡得忠信即是誠故程註合言之主是凡事靠他做主此句最重若不忠信凡事皆虛安知厚重言只是色

重未學也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皆由於重學兼已得未得

威固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上之本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

莊敬友未必實情改過未必眞改然此只就本章數事而論玩註皆字甚該括不
但爲此數事之主而已
無友節○至於友以輔仁不如己便無敬畏而滋驕慢矣必擇勝己者以爲友而不
如己者則無友之可也
末二節在忠信後須看得細友乃親近樂就之意是活字無友兼嚴憚切磋二意
不如己非淫朋只德之此纔不如己便生狎暱之情無激勵之意了故無友然只
是我無意去友他若彼來求我亦當有矜之容之至於便佞者必絶之方可無友
不如己則求友勝己者可知
過則節○然過又足以損德君憚於改則過愈深而善愈微故一有過即當速改勿
畏改之之難而姑爲苟安也如此則內外人己交養而自修之功全矣
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勿自治不勇則必流而爲惡註速字正勿憚精神
則勿憚二字正當下斬釘截鐵無一毫少待意處事是爲學規模嘗如耕種之田
地忠信如下種子友勝己如培壅速改過如芟莠總之合內外人己而後爲有益

愼終章全旨○此因當時君大夫多忽略於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者發愼終追遠
自是上所當爲非爲化民而爲之但此是大理所當然民心所同然故民亦化之
也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義利之別也
愼終節○曾子曰人情於親之喪多易忽於親之祭每易忘此民心之薄由上無以
倡之也若爲上者當親歿之時不待致哀而已而必愼喪葬之禮當祭遠之時不徒
致敬而已而必切追慕之誠此己之德厚也由是下民感化皆能盡禮盡誠而歸於
厚矣上可不以厚倡哉
愼加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使有悔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使有
悔之類追如禮記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

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
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鄕者大者樂與爲
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己**
者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德要明決**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
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
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
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
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
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
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今在大那良七上戕化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
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
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心之類喪事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事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慎終有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追遠不止父母凡遠祖皆然厚是有餘之意若喪盡其哀祭盡其敬已不薄了卻更盡其禮更盡其誠總是仁孝純篤有增加無已意故註謂厚之道民德猶民心民德本厚歸者復其本然之謂歸厚只是慎終追遠而名念所主

子禽章全旨○此見聖德感人之妙須知五德只就光輝接人者言尚不是聖人全體

子禽節○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周流四方每至一邦必知一邦之政果是夫子訪求於邦君而聞之與抑邦君虛懷下問自以其政與夫子而聞之與

是邦是字見不止一邦必字宜玩政即其國君所舉行之事便是節是一一皆知意子禽見識淺專疑在求與字從求字轉出觀抑字可見故子貢不更辨與字

子貢節○子貢曉之曰子亦知夫子果何如者耶夫子盛德積中而光輝發外但見其和厚而溫易直而良莊敬而恭節制而儉謙遜而讓其德容如是故邦君敬之而不忽信之而不疑自以其政下問而夫子因以得聞之耳然則即擬之為與而不可也何况於求即子所謂求者而論夫子之以德容自然之感求之也其諸異乎他人之有心以求之者與

求字上句已辨然了下二句是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耳夫子求之句意則粘上句語則留下文註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易是坦易直是坦白無艱深險詖之意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恭也儉非儉約之謂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謙謂不矜已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五者皆謙厚謙退不自聖的意思聖人尚有內面一層固有中和的氣象子貢非不知之只是要言其感人處故但就外面可親之一節言之耳聖人原無着些五德之意在邦君心自感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在學者曰見聖人悟其所以得聞在此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見非素款治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感者無心化者不覺一片神行天機自浹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父在章全旨○此論觀人子之法爲父子趨向不同者言也觀行從觀志轉出無改句又從觀行轉出從大處的志行推到用心之原處歸重不忍忘親之心上

父在節○子曰觀人子者觀其孝而已然趨向不同豈盡不可爲孝哉父在時子不得自專而或善或惡已形於志則當觀其志至父之既沒子得以自爲而或善或惡即彰於行則當觀其行然其行雖善又必三年之間於父之道有在所當改而猶可未改者不忍以爲得行已志而遽改之是其心疾痛哀慕若父之存而庶幾於復見者可謂孝子之用心矣

附日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上觀了但必三年無改而後以孝許之此是推勞在隱處志須父不同首句已有處變意父在子非無行而所主在志父沒子非無志而所主在行志與行兼善惡宜側在善一邊觀行須志已善方註解無改轉合所行雖善亦是兼承善邊說不兼志言者以三年無改已在父沒後也道就事是在上該下之事言道者尊父之辭無字當不忍字看孝字全從不忍二字上說見有不忍死其親之心且有不忍揚其親之過二意但重不忍死其親上

禮之章全旨○此就禮上論無過不及道理總該嚴而泰和而節斷只一章大意

禮之節○有子曰禮之在人如貴卑上下之分一毫不行僭差其体固至嚴也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行之從容絕無拘廹而和乃得禮之本意而可貴先王制禮之道斯其所以爲美而小而日用飲食大而綱常倫紀都率由之而無阻滯也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有一層進一層意歸重不忍改之心上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禮之貴於和如此
首二句甚重下面只是掉醒此二句耳用字不属禮亦就人之用禮言人去行禮便是禮之用處和只是行得自然毫無牽强拘迫的意思用字對體看體用原不相離蓋嚴處節是至和處不分兩截故註於爲體雖嚴之下補皆出於自然之理句可見蓋聖人緣人情而制禮雖極品節之詳實非强世以所不欲也然此是說禮中自具有和若本文和字專指人之行禮上講註必字乃字可玩蓋人儘有行禮而不和者不和便拂乎自然之理了故朱子謂人須是窮理知得這箇道理合當如此則自然和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曉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心安意肯無不和矣貴字內便有行之無弊意禮制自先王故曰先王之道道即禮也變禮言道者以制作言也道字中藏有和字斯字註訓此字只輕帶過不可指和說美與貴不同貴是必如此才好美則合下原自美了小大句申說美字意之字指禮言禮自寓夫和也註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天理在心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心天理是體人事是用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者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字從文字來則字從節字來必有天理之節文乃有人事之儀則

有所節○禮既以和爲貴則和宜無不可行矣乃復有所不行何哉蓋所謂和者皆節限制中有從容和洽之意所以可行若但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率意在心徑然自肆不復以禮來節制則是流蕩忘反而尊卑上下皆失其倫矣如之何其可行也用禮者惟本之以和而節之以禮斯得禮之全體矣

上節是和在禮中此節是和在禮外首句與起中二句來與末句首尾相應註云承上文而言此註末句亦字之脉見不和固未足貴徒和亦不可行知和之和原未知得真則知字差和字亦差不以禮節註加一復字見有意於和樂於縱恣再不回顧所以流蕩忘反亦不可行有禮而不和尚存得本体在若以管和則併本體都忘了兩意自有輕重禮中之和與敬爲一禮外之和與肆爲一行不行之機决於敬肆而已註樂字是禮中之樂末便是禮之十分嚴肅的然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眞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於君親揖

古人于禮中得和故可曰由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今人於禮外求和故不可行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讓於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所謂和也知和而和者便謂拜跪揖讓不過
致此真意於君親賓友吾既得此意雖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蕩佚禮之
本體皆失矣又安可行乎

信近章全旨○此見遠悔之道全在謹始各上截是能謹於始各下截是無悔於終
但無悔於終即謹於始時預決之兩近字一不失字有多少斟酌意在必平日有
精義明禮涵養工夫方能如此

信近節○有子曰人之言行交際凡有悔於終者皆由不能謹之於始耳如與人約
信本要踐其言但言不近義將來必至於爽約故起初與人相約就要合乎其宜而
與義相近則今日所言不待他日踐之而知其必可復也如待人恭敬自有當然之
節若恭不近禮心自取輕賤故凡施於人就要斟酌於節文而近乎禮則不亢不卑
而遠恥辱也偶爾因依本固可久但所依與人則貴合終必乖離故當結交之初就
要審擇賢否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日後可以爲宗而主之也

信恭因各一小頭三字俱淺看以實之詞信此以約信爲信者是與人期約而求
其實也兩近字作合字看不可復者以爲非義而不踐則失信以爲是信而必踐
則害義是無復在後可復在先乃預擬之辭信爲約信恭爲致敬指人之行此而
言非信恭之本体禮義無過不及過則失己不及則失人恥自內出辱自外至失
己失人中恥與辱俱有因字不可便做求及看只是蹤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
應事作緣此時亦須物色其賢不賢親謂可親近之人不失正是當下別擇可因
則因否則早早謝絕宗訓主主字重或道德或事功有藉他成就之意因是暫時
宗是久計不近義兼或牽於事勢或激於意氣二意不可復兼或限於力或害於
理二意不近禮兼或隨衆而差或在意而偏二意恥兼或責其驕惰或譏其諂
諛二意失其親兼或以其順我意而不深考其生平或以其濟我事而不細論其
心術二意不可宗兼欲絕之則勢有制而不可動欲主之則害愈深而不可解二
意

君子章全旨○此極慕好學之心意分三節實一氣貫下

君子節○子曰凡人爲學厭意者多篤好者少君子專心致志無一毫外慕之思就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
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
只能合理便始終無弊不必計利害亦不必計後來也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
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
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
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
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
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
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
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立志敏於事用功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卽正觀法可謂好學也已好去
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
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是食也不去求飽居也不去求安一惟敏於事以勉其不足不敢有一毫怠緩而愼
於言以謹其有餘不敢有一些侈肆然猶不敢自是又必親近有道之人以考正其
是非凡一言一行不至差謬而後已焉大志自已是精專工夫已是切實而又加謙
抑之心此眞見義理無窮其心欣慕而不自已者可謂好學也已
無求非恬淡寡營是他心裏當有一箇合當着緊的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蓋其志
已全注在敏愼上也事非特行事凡學問思辨行皆是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
要愼敏愼是用功所在有道謂此人之身與道爲一能由人所共由者也就正兼
講明觀法二意學者所以學爲聖人無求見其有好之之志敏愼見其有好之之
實就正見其不差夫好之之路此節須反覆看若只無求而不慮敏有甚意思若
但敏愼而不就正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雖就有道亦無可正
貧而章全旨○此因論貧富而見學問之無窮云節節脫化全在未若二字轉關
貧而節○子貢曰凡人貧則氣歉易諂富則氣盈易驕若能處貧而無諂屈之意處
富而無驕矜之心此其人學力爲何如乎曰無諂無驕則知自守而於學亦有得矣
是亦可也然而非其至者蓋無諂雖不爲貧所困然猶知有貧也未若貧而樂者心
廣體胖欣然自忘其貧是心超貧之外也豈無諂者可及乎無驕雖不爲富所溺然
猶知有富也未若富而好禮者處善循理初不自知其富是心超富之外也豈無驕
者可及乎
無驕諂全是以理制欲故曰自守可也就自守上說無驕諂只靠貧富上言樂與
好禮是自有其樂自去好禮全不干貧富上事富亦樂貧亦好禮言貧樂富好禮
者因貧富上發舉其重者耳註心廣體胖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論其好禮
之實體既安舒烏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暗關合上二句見出未若
意樂全是心故先言心廣是由內以達外禮在事上見故先言安處善是由外以
原內曰安又曰樂總見絕無勉強形容好字最直夫子意做兩人說子貢意做一
人說問答俱泛說註末二句是言外意
詩云節○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而夫子又言樂與好禮可見天下義理無窮
而學問之功無止息也遂引詩以明之曰人之爲學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又磋之已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
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
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
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
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
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樂與好禮是進處非作處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
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
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
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
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
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
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
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
便悟得天
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

精而益求精也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又磨之已密而益求密也是詩也其夫子斯言之謂與

此節全是感悟不是問辭引詩之意實見得一切學問之功無窮而學問之功無窮又因義理之無窮來四如字是爲學者如之也斯字指可也未若說上節處貧富之道彰不得此節學問之功而此節學問之功御該得上節處貧富之道益處貧富亦學問中事也子貢知得義理無窮到得學問之功做到時早已樂與好禮矣

賜也節○夫子因急稱之曰詩詞婉意深非有穎悟之資者不足與言也如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蓋樂與好禮是我所已言的切磋琢磨是我所未言的今因我已言的道理就知得未言的意思觸類引伸旁通無礙豈不可與言詩乎

可與言詩承上掩下重末句始字作方字看言如賜之人方可與言詩往指首節處貧富之道來指次節學問之功處貧富亦是學問中事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不專指貧富上故曰告往知來

不患章全旨○此示人爲己之學爲患人不知者下一轉語兩句總一求在我工夫須一串說下

不患節○子曰凡人之情多患人之不己知自我觀之則不患人之不己知但患己不知人也蓋己有可知之實而君相朋友不知於我何與若己不知人則是在我無格物窮理之功將見學術之是非不辨人品之邪正不分取舍從違茫然無據矣豈不可患乎學者當求其在我者可也

兩知字不同上是人知己之善下是己兼知人之善惡朱子謂見得道理明自能知人自家不知人這便是不知道此是可患前一層又謂宰相不知人則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亦豈能擇此是可患後一層要緊卻在前一層蓋患不知人只就當下說此不是專在知人上做工夫見得不知人是自己平日居敬窮理之功未至這便是身心上最切己之事豈不當患非必到取舍從違之莫據纔是當患也

下義理皆有進處而無住處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有多少道理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知字有多少會悟來字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人用心於內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為政章全旨○此示人君以尚德之化首句只得半截話天下歸意下纔足出蓋借譬以全正也下三句須一氣讀

為政節○子曰治貴端本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不本乎德則已身不正焉能正人故人君為政凡立綱陳紀皆本諸躬行心得之餘而以德則至德薰蒸不待求詳於法制禁令而民自傾心向化譬如北辰居其所不動而經緯之衆星自然四面環繞而歸向之也圖治者其知所務哉

政字註以政之理解之若下章訓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也以德者不是以德去為政蓋凡施於民者皆先盡之於已有德而發之於政也以字不必泥只加為政有德相似註無為不是全無作為禮樂刑政亦不能廢但政皆自德裏出人感化不在政上卻在德上正人而徒恃法制禁令則愈煩而民愈不服以德則內正其心外正其身不以智術籠絡天下而人自感化故無為而天下歸天下歸須補在首句下落譬如字方醒北辰譬為政之君居所譬以德衆星拱譬天下歸周天轉運不停而南北極橫亘兩頭以為之樞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不可見故以北極明之極是極星乃辰旁之星非即辰也天無星處皆辰北辰是極星邊些子界分緣人要取此為極故就其旁取一小星名曰極星以為識認極星亦微動只是動時還在原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門之軸故曰天樞外則二十八宿經星隨天左旋金木水火土五緯星同日月右轉皆若四面旋繞而歸向之

詩三章全旨○此聖人指詩教之本示讀詩之法統而言之三百中只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一篇中各有一箇思無邪

詩三節○子曰人莫切於慎思則詩教尚矣詩三百篇一篇自為一事一事自為一義紛然不一矣然就其中有一言足以蓋三百篇之義者曰思無邪蓋詩有邪有正其言正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其言邪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功用總使人去其邪思以歸於性情之正而已人若能念念皆正而無邪則所為自有善無惡有美無刺而詩之所以懲勸者包括無遺矣

一言可蔽非謂有一言便可廢三百乃謂盡三百總歸此一言也不是詩人之思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加有求諸已而后求諸人相似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思在言行之前思無邪則皆無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

本無邪蓋就美惡俱載中見詩教之功用能使讀詩者思無邪耳要看註中其用
二字先王立詩之教原是爲此後人讀詩之法便須識此註直指字與微婉對全
體字與一事對直指則明全體則盡明且盡卽蔽字意外註思無邪者誠也誠者
合內外之道蓋思爲言行之主思果無邪則所言所行自皆無邪故曰要

道之章全旨○此夫子見爲治者徒恃政刑而不知以德禮爲之本故明治效之淺
深欲人主知所重也兩節恥字對勘還重格字蓋教民原要他至於善上節旣無
恥則爲惡之心尚未忘安望其至於善下節則不但有恥而且有以至於善且字
有一折

以政節○予曰人君爲治不過要人去惡爲善但出之有本致之有機若不知本原
所在只把法制禁令去開導他使之奉行遵守道之有不從令者便加之以刑罰使
一齊多歸於善此其責於民者亦甚詳矣然民但苟免一時而不知愧恥爲惡之心
仍在豈能久而不犯乎刑政之不可强民如此

上二句詳平意串次節亦然政刑亦是仁義孝弟上事但躬行處全無便不能感
動行人討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

以德節○予曰使道民者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於躬行之實則民旣有所觀感而興
起矣而其間所得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齊之使賢者不得太過不肖者
不得不及而皆協於一焉其求於民者若甚恕矣然民良心感發不但知惡之可恥
而不肯爲又且知善之當爲而皆力行以至於善矣德禮之自然及民如此爲治者
可不審所尚哉

道德如躬行孝弟以爲民先齊禮如制爲事親敬長之禮以齊之德是人主盡的
禮是教民行的德禮非判然兩箇禮卽德之規矩準繩自君身言之德處皆是禮
但不制爲準則小民何所依據且禮各有名分之別上下不容混同齊之以此正
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截然歸一也且字一折格是直箇到那善處無
勉强意思蓋得於良心激發之後自是安心爲善恥是觀感於德之功格乃齊之一

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徒責于民民不過勉强于外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求端于已民乃感孚于中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

於禮之敎註品節卽在制度中品有親疏貴賤之等節無太過不及之差淺深厚薄謂賞其有厚薄感有淺深德禮中原廢不得政刑聖人只爲第一節專用政刑則不可耳總註相爲終始者謂聖人之治必德以道之而有其具於政禮以一之而屬其法於刑也

吾十章全旨○此聖人自明其進德之序六而字是會心光景正獨舉其進處註不躐等不半途二意是一章柱子勉人之意全在此

有五節○子曰吾今老矣回憶生平進德之功蓋有序焉吾自十五歲時便有志於大學知必欲其眞行必欲其至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學是徹始徹終事志是心之深處志字極有力志於學則自住不得故註曰爲之不厭蓋此時便期到從心不踰田地了

三十節○然趨向雖端而把持猶未定也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至於三十則私意不能拘外物不能奪操持堅定而無所事志矣

註自字最好志是要求道猶與道爲兩件自立便脚下已踏着此理是我自有的了在他世間事物一切動搖不得

四十節○然雖守得住猶未見得眞也又加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至於四十而知明見徹凡事物當然之理幾微毫髮皆判然於中而無所疑固已坦然由之而無所事守矣

不惑是就立字上理會得明雖能立亦本知來但猶費把捉還是知之未透至此則凡事物上已纖悉不遺脫然有悟便可迎刃而中觸機而解故曰無所事守此下三節註雖指知說御兼有行在

五十節○然雖見得明猶未知所從來也又充積十年至於五十則天賦於物而爲所以然之理無不一一透徹契妙用之大原會萬殊於一本知又有精焉者矣

天命是道理的源頭來處註分明與精言者明是萬事上知精是一理上知不惑是見得率性之道知命是見得天命之性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謂之性性之所具謂之理名雖殊實一而已知乎此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矣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斷然志于爲聖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在臨事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亦在器

四十而不惑 事智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下學上達融 而局一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形神貫徹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理氣浹洽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

六十節○然知命時猶或思而得之至於六十則凡人之聲方入於耳而其言之理卽通於心內外絶無扞格而極其順矣此知命後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乎此者

此乃義精仁熟而幾於化的田地知命猶是思而得纔少着思量便內外違逆不得言順此是凡聲之善者惡者纔一入耳便徹底盡見得不消思量擬議也

七十節○今且七十矣前此防檢省察恐所欲或踰乎矩今但隨心所欲不待檢點而自不過乎法度之外蓋自耳順以後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吾一生進德之序如此過此以往又安知老之將至乎

前此雖不踰矩但一一提着道理合當如何便不是從心了欲字作發字看矩者何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爲至善不踰矩言所欲處卽矩也此兩節總是一箇熟上是知上熟此是行上熟知尤難於行故或問於上節則曰幾於化此節則曰大而化之聖人做到老學到老便到八十九十又須有進緣不同處矩字是此章之要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而知中已有行立是行之始不踰矩是行之至而行中亦有知知行原並進非判然相離也通章德是由生漸熟以到極熟田地工夫只是一片做去但火候有十年一變如元氣流行不見其一日換卻寒暑然四時之正自禪十年一進者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耳聖人生知安行亦行十五年而志於學云云者此處非全是如此亦非全無實須自覺有生熟之別

孟懿章今旨○此聖人以禮維三家之僭

孟懿節○孟懿子問事親如何爲孝子曰孝順德也事親而能無所違背則孝矣子之意乃謂不背於理非不背於親欲懿子再問而示之也

註不背於理是預透末節勿露違兼太過不及夫子卻指太過說以三家之僭也

樊遲節○懿子不能再問而退夫子恐其誤從親之令爲無違則大失其指矣適樊遲御乃告之曰孟孫問孝之道於我我對曰無違不識孟孫果喩我意否也夫子蓋欲發遲之問以伸其指而使懿子得聞之也

註指謂立言之意

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敎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

何謂節○樊遲曰無違之旨果何謂也子曰所謂無違只不違乎禮而已蓋言人子之事親隨其尊卑上下各有當盡之禮焉如親在之時奉養必以禮親沒之時殯葬必以禮祭祀之時備物盡志必以禮自始至終毫不敢苟其尊親也至矣我無違之意蓋如此

註理字指前不背於理理字言禮蓋先王據事物之理而品節之以成文者既有節文便見裁然不容論了註謂尊親之至者蓋事事合理尊其親爲循分守理之親即尊之至處否則便是陷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矣

孟武章全旨○此見人子當體親心以爲孝武伯想多致疾之事故告之眞切如此

孟武節○孟武伯問孝子曰欲盡人子事親之孝當體父母愛子之心蓋父母之於子愛之切則憂之深惟恐其有疾病而常以爲憂也愛子之心如此人子知所以體之而無貽父母之憂則孝矣

惟其二字緊切惟者惓惓懇懇之意不作獨字看非特有疾時憂即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也註父母愛子之心二句補在句前則凡所以守其身者二句補在句後蓋愛子之心固不止憂疾而憂疾爲尤切守身固以謹疾爲緊要而一有不義即非所以守身矣得前後兩層其意愈暢

子游章全旨○此見人子當以敬親爲孝養原不可廢但要敬以將之耳

子游節○子游之事親或愛有餘而敬不足一日問孝子曰事親固貴能養然必內有恭敬之心外有恭敬之禮方可言孝如今所云孝者但謂能以飲食奉養其親已耳如徒以養而已豈但父母爲然極而言之至於犬馬之賤亦皆能有以養之若養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以分別乎欲盡孝道者當知所謹矣

是謂二字乃輕忽之辭不敬就在內至字作極至言敬非嚴威儼恪也是小心畏謹把做件事而不敢忽忘之意非擬父母於犬馬乃我之養父母已無異於養犬馬也故特甚言不敬之罪註養犬馬者者字指畜言非指人言此章是設戒之言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耳

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然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來以發其問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三以字與違字相反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子夏章全旨○此見人子當以愛親爲孝

子夏節○子夏之事親或敬有餘而愛不足一日問孝子曰人子事親必深愛之心存於中斯愉悅之色著於外勉强不得最是爲難事親必有是色而後可以言孝至若父兄有事而弟子代服其勞弟子有酒食而父兄飮食之是則力所可勉者曾是以爲孝乎是知事親當有深愛之心也

色見於面者愉悅也容擧一身言婉順也註有深愛者六句是引祭義全文此色須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故爲難夫子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模擬可模擬便未爲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色自然流露無可掩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凡自以爲其心無他徑遂出之所傷已多色由於氣之和和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以難也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只是於事親無甚回互處只重色難二字下正見服勞奉養非難以明惟色爲難耳然須知服勞奉養亦是孝中事

吾與回章全旨○此深贊顔子悟道之妙語氣是上合下露不是先疑後信

吾與節○子曰學者之於言也有疑則有問吾與回言嘗至終日之久豈無一言之疑而待問者乎乃回也默然聽受無一與吾言違背而有所問難視其氣象卻似愚人一般夫如愚似無所發矣及回旣退而吾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把我所言之理躬行實踐一一都發明出來始知前之不違乃其心領神會自無所疑而不必問也回豈眞愚者哉

終日二字見論說煩多便當有違處如愚是不違外貌退指回說日省者特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耳非眞以顔子爲愚而省之也只不在夫子面前便是私註因燕居獨處說不盡故又加非進見請問之時一句亦字承上如愚來乃驚喜之辭非輕可之辭發註訓發明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顔色便眞箇如此該得廣凡動靜語默皆是盡心裏消融渾化隨所發露無非此理流出也足發本領卽在不違中非有兩層註深潛純粹四字是形容顔子資稟氣象如此深潛於不違上見是知上氣象純粹於足發上見是行上氣象

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体親心節所以盡孝道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

尊崇而不敢忽怠爲敬非但恭謙乃已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飮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

視其章全旨○此論觀人之法上三節一步深一步末節總承視以兼善惡觀貴是承所以之善而觀其誠僞察安又承所由之善而察其安勉

視其節○子曰知人甚難然亦自有其法蓋人之所爲非善即惡必先就其所以視之爲善使是君子爲惡便是小人而大槪可知矣

此是觀人落手第一把柄

觀其節○所以不善固不必言矣而所以之善者未知其出於誠實否也於旣也又必觀其意之所從來何如果實心而爲已者歟抑矯飾以欺人者歟如出於意之誠實則善矣不然豈得爲君子哉

此第二層細看法乃爲已爲人之辨註意所從來是所以有是事之根苗也蓋有正誼明道之事發於計功謀利之念的故不可不觀

察其節○所由之不善固不必言矣即所由之善者又未知其出於自然否也於終也又必察其心之所安何在果樂善不倦而無所爲拂歟抑感發一時而中實勉强歟如出於心之所樂則善矣不然豈能久而不變哉

此第三層細看法乃自然矯强之辨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不如此終是勉强次第依舊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倨傲勉强教他恭敬雖一時也如此次第依舊自倨傲了心方安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不是他心安意胃必不會有終此句語氣謂察以所安者在是不在是也註所樂不在是可知他畢竟有所樂者在上節指意是發念處此節指心是全體處

人焉節○由外而考內由畧而致詳人能飾所以以逃我之視必不能飾所由以逃我之觀能飾所由以逃我之觀必不能飾所安以逃我之察人焉得而匿之哉人焉得而匿之哉

焉廋總上三節說重在未善一邊大抵待人欲實論人欲盡蓋知人所係甚重不得不刻意求詳然不是操術只是據理故程註補出知言窮理四字此是知人根子

溫故章全旨○此示人以心得之學

溫故節○子曰天下義理無窮而人之聞見有限若專靠記問則胸中所得幾何惟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不但去暴已愛方其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嚴恪 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加思氣象到足發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 時仍在不愚光景在不違時已具

於舊所聞中時時温習而又能觸類旁通每有新得卽未曾知者亦件件理會過來將見義理貫通學問充足大有來問者自能隨叩隨應卽以爲師其亦可矣

此爲温故而不知新者發不温故固無以知新而温故又要知新語氣重知新上温卽是時習新卽是故中道理時習得熟則義蘊日出心與理一無所假借隨人來問皆可竭盡兩端以告之故曰所學在我其應不窮可之云者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謂能如是而卽爲師有餘也只要所學在我耳豈因爲人師而後然哉故爲師不重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者只靠碩本子不能融會貫通記得一事更推二事不去中庸故新是兩事此是一事以新卽寓於故也

不器章全旨○此見君子德成而材全意註體無不具在君子二字內蓋從學問中來德爲體材爲用此君子亦具聖人之體用但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

不器節○子曰人有一材一藝非無可用然如器皿不能相通非全材也惟君子識見高明涵養深邃德旣有成其體無不具斯用無不周經權常變隨用咸宜豈如器之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者哉

器字作材字看器原適用不可說壞病在不能相通耳才出於氣拘於氣便局於器若君子則進於德故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矣人心之虛有以具衆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人心之靈足以應萬物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但無學力以充之故體不具而用始狹君子格致誠正之理無不盡修齊治平之術無不明所謂體無不具也故大而經綸參贊小而錢穀兵刑隨所用而無不周矣故曰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先行章全旨○此表君子重行之心爲子貢多言而發兩截一滚說下大意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不是要言方去行不是行了定要言

先行節○子貢問必如何而後爲成德之君子子曰君子雖未嘗廢言但其所知之事功皆先見之於躬行而一毫無歉而後隨之而有言是言論所發都實有諸己而不爲空言矣豈非篤實之君子乎

問君子是問君子之實非問如何方可造君子識得道理透了可以說出來卻不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閒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

畧定其處　推及其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 意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約光其心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

只彼言語說過先要行將去步步着實然後說出來都不是杜撰臆度先行句即
落箇其言則其言非泛指辭說即其所知之事理也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
後可見之言八字作一句讀

周而章全旨○此見君子小人用情有公私之辨周與比外面雖相似裏面實大差
周而節○子曰君子小人皆有與人親厚之情但立心不同用情亦異君子心公而
大故用愛周徧隨其親疎厚薄皆無所不愛然各得其分之所當然而不爲比斯之
私小人心私而狹故用愛偏比或有投者趨之有利者附之或喜其意見之偶同或
樂其同惡之相濟縮交皆屬私情而非周普之量心術分而用情不同如此
周字中非全無親疎厚薄之差等也但處之各得其分耳君子未嘗不惡人然出
於至公不害其爲周也周比只論公私不論廣狹君子厚所當厚雖所厚者寡終
是周小人雖千百爲羣然千百之外則異其心矣即千百都愛終是比

學而章全旨○此見思與學不可偏廢兩則字甚緊只在不思不學上見
學而節○子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而會於一心惟散於萬事故必加致知力行之
功惟會於一心故必加研求探索之力思學闕一不可若徒學而不思則理不明於
心其所學者不過囫圇之粗迹終於昧罔而已若徒思而不學則功不究其實其所
思者不過想像之虛見終於危殆而已思學豈可偏廢乎
學思皆兼知行說事必有理既學以習其事又思以求其理則所學者皆透徹理
寓於事既思以求其理又學以習其事則所思者都着實罔是了於目不了於心
心體全不明亮殆是意其是又意其非心體自不安穩

攻乎章全旨○此示人當正其學術玩斯字也已字有多少歎息警醒意在
攻乎節○子曰修己治人本有極平正道理舍此之外便是異端若惑於其術專治
而欲精之造出一種議論別立一箇教門將見其心既已陷溺其說必然偏僻以之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明而廣大自是如
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
此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
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
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
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
記識其不足以爲人師 正要深入細想一君子器
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者
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 ○
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
解說道理全爲行計言不言唯因乎
子貢問君子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
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
之於既行之後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
艱而行之艱
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 周公而比私
而不周 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
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

修己便壞自己的性情以之治人便壞天下的風俗其害有不可勝言矣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百家衆技雖不能相通亦是這道理中流出故可謂之小道而不可謂之異端異端者邪說詖行戾乎正道者也不止是楊墨佛老此是異端之大者攻字重看異端雖有禍天下之機而其勢不能自騁惟攻則窮其異中之趣而爲害甚矣害兼人己說

由誨章全旨○此啓子路以自知之明也

由謂節○子路剛暴者見尊便自說曉得夫子呼而告之曰由我今教汝以知之之道乎蓋人於天下之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自家心裏本自明白汝於義理事物之間果其知之即認以爲己知設有不知即認以爲未知則雖不能盡知夫天下之理而本心之虛毫不自欺這就是知也況以此眞實之心從事於學問思辨何難物格知至哉

註强不知以爲知是自欺病根此病不除卻難做致知格物工夫故呼而告之飭者不肯之自欺是外而有意遮掩强以爲知是賢者之自欺乃好勇之人作有所見便一意過去雖有粗細之分然蔽於理則一也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强喜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强喜矣故曰是知中二句須仔講不必側重下句二爲字是細心斟認意是字指兩爲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識也是知只指當下見地分明說註由此而求之二句乃朱子補因道理知此耳首末兩知字總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知字是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知字是不自欺處六字各不同

干祿章全旨○此以切己之學進子張以言行二字爲主乃示以持身之要非示以應世之方在中二字正抹煞他干字重上二段末二句輕

干祿節○子張當爲學時未免求知於世有干祿之意

子張學干祿小讀干祿是說他心亨未忘必有發見於辭色者故夫子特針砭之記者因記此一句作緣起也干祿與後世異蓋胸中有所蘊欲發泄而見諸事此

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二者本相因而寔相借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心最易忽畧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眞知千古情原 女音汝

原是學問中事所謂在干耳

多聞節○子曰君子學以爲己而已凡人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多聞天下之理以爲所言之資而多聞之中有疑而未信者必闕之而不敢言即其餘已信者又慎言而不敢盡則所言當理人不至以言罪我庶乎其寡尤多見天下之事以爲所行之資而於多見之中有殆而未安者必闕之而不敢行即其餘已安者又慎行而不敢肆則所行當理己心無可愧悔庶乎其寡悔言寡尤行寡悔初何嘗分心於祿而或以言揚或以行舉雖不言祿而祿即在其中矣子亦修其在己者而已

看註自博而精自精而約三層折跌說來一步答一步全是近裏着己無分毫炫鬻意聞見不分古今亦不限定聞者言見者行只說話處便是聞做事處便是見緣參驗而見得疑殆疑者未信殆者未安兩未字原與不好的有別故但以闕言闕是姑舍置之謂還全在是非可否上辨別仔細不敢自昧苟且之意慎有許多競業意思在非敢以爲已信已安而遂傚然自恣也出言或至傷人行有不當己必先覺故尤悔分屬但人既見尤自家安得不悔己既有悔則人安得不尤亦只是各將輕重處說註云理自內出者悔即吾心之理之發見處也寡尤悔不止帶慎字并連上兩截說自寡猶未必全無也兩則字作纔字看是亟辭之辭言必如是用力而後僅得寡也或云言寡尤二句非僅是過脉語此上二段只進一步有異得寡與意思德修祿至即言揚行舉便是在其中者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此只論有得祿之理應回在中不應亦在中只以當然者言非以必然者言

何爲章全旨○此見人君當服民以義註義字重心字尤重講上截即閒合民心更伏服字之脉

何爲節○哀公問曰人君何所作爲則得民之服孔子對曰服民無他道不失民好惡之公而已直者民所同好義在當舉者也枉者民所同惡義在當錯者也誠於直者舉之而凡枉者都錯之則合乎民心好惡之公而民心以服若於枉者舉之而凡直者反錯之即拂乎民心好惡之公而民心不服公欲服民尚其慎於舉錯哉

服謂無心非私議是便是直非便是枉民之服不服只就當下合人心不合人心

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俸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

張亦欲行其此蘊與求名利者不同但致之有道若立身工夫相鉄便屬外馳矣

說未說到舉錯後民之衆其利被其害也故兩則字甚緊服有悅服畏服二義明
則畏斷則畏哀公昏弱故進之以明斷邪正無並立之理舉一直則衆枉必錯舉
一枉則衆直必錯故諸字訓衆字直枉有高下淺深舉錯有寬嚴輕重須一一恰
當總得民服總要居敬窮理工夫到便毫釐不爽窮理纔能識人而爲舉錯之本
而居敬又爲窮理之本

季康章全旨○此見治人當自盡其道○

季康節○季康子問曰爲人上者要使民敬我忠我親勸於爲善果何道以使之乎
子曰此不可專求之民也當盡其在我耳誠於臨民之時容貌端莊而無惰慢則有
威可畏有儀可象我盡其作民敬之道不必徼之敬而民自敬我矣孝以事親慈以
使衆則德足以爲民表而恩足以結民心我盡其作民忠之道不必使之忠而民自
忠於我矣善者舉而用之而不能者教他爲善我盡其勸民之道則善者益進於善
不能者亦勉於善矣待使之而後勸乎子大夫亦求之在己而已

敬是敬君忠是忠君勸則民所自爲故用一以字遞下神氣只在如之何三字上
臨之以莊等正如之何要面道理三則字有神速意有自然意莊雖就容貌上說
然卻不是色莊之僞孝以身率是做箇樣子與他看慈以恩結正使之感恩而不
忘舉是先倡之的教是復導其趨若善者舉之不能者便去之誅之罰之民不解
便勸惟舉而又教所以皆勸教者誠意懇到訓飭諄復有優柔漸漬意而字一折
注重在教上

或謂章全旨○此見家國相通而孝友爲爲政之本也或人指爲政之事夫子明爲
政之理

或謂節○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問孔子曰今新君嗣位正當舉時有爲子何故不
仕而理國政乎蓋當時季氏擅權陽貨作亂故孔子不肯輕仕而或人不知也

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
動若顔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
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　古者君所畏
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
惮枉者善能迎合能舉錯之則其公正明
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斷可知故可服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
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
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
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
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
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
君子大居敬
而貴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
不賜效于民是無心之化不用力于民是
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
無爲之治
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
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

季平子逐昭公公薨於乾侯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其弟定公定公五年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貨作亂孔子至九年纔仕是定公五年以前不仕者以平子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書云節○孔子不仕之意有難以告或人者故只托詞曰汝疑我不爲政豈不聞書言孝乎書謂君陳惟汝孝于親友于兄弟又推此孝友之心使尊卑長幼肅然整齊以爲一家之政書之所言如此由此觀之可見人能盡孝友以正家如是是亦正已以正人而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此雖孔子托詞其實至理不過如此

書言孝友起語捴言孝者友乃孝之推耑可包友也惟孝一讀孝然後友友然後施字有字重全在註推字上見蓋一家之政不止孝友凡辨內外明尊卑序長幼政其序如此有政書原指國言註以家政解者因下有是亦爲政句故不是國政有多少措置在但必從孝友之心推出孝友則其本也是亦爲政句頂上書辭而泛論其理不着君陳說亦不着自家說是字指書辭亦字對國政言奚其爲奚不字相應上爲字作居位看

人而章全旨○此慨人心之不誠而深致警之之辭輗軏是車與牛馬相接處信是己與人相接處此譬最切

人而節○子曰信乃人之本人若無信則言行皆妄無以爲持身接物之基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蓋人必有信而後可行如車必有輗軏而後可行也若大車無輗則無以駕牛小車無軏則無以駕馬輪轅雖具一步也運動不得其何以行之哉人若無信則無往而不見阻矣何以異是

信字專指言說不知其何猶云如何是好意不可行至末句方透出以字着力何以行猶云把甚麽去行只就車言正意在言外不知是猜度語何以是詰問語緊相呼應

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敬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敎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 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惟身用 出爲唐虞大行窮居原無加損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不必到行時方見無信不可即無信時已失其行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

十世章全旨○此據理以知來以禮字作主禮以維世世雖變而禮不變故一因字最重所損益不在所因之外損益正以善其因也

子張節○子張問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事不知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其可得而前知乎

子張之問是欲知來以數夫子則以理之顯然者告之

殷因節○子自欲知未來當觀已往彼殷繼夏而為一世也於三綱五常之大禮因乎夏而不變其間文為制度或所損或所益如易尚忠而尚質易建寅而建丑之類此已然之迹皆載在典籍可考而知也周繼殷而為一世也於三綱五常之大禮又因乎殷而不變其間文為制度或所損或所益如易尚質而尚文易建丑而建子之類其已然之迹皆布在方策可考而知也夫綱常是萬古而不易制度隨時代而少更究之損益不過因中之損益因固可知損益亦可知此一定之理也夫由已往以驗將來則自今以後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猶殷之於夏周之於殷無不可得而前知者豈但十世而已乎子亦求來於往焉可也

禮不專屬夏殷當夏殷時則為夏禮殷禮五常只在三綱中見蓋君臣父子夫婦不能外仁義禮智信以為道也損益只要維持道固禮文質三統亦是三綱五當中事物故因字重下與損益字平看一所字即緊接因字來損益因因中之損益也○襯註文章制度四字則損益亦不止文質三統如貢助徹之類皆是註以不能變說因字最妙正見是天做定萬世不可易的其間損益以善因究亦無甚更改註不過字小字宜玩本節三可知兼因與損益說繼周者用一或字不必說是尊周見此後雖不能必其如二代開國皆以聖繼聖但所因之禮終是不可變的其間損益之時與人雖難預料然只看前面言餘不及者何在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積重者使為後來裁減之端積廢者便為新主增修之漸猶寒極必暖暖極必寒其勢必如此雖百世之後無不可從已往中預推也故總曰可知這可知纔指知來與十世可知相應中間兩可知卻指已往說總註天地常經古今通義二句是此章柱子按十二會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三代各即其始處建以為正忠則渾然誠樸無質可言質則

之其矣

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因字不與損益對謂因於其禮而損益之耳損益不外因中之事也

漸有形質而未有文采文則就這上彝事加文采此亦運勢使然非聖人要尚忠
尚質尚文也當時亦無此名號自後人見得故云然耳

非其章全旨〇此要人循分意一則越乎分一則歉乎分諂與無勇即就上文斷之
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民義串講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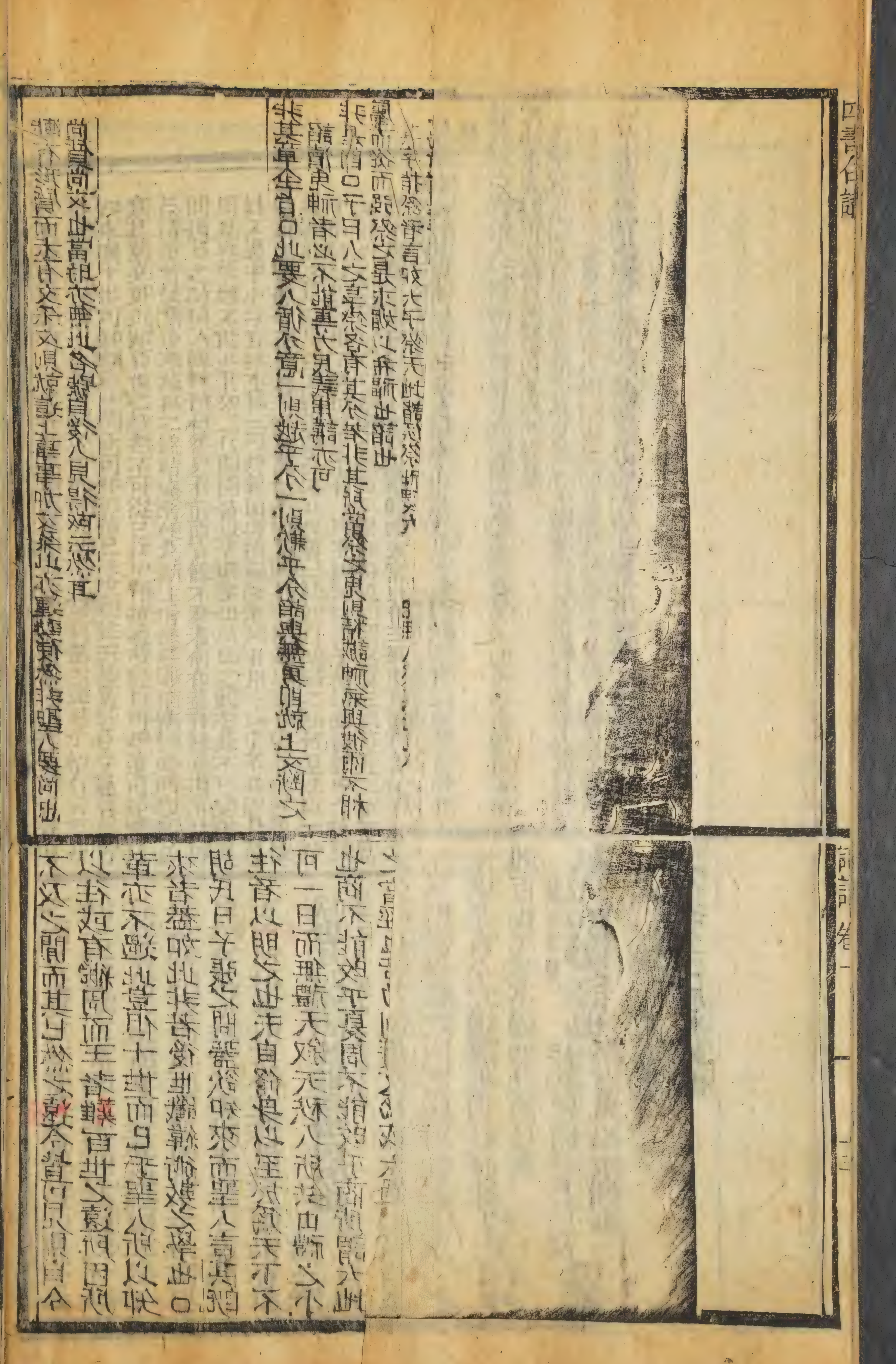
非其節〇子曰人之享祭各有其分若非其所當祭之鬼則精誠神氣與彼兩不相
屬而從而強祭之是求媚以希福也諂也
其字指祭者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凡分之所
屬者皆是非其鬼而祭之者季氏旅泰山之類〇也字有慨歎意有提醒意下節亦
然

見義節〇義最人之所當為苟見其為義而恧然不為是氣弱而不振也無勇也世
之諂瀆鬼神而不務民義者可不知所警哉
義字說得濶凡日用倫常間皆是見義亦大槩難得非是真知灼見若是真見得
則行之自力無勇以氣言人於利害分明其氣便餒若只在是非上斷定不講利
害則無欲而其氣浩然此之無勇亦是從利害上毫制耳推本一層說亦好

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〇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及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鷲子虛無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京子切寔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禮不從當而未有文人而文則發之書事亦發此之萬周發人無而也
尚質尚文由當時之無非各發質文人見昭於二發者
此章全旨也要人循發意一則此乎分一則萬乎分皆無實則發上文而入
語實見輔者必不能盡乃見其讀講亦可
非人自口手日入之宣發育其分非非其所當發宣更見精藏而無與微而不相
屬而發而說發宣長未嘗以斯而論也語也
之非發言故此乎發天地體認發揮矣

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
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
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
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
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
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
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
之常經也[illegible]

八佾章全旨○此誅季氏僭分之心重一忍字凡亂臣賊子皆始於一念之忍故夫子以一字誅之

八佾節○昔季氏以八佾舞於其家廟之庭孔子親見其事謂是事尚可恬然安意而爲之則凡干名犯分之事孰不可恬然安意而爲之也蓋忍乎此且無所不忍矣首十字作一句讀記者語也下九字乃孔子語孔子口中未明說他舞八佾但泛究指此故記者添之而註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小註范氏主後說謝氏主前說當以前說爲長孰字是凡大於八佾如悖逆作亂之事故或問謂是聖人極言其僭叛不臣之心也雖是亂臣賊子心上也然有打不過處到得忍時則打不過處也打得過去了防維一決何所不可孰不可忍即在是可忍裏面非聖人刻論而推見也玩二也字危悚之甚欬息之甚按佾干羽之總名干象武羽象文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羽數自八而下惟天子佾盡物數故以八爲列八佾八八六十四人

三家章全旨○此因三家之僭而譏其無知妄作也重一取字語氣愈婉愈嚴

三家節○昔武王祭文王廟則歌雍詩以徹饌告成禮也三家大夫祭於家廟而歌雍頌篇也今亦歌雍以徹孔子曰雍詩中有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天子宗廟中助祭者諸侯主祭者天子義固有所取也今三家之堂其亦有天子乎亦有辟公乎亦何所取義而歌於其堂也無謂甚矣

不明說他僭雍只摘出雍詩二句加一譏刺無取二字神情俗大若熟問若怪歎正欲三家顧名思義而自知僭竊之無謂也士祭大夫助祭陪臣正以不道破爲妙註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自是定安聖人又於僭竊中譏其無知妄作耳禮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僭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按魯桓公四子世子同嗣立是爲莊公莊公同母弟友字成季庶兄慶父牙十公字其仲其子僖叔祀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其仲之後曰仲孫氏僖叔之後曰叔孫氏成季之後曰季孫氏是爲三家以其同出於桓公故又曰三桓堂是廟堂上文庭亦是廟庭其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爲不仁曰忍 大至此良心外 矣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人而章全旨○此探禮樂之本也禮樂本於裏面的序與和序與和實從仁上發出重一仁字

人而節○子曰仁乃本心之全德人能全此心德則心常恭敬行出儀文便是禮心常和平播之聲容便是樂若人而不仁則其心放逸不敬禮之本先失了那玉帛威儀不過虛文耳禮豈爲之用乎人而不仁則其心乖戾不和樂之本先失了那鐘鼓羽旄不過虛器耳樂豈爲之用乎用禮樂者求之心可也

仁指全体言不是指惻隱仁爲心德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人誰無心如何說心亡蓋心如谷種仁則其生理也若谷種無生理不成谷種了便是谷種亡矣不仁包得廣不止不敬不和此就不敬不和說禮樂雖在外而所以管攝之者則在心人心不亡則自其心之中正者流出便爲禮自其心之和樂者流出便爲樂心亡則心中不敬不和雖用禮樂却是襲取於外的不是從中流出的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註不爲之用只是內外不交涉縱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樣儀不待禮樂不值做得來差縱不差也是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此禮樂對仁字看指禮樂之文言但亦不止玉帛鐘鼓如進退周旋皆是

林放章全旨○此是維禮以維世意

林放節○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林放以爲禮制之初必不如此因問禮之本何如

本之說有二有根本之本如性者禮之本有本始之本初爲本終爲末得禮之起頭處也集註取後說故此本字只就制禮之初行禮之始說

大哉節○子以其不隨時遂末也稱之曰大哉有關於世道人心者此問也一得其本而禮之全体具在矣

禮有本有文本以爲主文以車之專事繁文則本隨以喪專事其本則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故本雖未即是禮之全体而全禮已在其中註有兩截意上三句是說夫子所以大之不入口氣內下二句是正說其問之大處必兼質與文而後爲禮之全体質即上節本字下節儉與戚字文是文采可觀却說不得末本即上節註中一再質之繁又下節過於文之奢了是也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不仁之人此是假禮樂以自飾者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

礼與節〻試即礼之本言之礼有吉凶自有質文恰好處然質文勝之弊而較言其
本凡礼之在吉者與其趨繁華而流於奢寧可敦朴素而失於儉蓋礼初頭只是儉後
來日流爲奢是儉猶本初所在也礼之在凶者與其習於儀節而易寧可過於哀痛而
戚蓋喪初頭只是戚後來方習爲易是戚猶本初所在也子有志於礼之本尚於此
求之哉

首節礼字兼吉凶言此礼字對喪字泛以吉礼言吉礼冠昏祭三者皆可謂與奢
寧儉喪爲凶礼獨不可如此說故又言與易寧戚兩段只平對與其字寧字只是
姑取之詞礼起於儉喪起於哀此是礼之本而文則從此生出見奢易是太過的
只好裁抑再增加不得儉戚是不及的儘可添益其發生無窮因儉戚而得礼之
本而礼之本可見由礼之末以求礼之全而礼之全亦可識矣註中字即是全体
朱子恐人得礼之末了更不求礼之全体故補出礼貴得中一層人多將戚字看
在內似戚爲原本之本朱子謂儉戚的發未盡分明都在用上說註於奢易則曰
過於文於儉戚則曰不及而質見儉戚雖不及却正是質奢易則過於文而非文
矣於字面字大有斟酌礼初亦未有儉名儉乃對後來之奢者而言是追說耳

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非達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林

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與其字寧字權度較功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

夷狄章全旨曰此是爲以下僭上者発

夷狄節曰夫子是爲歸上下陵夷罔知君臣之分歎曰諸夏各有礼義所由出今夷狄之国尚有君長以統流之不似我諸夏之僭乱反無上下之分也其亦甚哉

主内註就僭乱言尹註責上之不盡其道見君之自亡耳是推論如字只作似字看嵩時夷狄之君未必能勝中国夫子此語蓋亦痛中国之僭乱而甚言之之吉諸衆也夏大也中国地大而人衆故曰諸夏言曰夷狄曰狄

季氏章全旨曰此夫子絶季氏僭祭之心季氏之祭泰山謂可以徼福耳直以泰山之正直決其不享則旅之無益此念頭自可絶了末二句要透泰山神不享非礼意

林放只輕點勿太作較量語

季氏節曰季氏將行旅祭於泰山時冉有爲之宰子謂之曰女爲季氏臣豈竟坐視而不能救正其僭竊之罪與對曰彼意已決吾力不能救也子歎曰嗚呼季氏此舉的視泰山爲何如也大神不享非礼彼林放尚知問礼之本曾謂泰山正直之神反不知僭祭之非礼而不如一林放乎祭必不享誣而祭之矣何益哉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国内山川只祭他居我故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我之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此尚就將祭言故子欲冉有救之能救能只論冉子自已不論季氏之從否此與字直而不曲乃詰問之辞非婉商之辞其責其不救正望其能救夫子所謂弗能責在冉有身上說與平所謂不能却推在季氏身上說

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耳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要尊泰山不如美林放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

君子章全旨〇此以語德風天下意同自句下不過即王易爭者以決其無爭
君子節〇子曰君子心平氣和見人恭遜自無所爭求他爭處必也射之時乎蓋射有中有不中有中多中少似易起爭心也夫觀其將射之初下逡射也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既射之後不遽下也又揖同射之人後下堂乘及衆耦皆降負者宜罰又不遽罰也勝者又揖不勝者升堂自取爵立飲自始至終雍容揖遜如此是所謂礼樂大常斯須去身者其爭也是君子之爭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作乎君子無所爭矣
無爭從平日涵養臨時省察得來莊恭遜兼內外說一所字要有見日用事物之間及周旋酬酢之際自君子處之滿無爭所也所字正呼起射字射乃爭之所也必也句只閑起語言欲求其爭除非是射此外無他也乎字是虛活恍惚之乱揖讓二字是起而揖升下飲三層揖讓重讓字揖正所以行讓也其爭也三字緊貼射說言爭得求時也是君子下三句言處必爭之地而猶若此正見其無所爭也未仍繳回首句上四家利病爭術畢同辨可否論是非君子未嘗一槩模稜也必他這一段雍容揖遜處自在則仍是君子之無爭附看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之礼三偶進三耦出每三人爲一耦凡耦俱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將射時耦同出位西向揖一也旋東當阼階北面揖二也行至階下後北面揖三也共三揖然後升堂各發四矢勝負既分後一揖下堂後位俟衆耦都畢勝者仍照前三揖不勝者升堂飲酒凡飲酒必遜爵令自飲而不飭以示罰也此只論君子之無爭不專指大射
巧笑章全旨〇此見子夏深心亨問處其轉關只在一後字
巧笑節〇子夏問曰逸詩有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生質之美如此而又云素以爲絢兮夫素則無文絢乃華飾素與絢異矣今反以素爲絢果何謂也
上二句賦下一句比倩盼二句是素又加華采是以素爲絢詩本意如此子夏之疑只在第三句謂素與絢自是二項白素以爲絢似就把素做絢了子曰繪事後

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〇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〇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声〇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礼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 上聲

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為絢不是就把采做絢註又加一字是解為字即下後字意

一士節○子曰詩言素以為絢非言素即是絢也是言因素以加絢耳如繪畫之工後於粉素必先有素地然後加以采色是素在於先繪在於後猶人必先有美質而後可加華飾也詩之意蓋如此

上文采絢原屬此体故夫子亦借繪事解之絢字証絢字後字重看正發明一為字詩言素可為絢子言繪後於素語有順逆而意則一也夫子就詩解詩禮後一悟自出夫子意外若於後素說要動子夏之悟便非

禮後節○子夏忽悟曰夫繪在素之後如此然則世所謂儀文之禮者其猶在後乎必有為之先者矣夫夫子以繪事明素絢不過解詩發揮而子夏禮後之言則聖言所未及者故夫子稱之曰起發我之志意者商也夫詩人之言寓意深遠善說詩者每得於語言之外如後之等觸類旁通始可與言詩已矣安得學者盡如是哉

禮後乎句是悟語非問語禮指三千三百之儀文言說個後字貞所以為之先者便隱然可想往忠信字勿露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下巫實非有所增益也有忠信為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忠信之後後非淳之兵之乖聖人之取子夏正為他禮後之意從切實反本上來見其為余親切此方是會讀書故曰可與言詩不是空拈悟境也

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亦只作字句上各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

一小節全旨○此是深慨二代之禮有難與周禮並傳之意生今反古固不可爲而講述前朝典故亦儒者所尚上章况孔子欲制定禮樂損益百王監成憲於累代定大法於王載其所係有甚重者故言反覆低徊有無限感慨意但只是爲禮惜惜哉詞旨俯仰本朝之捜羅與刺譏二代之微弱皆非也

下禮節○子曰夏后氏制度文章之禮我能言其大略以示人然必有證而後人信今杞爲夏後不足以證吾言也殷朝制度文章之禮我能言其大略以示人然必有證而後人信今宋爲殷後不足以證吾言也何也蓋禮非書籍不能詳非賢人不能傳乃杞宋之文獻皆缺畧寡陋而不完足故不足證吾言也若使足爲則我亦將訪皆有所據我能取之以證吾言而二代之禮不至泯滅無傳矣惜乎今之不足也

禮指文爲制度隨時損益者說言不但宣之口頭是欲筆之書蓋欲以垂示後人也爾能言非獨說制作之情意節其宏綱細目皆有把柄在手蓋殘編斷簡及識大識不當昔豈無存者孔子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况周監二代推周之文亦可知忠質之變特無徵不信便終不敢言以啟後世好惡之意上兩不足字作不能看下不足字是有餘不足之足不足非全無只是不完備文獻句重是惜其無徵之故末句作一反掉乃流連不盡之意欲其足正深惜其不足也附詹氏東樵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

之旨章全旨○此慨魯禘之不誠爲禘字且輕過重在既灌而往不足觀上魯禘失禮在言外蓋僭祭雖大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微意之父雖小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病不可不有以儆之

禘自節○子曰我魯君臣已行禘祭我曾在太廟中觀其行禮當灌地求神之始誠敬尚在猶有可觀及既灌地求神以後君臣浸以懈怠雖有陳設之俎豆升降之威儀終是虛文到此時我不欲觀之矣

灌用鬱鬯禮家以爲一秬爲酒者之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死者魂氣歸天形魄歸地故祭必合陰陽以求之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也周之祭禮先以不與灌地求神於陰既爽然後取血膋實之于蕭燔之以求神於陽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一獻授尸以降神二獻則酌以獻尸逆牲薦在後故是始祭惜事

詩者以此若大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爲白王損益之大去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

不欲观垂陵以懈怠上乘君臣說禘是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非極
其誠敬則至遠之祖如何感格得來不曰不欲觀而曰不欲觀諷刺深婉
或問章〇註曰〇此只是形容禘義深遠重不知何知其說二句正是神之难知處註
兼二意專重仁孝誠敬一段諱言意從畧
或問節〇或人見魯當行禘礼而不知當初制礼之義故問其說子以禘之義非或
人所及答而不王不禘又魯之所當諱者但答之曰此其說不易知也夫禘於報本
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道理深微而遠大制礼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
此行礼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然則講礼者非仁孝誠敬之至亦曉不得此
知之甚不易也若有能知其說者脗契其制礼之原默會其掌握之旨則理無不明
誠無不格識見自是廣闊精神自能運量以之處天下自是沛然矣其於治天下也
亦如示諸斯之至易乎門人記所謂示諸斯者乃指其掌之甚明且易也夫治天下
至难也而知禘則明且易如此信乎禘之难知也
說字深有是所以有此禘之義也註報本追遠之意一意字正貼說字根於天理
之自然曰仁形於人心之至愛曰孝真實無妄曰誠主一無適曰敬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雖年代遐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元一氣相傳但法有止處故天子
只得七廟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禘與他祭
不同其意最深遠蓋太廟祖禰猶曰吾所逮事天地百神猶曰吾所歸不主於始
祖已自闊遠矣格知又推出其始祖所自出之帝無廟無主極其渺茫苟非十理
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與字指制礼行礼講礼者言却重講礼者一
边惟制得此礼行得此礼者方知得此礼即惟聖能知聖意知禘之說卽以知言
然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則其誠之可以無不格者亦在其中矣故註用
乎已至微而神通者既有以知之則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
难者故曰如示諸斯
祭如章全旨〇此是記聖人祭祀之誠意以上節爲主而以下節証之三如字都主
心上說
祭如節〇門人記曰祭以誠爲主夫子祭先祖則孝心純篤雖先祖已遠而若音容

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礼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發此歎也〇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〇**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难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之在位焉祭外神則敬心專注豈雖形聲莫接但如外神之在上焉其誠有如此
言先神則孝然在其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云雨者此在官時也言外神
則五祀亦在其中孝是惻怛慈愛意思敬是謹凜儆惕意思分之一孝一敬合之
總是一誠主於孝孝極其誠也主於敬敬極其誠也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我這
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槁邊傍新根即接
續這正氣來外神雖非一氣然我既當祭便有相通之理則極其誠敬氣亦便相
感召矣若非所當祭則既無此理安得有此氣
吾不節○子平日嘗曰祭必躬親乃得伸其孝敬吾若當祭之時不獲親與而使他
人攝之則祀雖已行而此心缺然如不曾祭一般即此觀之則祭時之必致其如在
之誠可知矣
註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事如不祭非是使人攝之未必誠敬但彼雖誠敬只是
彼之誠敬於我無慊此聖心所以缺然也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致齊即戒也致字
對散字言如專心致志之致一於內無雜念也散則非一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
王孫賈全旨○此聖人以理攝奸雄之心以天字壓他奧竈字以獲字折倒媚字只
坯其言而論斷之如此辭嚴義正中却是渾然無迹權臣知有己而不知有君聖
人知有理而不知有勢
王孫節○時孔夫子在衛賈欲其附己進用設問以諷曰俗語云人與其媚於虛位
之奧則寧媚於用事之竈夫奧本尊竈本卑今謂媚奧反不如媚竈是言果何謂也
親附着他便是媚賈欲夫子媚己而假奧竈爲辭以奧比君見彼有空名以竈比
己見操明之柄君分雖尊固不若己之權重也故媚彼不如媚此與其字寧字
與前與奢寧儉語意不同彼是不得已而姑取之之辭此是酌量而得勝算之辭
何謂與他處亦不同他處是不知所謂而詢之此是見必有所謂而諷之古者戶
不當中而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奧五祀各先祭於其本所而皆於奧成禮故有
當尊而非祭主爰居火竈以火爨當夏之時用是之事故曰當時用事五祀獨言
竈者取其炎赫之勢似有威權也五祀孟春祀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
門孟冬祀行中霤室中室行即井間道路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

如字從定心察出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
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
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凡可代而誠難代**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
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
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
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
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
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
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是提醒之詞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
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
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
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

迎尸而祭於奧奠之也祭於其所近於竈上祭於人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
求神之道註陘是廟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作好安排不能展盡禮儀故又
祭於奧以成禮
不然節○子折之曰時人媚奧媚竈之言皆不然也天下至尊者天天主乎理媚則
逆理而獲罪於天矣更何所禱以免罪乎人但當順理豈容一有所媚哉
開口便說不然語甚斷截天正指蒼蒼之天但所主則在理上故註下一即字凡
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其尊無對總說媚字便是逆理
纔逆理便是獲罪不必說到人禍天刑也禱是禱以免罪一獲罪便無所禱媚更
何處可用
周監章全旨○此極贊周禮之盛而表其憲章之意從周不重爲下不倍只重從文
盛上
周監節○子曰夏商皆有一代之典章但未能全備至我周文武爲君周公爲相監
視夏商之禮損其太過益其不足二代彬精之精神於此盡洩是以制度儀章纖悉
具備凡行於朝廷邦国達於閭門閭巷間者皆尽善尽美郁郁乎極文采之盛哉吾
惟一一遵其制度儀章以之寡過爾矣舍周其奚適哉
周字一頓時運於周忠質遞倚氣數至此極盛君臣合德人工至此集成周之文
自是歷代漸次增來如此但非文武周公亦不能斟酌尽善耳監字內含損益意
首句是推原其盛処郁郁句見經制大備品式詳明一部周禮宏綱細目尽包在
五字中文者秩然有等煥然有章之謂是虛活字非文質之文也以文哉作贊歎
加郁郁乎三字以形容之有欲美不尽之意此句是深贊其盛処從周從其道之
尽善非僅從王制也此句是深服其盛処夫子平日持躬淑世刪定贊修皆從周
實際然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
大廟章全旨○此恐人不知敬謹之爲禮爲禮辨非爲已之知禮辨禮以敬爲主若
不敬則禮之根原已失此中關係甚大安得不辨
太廟節○夫子始仕初入太廟助祭於廟中禮文禮器之事每件問以審之或譏之
曰鄹人之子素稱知禮自今观之孰謂其知禮乎盖知則不問問則不知入太廟每

媚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
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
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
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直折之詞）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
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
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
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
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
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有起衰剔弊之功無矯枉过主之失）郁於六反○監
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
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
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大子渾身是禮一初不自知因）
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或之訕始自回想亦克不錯故日是禮）

事問則不知禮明矣乎聞之曰禮莫大於敬太廟中或忽而不問問而或畏是輕忽放肆非所以為禮矣我每事必問不敢以忽畧之心處之即此便是禮也知禮之名固不敢當而顧以問為非禮乎

事字兼器物儀文說此物事多是人家所無故無從見今見之須問方得即平日講學或考其名而未覩其器或知其說而未親其事故臨時不得不問然亦有即知之亦更加審問者方見聖人不自足處此亦指是始仕時如此若後此公廟雖亦有當問處然未必每事問矣是禮也言每事詳審正見是禮當如此是字直指敬謹之意末句只就道理上說不在自已身上說附考魯太廟祀周公世室祀伯禽群公稱宮

射不主皮章全旨○此欲挽尚力之趨而進於尚德也全為禮廢兵爭而發神氣直趨古之道上以見今之不然云

射不主節○子曰鄉射禮有五射以觀德但取中的不主透穿皮革所以然者蓋為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若必主皮則惟强有力者能之而有德無力者竟無以自見此所以不主皮也此古初盛時尚德不尚力之道也今列國兵爭知有武射不知有禮射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矣可勝歎哉

鄉射是習禮容故曰禮射禮射原與武射不同治世行禮射兵爭尚武射武射自是主皮但當時尚武即禮射亦主皮故孔子發此歎少字只當貫革字主重也尊也不主皮不是不許貫革特不主乎此耳蓋射以觀德只要內志正外體直主於中而已力之强弱勿論也古字只指周初古之道即貼不主皮上不必推開說一也字多少感慨百有習射澤宮澤宮蓋鄉學也故云鄉射散軍放散軍伍也射宮在郊故曰郊射

告朔章全旨○此見聖賢維禮之深心

告朔節○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至定哀之際遂習以為常子貢以禮既不行餼羊徒供議欲去之

須朔即頒曆曆有十二月註十二月十二箇月也朔是初一日舉朔以該餘日告朔必於祖廟者示敬也先王恐萬幾之煩一人明有不到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

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梁叔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起兵爭之禍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傷德化之哀

以羊

○子貢欲去告

每月朔天子用特牛諸侯用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施行此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听朔天子諸侯皆告朔註因魯事故不及天子餼曰生牲奉牲未殺告朔則殺以祭記者書法只下一之字便見餼羊与告朔之礼牲遲不開既是告朔之餼羊則羊存礼存羊去礼去如何欲去得欲去是私議要如此附考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不視朔者四

賜也節○夫子曉之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告朔行而尊君敬祖之大礼胥得焉賜也以礼去守羊無實妄費愛惜其羊而欲去之不知礼雖不行餼羊猶供庶幾後之人猶有因羊以求礼者我固愛惜其礼而不忍使之遂亡也如之何其欲去之哉

兩其字即指告朔言羊与礼非二件賜看來是羊子看來是礼故愛礼即在愛羊上特出愛礼全重猶得以識之而可復意羊字作費字看愛註訓㤲惜一是惜費而不欲虛用一是惜礼而不忍遂亡

事君章全旨○此是爲事君者維臣礼當日君弱臣强盡礼者少謂爲諂者非欲故誣聖人實見礼有不必爾聖人此語正是提醒人處不徒辨已之非諂也

事君節○子曰臣之於君既有尊卑的定分自有恭敬的定礼今之事君每事依着礼節不敢有一些差失此不過盡礼之當然非有加於礼之外也而時人乃以爲諂何哉

礼兼內外大小言以恭敬之忱發爲儀文之節如鄉黨中所稱者即是聖人必至礼而止故曰盡語意只重礼字不重盡字是自明其爲礼不是自表其能盡須看註非有所加句盡在礼之中加在礼之外加則爲諂盡乃爲礼耳煞一也字甚有含蓄事君上不必露我字程註自明

定公章全旨○此見君臣當各盡其道意呂註互說語亦未盡蓋使臣不盡礼之君大率苟且而未必能忠事君不盡忠之臣亦或驕慢而未必盡礼尹氏申說以爲對定公言則可若以臣言君雖不以礼臣豈可不忠乎當依內註各開講爲是

視羊 **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以礼 視羊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可見人必共禮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

定公節○定公問人君待使臣下人臣奉事君上其道當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之使臣也以禮臨下而但易於簡必本此心之不苟者出之使情文並至而一以禮至臣之事君初不計也臣之事君也以下事上而每易於欺必本此心之不欺者出之使心職兼盡而一以忠至君之使臣臣初不計也君臣各盡其道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禮與忠俱是天理分上事無一毫權術作用故曰理之當然原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蓋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則君求臣以輔治臣求君以主治總有個天字在天即理也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加理之當然四字○禮君在外而實本之內忠君在內而實見形之外俱要合內外說禮如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則禮貌必隆委任則事權必專皆是忠如居輔道之職則盡心以啟沃有言守之寄則盡心以納忠平時則鞠躬盡瘁臨難則殉國捐軀皆是

關雎章全旨○此論詩人性情之正欲學者因詩以自正其性情也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然此意不重

關雎節○子曰性情貴於得中若樂而淫哀而傷便失性情之正矣惟關雎之詩其既得后妃也琴瑟鐘鼓之樂可謂盛矣然施之他人則淫而后妃之德求而得之固樂所當樂也何嘗失其正而淫乎方其未得后妃也寤寐反側之憂可謂深矣然施之他人則傷而后妃之德求之不得固哀所當哀也何嘗害乎和而傷乎詩人性情之正如此誠足為學者養德之助也

詩作於宮人哀樂是宮人哀樂詩其哀其樂其詞其音其性情皆其全但指宮人說詩人性情之正全重註中德字為德而樂則樂宜盛而不失其正故不淫不淫在註宜其有三字上見為德而憂則憂宜深而不害於和故不傷不傷在註不能無三字上見有那性情方有那辭與音辭是詩音是樂須玩辭審音方識其性情音今日不傳夫子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音非不傳也故註兼玩辭審音說後之學者惟玩詩之辭而可以識其性情之正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

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

哀字作憂字看
問社章全旨〇此警宰我妄對之非魯君弱臣强使民戰栗一對實有勸公立威意不知振弱之道在修德不在修刑而扶魯之策在威臣不在威民倘哀公用其言而殘民以逞則元氣益削魯事愈不可爲夫子責之蓋惡其言之已出莫可救挽耳
問社節〇哀公問社之義於宰我宰我乃妄對曰凡古者立社必樹之以木夏后氏都安邑樹之以松殷人都亳樹之以柏周人都豐鎬樹之以栗推當日所以用栗之意若曰使民望之而戰栗恐懼也
魯社有二一周所頒於列國之社曰周社即天子大社也一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曰亳社即殷社也社只封壇惟喪國之社屋之哀公四年亳社災哀公因災而問使有感慨宗社陵夷令頭了於此事因對以撫卹斯民爲固宗社計乃徒對以所樹之木抑末矣況戰栗之說尤足誤聽而揎以樹爲主使神依之註各樹所宜木句是朱子解說非宰我意中語按引周樹只因栗字引到戰栗上先述夏殷又只陪起以栗求其輕禹受禪於君故稱夏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曰人按社土神祀五土爲民祈報此立社本意
子聞節〇子聞宰我之言既非先王立社之本意又啟魯君殺伐之心因責之曰大凡事之未成者猶可以言說之若既成說之何益事之未遂者猶可以諫止之若既遂諫之何益事之未往者猶可咎而罪之若既往咎之何益今汝言已出口是已成已遂已往者也吾又何以責汝乎
三句只駟不及舌意皆泛說而責宰我在其中註非立社之本意云云不入夫子口氣內若說出就是說諫咎了事字輕看業已就曰成勢難挽曰遂事已過曰往陳是非曰說申匡救曰諫指愆尤曰咎三句亦大概相似重言之者所以深責之也
管仲章全旨〇此爲萬世治功正本原首節重看下二節輕只器小二字便把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包盡了下奢與犯禮不過隨問隨答非以此二事證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蓋奢者器之小而盈也僭者器之盈而溢也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宰意妄對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責予意尤在啓殺心邊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〇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兼所受所施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〇或曰管仲

管仲節○夫子譏管仲曰吾歎管仲爲人局量褊淺而規模因以卑狹其器小而易
盈也哉
註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句最重此是器小之根下用故字承頂可見局量規模以
器言褊淺卑狹以小言局量指心之蘊蓄是器之体褊淺故不能容受規模指事
之設施是器之用卑狹故不能闊大兼內所受與外所施說大所施又本於所受
蓋合裏只容得這些故事之所就只是如此不能正身修德根局量褊淺來不能
致主王道根規模卑狹來不能正身修德則無以自治而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
主王道則無以治人而事之所就可知亦相承說者未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致
主於王道者不知大學之道一層局量一淺二句一層不能正身修德二句一層
三層層層遞出惟其不知聖賢明德之道故局量褊淺而不能正身修德惟其不
知聖賢新民之道故規模卑狹而不能致主王道大凡自誠意正心以及平天下
則其本領便大管仲只馮資質做去走智謀功利之私此器之所以小也此意失
子口中不宜說破方不以下或[illegible]之問
或曰節○或人不知而十之曰吾聞儉約之人凡事吝嗇似器小模樣夫子以管仲
爲器小得毋以其儉乎子曰凡儉約者必能謹制節度今管仲築三歸之臺以爲臣
觀之所其以作之廣費可知又令設官屬事不相兼攝其廩祿之冗濫可知行事如此
焉得爲儉而乃以儉爲器小乎
當時王道不明直視仲爲非常人物忽聞器小之論人都不解故有此疑只緣他
器小故才做得些小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奢肆犯禮此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
是器大底人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說宛桓公以政與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
自傷爲民間笑何請田宅自汚意
或則節○或人又不知而遂疑曰吾聞知禮之人凡事不苟簡似奢侈模樣然則管
仲之不儉得毋知禮乎子曰禮莫大於名分分莫大於君臣知諸侯設屏於門以蔽
內外非大夫所宜有者今管氏亦設屏於門諸侯爲兩君宴饗有反爵之坫非大夫
所宜用者今管氏亦有反爵之坫此等僭上決不是知禮之人若管氏而知禮則天
下誰不知禮者而乃以不儉爲知禮乎

不儉亦是器之小而

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言之又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
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
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
不知禮亦是器之盈而溢處然夫子只隨
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
問隨答非明其器小以告或人也好去聲
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坫丁念
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
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
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
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
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
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
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
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

然則二字緊轉或人此時只爲不儉解釋不粘連器小說了彼所云禮只作冠冕近閑字様看故以不儉爲知禮仲底根本既差節儉即知禮亦終無解於器小況奢與犯禮乎屏以木爲之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国君朝見會盟凡有好會王国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獻酢畢覆爵於坫上坫是置酒杯的案以木爲之高八寸足二寸漆赤中楹柱也時齊霸諸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

子語章　舍曰口此夫子反魯將正樂而語之之辭樂有以理言者有以器言者有以音言者以理明曰玷以器明曰相唯音不離乎器而實本乎理此可知正就音節中指此也如此者說得無關係聖人便不消正樂

子語節曰夫子語魯太師以作樂之道曰汝爲典樂之官不可不知樂樂之音皆節奏其可得而知也蓋樂有一之不備不足以爲樂始作之時必須音律呂件件都全而合翕如其合也及其放時大作必須清濁高下皆中其節而純如其和也和則易至于混亂又必一音自爲一音不相淩奪皦如而明白也皦則易至於間斷又必衆音相爲起伏前倡後和繹如而連續也夫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自始至終由盡音節奏之妙而成之一成也由此而六成而九成矣道一也樂之可知如此

可知只作不難知蓋以殘缺之後聲音難考人多惑於不可知故夫子說樂未嘗不可知玩一其字是胸中預有下面道理而先指點形容之如此先翕合八音然後調劑使之和諧翕如是一大関目下純皦繹都從此出但衆音合奏難於協和衆音協和又易淆雜衆音分明又易間斷故復詔以從之中相因而見之妙純明八音克諧者是皦則無相奪倫者是繹則終始相生者是翕純皦繹有先後純皦繹是一時事不可分先後数如字乃聖心所獨得而想像之辭即樂其可知一其字

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即声音中而得一八地自然之節奏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太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神理以字總項如從成雖分始中終三箇節次然以成別無音律可分不過逆上始從而爲一成也成只一成而推之六成九成不過如此五音六律八音中俱有聲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又括以黃鍾太族等之六律五音次序以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徵清徵濁徵稍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所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

儀封章全旨○此見封人能知天知聖也蓋聖人一身關天地氣運封人以天下極亂卜聖道將興信理不信數也斷以前註爲上

儀封節○夫子至衛有儀邑掌封疆之官請見曰前此君子至斯我皆求見未嘗拒我而不得見也今夫子幸至於此獨不容我一見乎門人以其求見之誠引見於夫子封人既見而出對門人曰夫子失位去國固一時之不遇然二三子何必以此爲憂乎今世教淩夷人心陷溺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亂必當復治吾觀夫子之道德誠足易亂而爲治天必將使之得位行道施政教於四方以開生民之耳目覺天下之愚昧如警衆之木鐸也豈終於不遇已哉

君子至斯二語辭氣溫厚和平全是欽望聖人詳見之意不可稍涉矜詡其每至求見者緣他胸中有亂極當治一段道理欲以遍閱天下之賢決天心之所屬者非無故作此周旋也故一聞夫子至而求見之肫切如此將字上註加必字正是信其必然不是疑其或然二則於天下必之一則於夫子信之兼兩層說尤重夫子一層上固猶屬欲然未然事故下個將字註解爲木鐸不曰得位行道而曰得位設教切木鐸字也如覺後知覺後覺意

續不絶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聖心天心二語道破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絶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

謂韶章全旨○此論韶武非論舜武但樂是聖人影子見其樂即聖人亦因以見育
夫子口中只就他聲容想像空說不必實就功德分較同異兩謂字是記者約摸
之辭須從記者口中描寫出夫子感慨升降神情始得各上句屬功各下句屬德
與時却重在德上

謂韶節○夫子稽古帝王而聞其所作之樂嘗謂舜樂名韶者聲容備盛固盡美而
可聽可觀矣而就美之中窺之其平和廣大之藴溶溢著於聲容之表則又盡善也謂
武王樂名武者聲容備盛亦盡美而可聽可觀矣但就美之中窺之其發揚蹈厲之氣
溢著於聲容之表殆未盡善也子蓋不禁有升降之感矣

韶武俱兼聲容美之實謂聲容之所以美美善都在聲容上見盡美只就聲容外
面浮浮看盡善未盡善是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爲聲容者善即美中純粹處
耳大抵樂以發和方是盡善韶樂雍容廣大眞如天覆地載武樂猶有發揚蹈厲
之氣未全是一團太和未盡善非不善也未盡耳所以盡美之故以紹堯致治伐
暴救民之功言所以盡善未盡善之故以其性反之德與揖讓征誅之時言玩詳
用又以一折重在德上時意較輕蓋兩聖本領原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强似
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

居上章全旨○此是崇本之論寬敬哀是本所行得失是末一

居上節○子曰凡事必得其本而後其末可觀如寬弘乃居上之本也恭敬乃行禮
之本也悲哀乃臨喪之本也有其本方可看他所行之得失何如若居上苛刻而不
知寬弘之大體行禮怠情而無恭敬之實意臨喪矯飾而無哀痛之眞情則其本已
先失矣雖或號令政教之施進退周旋之節縗麻哭踊之文未必盡無可觀而大本
既失則末節都無可言吾將何以觀之哉

寬是廣大渾厚的意思非廢弛之謂一切政教法度都行之以寬耳寬敬哀在心
見之於外之所行則尚有得失如寬中有過不及敬中有至不至哀中有淺有深
皆是若無其本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列何以觀不是不去觀亦不是不欲觀
只爲本都不是了更把甚麽去觀他重以字上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契此慕之中一嘉一惜非一褒一貶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本立便無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

大過故可观然不能無小過故又須观

里仁章全旨○此示人以擇居之道與孟子矢人章借說擇術者不同
里仁節○子曰居必擇鄰居之道也如一里之中習於仁厚而無殘忍刻薄之風此里之至美者也處乎此而薰陶漸染以成其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有識者必居於此矣若擇里以居而不處於仁則是不知其美而心之昏昧甚矣焉得爲知乎
仁字就里言註仁厚之俗四字最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美兼成德全生二意首句喚出美字正見人所當處不處仁便是不知其美非既知其美而又不處也
不仁章全旨○此欲人當存仁以貞遇也講下二句脫離約樂不得粘滯約樂亦不得註意宜細玩
不仁節○子曰仁乃本心之德人能全此德而後不爲外物所搖若不仁者私欲錮蔽失其本心故處困窮之時起初或能强制久之則愁苦無聊必至於邪僻而濫矣豈可以久處約乎處安逸之地暫時猶能矯飾久之則意得志滿必至於驕奢而淫矣豈可以長處樂乎若此者皆不仁故也惟仁者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欲其於仁也不待勉强而心與之相安知者中有定見無一毫昏昧其於仁也深知篤好而求必欲得有仁知之分雖殊而能全乎仁則一雖處約樂之久自有不爲之動者豈不仁者可同日語哉
人之境遇非約即樂兩句參說直是無一而可必濫必淫正是不可處濫淫字旁皆從水因饑寒而流於邪僻如水之溢出去故曰濫因富貴而溺於驕奢如水之浸入來故曰淫若道不仁約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的故着久長字仁者他便是仁子知者是眞個見得仁是好的安者自然而絕無勉强之謂利猶有勉强在仁者安仁言其心即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無兩層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但私意非住腳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好故千方百計要克去這私意這便是利仁味註其字於字極下得有分寸安其仁者安我之仁心與仁一也利於仁是利那個仁心與仁猶二也仁知身分自不同但俱對不仁看不重分低昂註無適不然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里仁則德可法力可資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只是不安不利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可處約樂包在內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

不易所守是申足安利之義我此八字說得來濶不止是善處約樂然善處約樂意
已包在內故我非外物所能奪苟以申明之謝註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
他純熟處六字極該得廣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
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存養以體言
理是理治以用言

惟仁章全旨○此以仁者示好惡之準開口說個惟字正從人皆有好惡而不能得
其公正來註無私貼公當理貼正中來然後字是示人有體纔有用此二層俱含
在仁者內俱是能字正面有人好惡當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
未必皆當理唯仁者旣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

惟仁節○子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但人心未能無私則好惡之原已失未能
當理則好惡之用不行安能得其公正乎惟仁者其心全然無私而因應又各當於
理爲能於人之當好而好之適如其人之善而止於人之當惡而惡之適如其人之
惡而止此能好能惡所以必歸之仁者也

公說心屬體正說理屬用仁者兼體用故無私當理齊到無私當理極難好惡少
猶已見卽是私好惡稍過稍不及卽是未當理如此卽不是能好能惡仁者事未
來時未嘗先有好惡意思事旣來時未嘗有偏於好惡意思只是善到面前便好
不善到面前便惡好惡適如其人而止纔是公正纔可謂之能好惡之用要明與
惟一仁字便包有智勇好惡通上下言仁是性好惡是情仁者其性已復故發出
情來無不當理

苟志章全旨○此望人志於仁意重一志字無惡就志仁時決之仁是最切身底道
理志是最親切底工夫故無惡苟字於字矣字俱着力也字較輕活

苟志節○子曰仁爲吾心之天理人之爲惡者皆志不及此故也苟其心之所之專
好於仁雖一時察識未能精踐履未能熟卽偶有過差亦可保其無爲惡之事矣

仁卽善之根苗原與惡懸絶苟志於仁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
之精粹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之以誠焉則爲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無惡就
事上說不止思慮上此未便到得仁的地位若間斷時惡又生也豈是有心悖理

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顔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公自生明

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入乎此便 出乎彼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擧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君子非

惡富貴惡其有貪之之心非好貧賤惡其有

與無心失理之過不同雖有過差不謂之惡

富與貴全旨○此論君子為仁之功首節取舍是關頭工夫末節存養是細密工夫中節結上生下通章只是從大段說到細微處三節工夫原是一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境下節看做心於是强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即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則外但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

富與節○子曰凡人境有順逆而取舍不可不明如富與貴是人心所同欲也欲之則將處之矣然理所應得者處之亦無不可若不以其當得之道而得之則必審焉而不處也其能審富貴如此貧與賤是人心所同惡也惡之則將去之矣然理所應得者順受固不待言即不以其當得之道而得之亦寧安焉而不去也其能安貧賤如此

人字說得濶君子亦在內如富貴則道字貧賤則道不雖在君子豈遂無欲惡來兩道字作當然之理看貧賤之不當得而得者如小人放僻邪侈後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而反得貧賤便是不以其道了然也只得安而受之不處不去兩不字有力全是以理制欲意註中審字安字正兩不字有精神審有兩端安只一路審是審於將然安是安於已然取舍是義利大關學者須先從此處判斷得下纔立得脚定纔有進步處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兩節愈覺分曉

君子節○不處不去是即存吾本心之仁而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也若於富貴則貪之於貧賤則厭之則離去此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以成君子之名乎

此就上不處不去點出仁字見不處不去關係仁道甚大反言以結上節即便生起下節來名字非名譽之名只言算不得是君子蓋取舍大界限正君子小人分路處此處脚根未穩大段尚是小人更說甚細密工夫故此節語氣甚斬截

無終節○惟仁不可去是以君子之為仁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不苟已也靜存動察自一息以至終身其心常在於仁未嘗有終食之間離而去之焉然非曰暇豫貞之而急遽遂忽之也即推之造次而必於是仁焉亦非曰客常持之而遇變遂忘之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

鄙極之顛沛而必於是仁焉其不違仁如此此存養之密也由此而富貴貧賤取舍之分豈有不益明者哉

此節說存養細密工夫較上更進一步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反借疎處托出見全體之鎖縫綜毫都到這無字有力着下二必字可見故註乃以不去乎仁釋之終食猶須臾意包動靜語默舉念行事說不定是食時造次顛沛從常處極到變處只就終食中抽出言之非又深一層兩必於是卽無違也兩必字是當下極力操存處終食言時便該得地造次顛沛言地卽該得時急遽謂事勢促迫苟且謂時地苟簡傾覆死也流離亡也一節深一節註存養兼動靜說然看來動意較多觀造次顛沛可見單說存養便該省察在內省察盖存養中一端

我未章全旨○此勉人用力於仁意章內三言未見皆以明人不肯用力而反復歎息以深警之也總註敍明首節輕重下二節觀總註雖字只是喚起下文之詞三未見不同首未二節未見指人言次節未見指理言

我未節○子曰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是巳仁則當好不仁則當惡我於今之人未見有好仁者與惡不仁者盖我所謂好仁者非畧知好之巳也必眞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摯天下可好之物無以加而尚之方是眞能好仁者我所謂惡不仁者非畧知惡之巳也必眞知不仁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其爲仁也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得以加乎其身方是眞能惡不仁者此固成德之事也其如未見何哉

此節引起下二節首二句虛言其人下方各指實言之好仁者是質性渾厚的於不仁非不惡然好的意思多惡不仁者是質性剛毅的於仁非不好然惡的意思重故分兩等人說但雖各憑氣質做成亦非必無工夫盖此卽所謂用力之盡而臻此地位者是工夫大段成熟了故云成德之事仁不仁指自家理欲言非泛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好無以尚是一副精神全注在此乃爲仁實際也惡不使加亦正爲仁實事如非禮勿視等便是故白文湪其爲仁矣一句矣字只作重字看二句一直說下必知至而後意誠故註補出兩眞知字

有能節○好仁惡不仁之難見亦人之不肯用力耳有人焉能於一日之間奮然用其力於仁而好之惡之矣乎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無以尚不使加之域可馴致也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盖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盖爲仁在巳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盖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盖疑詞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盖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

我未見好以擴天理而力不足於擴惡以遏人欲而力不足於遏者
用力卽用力於好惡有明以察幾健以致決二意此節言成德不可見者由人不肯用力之故用力到盡處就是上面成德之地位與上節分別只在用力之盡不盡耳語氣上句一宕下句一頓是多少婉轉慨想我未見三字只當必無二字看是反言以決其力之必足耳者字不作人字看若作夫子未見力不足之人則是夫子必定已見過用力之人下又何又說用力而不足者亦未之見乎故總註以此未見主理說與首尾兩未見主人說者不同

蓋有節○卽使人氣稟不同或亦有昏弱之甚力不足以副其心者但人必用力而後足與不足可見今皆是因循怠惰不肯求仁之人卽用力而力不足者果何從而見之我可見只是人不肯用力已耳
上句輕帶重我未見上蓋此節正重慨人之不肯用力言力不足者必用而後見世無用力之人我何從而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則人原不肯用力可知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

人之章全旨○此見人不可以過棄人意非謂專要在過上觀仁蓋卽過亦可以知仁也重君子邊說

人之節○夫子曰世之觀人者但知無過爲仁不知有過亦可以觀仁蓋人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存心寬厚過常在厚與愛邊小人立心好險過常在薄與忍邊黨類各自不同如此夫小人之薄且忍者其不仁不待言矣若君子雖失於過當然實發於一念之仁觀人者因其過而察其心便可知其仁矣豈可因有過而遂謂不仁哉
無心之失爲過過以事言仁以心言君子小人自是各有路途熟處雖無心做出的過也各隨熟路去註兩常字最好看黨就人字說人原有黨過亦各於其黨厚與愛之過原從仁上發來其血脈未至斷絕故觀過便可知仁此仁字就心之慈愛說非仁之全體也須活看附後漢吳祐遷膠東侯相以身率物使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促歸伏罪性懼而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還以衣遺之

朝聞章全旨○此甚言人不可不聞道意

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朝聞節○子曰人有日用常行之道若不會知此道明白便是枉過一生雖死猶有所憾若平日間着意去講求竭力去體認一朝豁然貫通無所疑惑則凡性分之所固有與夫職分之所當然事事完全無少虧欠就是夕死其心已安而可無遺恨矣甚矣道之不可不聞也

此道字要切事物當然之理說事物當然之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者故不可不聞不必兼天地鬼神草木等說若無平日積累之功必無一朝頓悟之妙故聞字前有格物致知之事在聞乃表裏豁然貫通之謂不可淺看雖就知上說亦包行在內蓋知之旣眞行之必力也下句舉極重者言之而凡應事皆在其中故註補出生順二字夕死可只言死也死得非限定必死朝聞夕可正見不聞不可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士志章全旨○此爲求道不篤者警也理欲無並立之理外重則內輕誘深則得淺學者有志求道須先掃去此段俗情始得

士志節○子曰道本高明惟識趣之高明者始足與議若士之志將以求道也却恥其衣服之惡飮食之惡則識趣卑陋猶然世俗人也與之論道必不能知其意味之美何足與議哉

志字註只作心欲字看與前志於仁切實用功者不同衣食邊趣味長則道邊趣味短此而與議自是無從議只是講論未有行意趣由於識故曰識趣未足字與聖人待人寬厚處註兩何足字是先儒鞭逼緊切處

君子章全旨○此言君子應天下之事心無私而聽於理也

君子節○子曰天下事都有至當道理不可先有意必之私如心主於必行謂之適適則凡事之不可行者都要行心主於必不行謂之莫莫則凡事之可行者亦不行此意見之私非義之當然也惟君子於天下之事未嘗主於必行而失之適也未嘗主於必不行而失之莫也只看義之所在何如若義當行便行義不可行便不行是非可否惟義是從而無容心於其間此君子所以大公順應而成天下之事也

於天下猶云凡事即無適而不然當過莫不專在事未至時過去與在未來都有義是事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乃公私之別兩無字言不預設成心也與比是

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子曰

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

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此義中固有爲君子所必行者有爲君子所必不行者但必行處卻非適必不行處卻非莫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無莫不是住語處若無末句亦不成說話君子平日有精義之學有集義之功而事至物來復虛心觀理故能如此

懷德章全旨○此辨君子小人於心術之微欲人之慎其所懷也分之各有二等總在公私上分別四句有各二句合講意又有下二句承上二句講意

懷德節○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而心之所懷亦異君子所懷者在德其於本然之善常切思維而欲其存諸己而不失若小人則不知德之可好也惟於意所便安之地係戀不舍其所懷者惟土而已君子所懷者在刑其於國家之法時深警畏而不敢爲不善以犯之若小人則不知刑之可畏也惟於惠利所在經營求得其所懷者惟惠而已蓋公私之分而趣向各異如此

懷不是只空空思念有經營圖度懷抱不脫之意德即仁義禮智之良人之所同得於天者也土字惡字包得濶德與土反懷德則不溺於所安懷土則且甘於喪善刑與惠反懷刑則豈敢於貪得懷惠則不暇於恤刑懷德是無所爲而爲善懷刑則有所畏而不敢爲惡懷土戀己之所有懷惠并貪人之所有其善惡亦各有淺深然天下只有義利兩途既在這條路上走自然由淺入深其終亦歸於一而已註存字有明善誠身工夫在畏者借以警省之意非苟免也溺者沈溺而不止貪者貪求而無已

放於章全旨○此戒人專利而以怨惕之

放於節○子曰利乃人之所欲可公而不可專者也若處心制行事事只依著利一邊則利既在己害必歸人豈不多怨於人乎

利與義對不止財貨凡便宜處皆是放是事事與利相依不昔頃刻離去放有自恣意有專務意多字從放字來多怨不特被害者怨之即不被害者亦抱公憤而怨之

能以章全旨○此見爲國者當務禮之實也當時人主徒事禮文絕少禮意則無以風示在下故有感而言之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讓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是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可以從貪墓恭治至故可以知虛

名療枯槁

心舉而理隨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一貫忠恕只分自然勉強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能以節○子曰爲國莫大於禮固有許多儀文節目然必本辭讓之心而生是讓乃禮之實也若爲君者能以禮讓爲國如行己以恭而無驕泰之心養民以惠而無貪戾之心使臣以禮而無惰慢之心則上以讓感下以讓應禮遜之俗成爭競之風息其於爲國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爲國只是外面粉飾雖欲用禮亦無如之何矣而欲治國豈不難哉可見爲國以禮行禮以讓先王化民成俗之道莫要於此

禮與讓不是二物讓卽在禮之中故曰禮之實實字對文而言禮凡出之君身以如諸臣民者皆是包得廣讓者凡禮之行處無一毫驕慢自遂之心全是一團謙然眞意非徒外面揖遜也何有是一國皆化於禮讓兼百官萬民言蓋禮文可以僞爲讓却不容僞况辭讓原人心所同自家旣有此則自然感動得人心故曰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非是無禮但有禮無讓只剩了禮文行出來已不成個禮了故曰如禮何不能爲國意在言外禮本於恭敬此專言讓者蓋讓乃所以爲恭敬也單說讓該得恭敬在內

不患章全旨○此從人情緊爲外處指出爲己之學先下兩不患將人騖外心腸一齊截斷隨下一患字求字引歸自己身上着力上下雖指從仕爲學兩項人平講然思所以立與求爲可知亦不是有兩番工夫也

不患節○子曰天下事有在於人者有在乎己者不可不審所患也如爵位不得人常患之然位之有無無預於我不必以爲患惟所以立乎其位者凡致君澤民之具無論有位無位皆所當備則患其不盡也名譽不著人常患之然莫知何損於我不必以此爲患惟可以見知之實凡進德修業無論知與不知皆所當修則求其畢盡也此爲己之學也

無位莫知是人分上事所以立可知是己分上事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祇自愧而已此是爲己實學非謂因位與名而後學亦非謂學成而卽期得位與名也可知是可以當人之知非可以致人之知可字宜着眼人知固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

參乎章全旨○此見聖門傳道之要當以一貫爲主忠恕乃一貫的註脚一貫是熟底忠恕忠恕是生底一貫忠是一恕便是以貫之

參乎節○曾子之學於聖道之用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體用一原尚未能確然有見故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亦知吾道乎吾於天下萬物只是一個道理貫去隨他千變萬化都應之而不窮吾道如此而已曾子豁然有悟就應之曰唯蓋工夫已到故直應之如此

吾道二字略讀道字兼體用皆下四字在內且虛說一字固不可泛說心亦不可泛指理乃心中所涵衆理之總會也故註兼心與理言之一字不對貫字對之字之字指萬事萬物言不作虛字看貫字雖實却虛活以貫之三字折說不得以字全不著力是從一之體上自然流出許多妙用來下註無待於推卽在此上見此是夫子就自家應事處現身指點須體認聖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空說萬理一原話頭却是論造化與此處不合唯在當下唯之根在平日故註着曾子於其用處二句借出前一層工夫來精察力行四字重力行上但非知何以行故先說精察而用一而字側下其用其體二其字指夫子說一是理一以貫之是分殊若不能於分殊中事事理會過亦無從知得理之一處

子出節○一貫之旨惟曾子能默契門人都不能知於是夫子出而門人問曰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說何謂曾子以一貫爲學者所未及而忠恕則學者所常聞故借以明之曰夫子之道無他只是一個眞實之心而施之事事物物無不當理由盡已之忠而發之爲推已之恕而已矣誠由盡已而至於無不盡推已而至於無待於推則一貫之道不待外求而得矣

盡於内爲忠推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恕不可作兩件看忠是體恕是用猶形影一般要除去一箇不得先輩忠字上無恕做恕不出二字宜串下勿平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只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爲恕體是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理一而分未嘗不殊忠只是箇實恕是事物之來便把這箇眞實應將去卽是一理貫乎萬事心中若有一毫虛僞事物之來便措置得不合道理若自眞實則於事物之大小輕重厚薄一一隨他分而應將去無不各當忠卽一恕卽以貫之忠恕本是學者用功名目中庸忠恕違道不遠乃是正義此只借來貼出一貫道理不是忠恕正義蓋忠必須盡已夫子則眞實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 喩由習之熟來

喩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喩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喩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無妄不待盡己而自無不盡恕必須推己夫子則因物付物自然各當而無待於
推故註下一借字則旣不失曾子以忠恕當出一貫之本指而亦不混忠恕一貫二
者本等之界限也曾子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而曰忠恕者盖此二字學者所
易曉使而以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的
忠恕忠恕是勉强的一以貫之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
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只是二箇忠恕天地是無心的忠恕聖人是無
爲的忠恕學者是著力的忠恕此曾子爲學者指示不是正頌聖人只就學者分
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造到極處便是夫子一貫境而已矣三字語
氣可想註解忠恕此中庸少之心字與及人字盖此以忠恕明一貫此恕字包却
萬事道理更精更潤非僅以及人處論也因恕字去及人二字故忠字亦去之心
二字程註忠恕有三說忠爲天道恕爲人道是以微顯分忠恕忠者無妄恕所以
行忠是以內外分忠恕忠體恕用大本達道是以動靜分忠恕

喩義章全旨○此就用心處嚴義利之辨盖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言也喩義喩利
俱從各人行事處見得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喩義卽喩利中間並無隙地可容
處且喩義必遠利喩利必賊義中間更無調停兩可處

喩義節○子曰天下惟義利兩途而君子小人之用心於此判焉凡無所爲而爲者
皆義也君子循天理故於義之所在精微曲折無不透徹盖喩於義而義之外非所
知矣凡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小人狥人欲故於利之所在委曲纖悉莫不通曉則
喩於利而利之外非所知矣盖所喩分而終身各與爲緣如此人可不謹於用心之
始哉

喩訓曉曉知之悉也此知字更深惟篤好故深喩是補前一層惟深喩故篤好是
補後一層兩層都有只就這一事上此便見得是義彼便見得是利不特判然兩
事相反者也在喩利者固遺却義然小人却不會理會上面一截在喩義者未嘗
不利然君子却不會理會下面一截

見賢章全旨○此示人隨在取益而盡反己之學也反身工夫一見卽然無見不然
纔是有益

兩見字當玩若見不賢亦不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幾諫

只是敬敬存乎中幾諫形乎外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孝子之心自然要如此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

見賢節○子曰自修者固當盡於己亦有資乎人如見賢者心必羨之然不可徒羨之已也必奮然冀己亦有是善而思與之齊焉如見不賢者心必惡之然不可徒惡之已也必惕然恐己亦有是惡而內自省也此真爲己之學也

賢不賢餘說或大或小或全體或一節皆是思字內有精進工夫省字內有克治工夫不是空空思省於見之先原有爲善去惡念頭故隨其所見便在自身上理會

事父章全旨○此示人諫親之道始終只是幾諫二字下不違不怨與上雖分三截看却俱根幾諫說總是孝子深愛只親不忍其陷於不義也

事父節○子曰子事父母固以承順爲孝然遇父母有過也當諫諍但有個進諫的道理必須和顏悅色下氣柔聲微微的諫他或待閒暇而諭之以理或乘喜悅而動之以情以庶幾父母之樂從也若見父母之志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懽悅仍復幾諫而不違就使父母堅執不從或加以一苦之事亦當順受不怨積誠以感動之仍復進諫而庶幾復於無過所謂幾諫者如此

一團只下氣怡色柔聲亦兼微辭以諷乘間而道委曲婉轉意志猶未見於辭色見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這理幾諫內便有敬在故着個又字又敬是愈致齋栗之誠蘊得親歡以爲復諫地不違者是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勞字又甚言之已是堅執不從了不怨者負罪引慝之意固愈是起敬起孝亦只是照管幾諫不容在地休詰故又引當熟諫者諫起者諫然與起之意反復純熟之謂

遠遊章全旨○此見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以上句作主下句仍是不遠遊之事

遠遊節○子曰人子於父母在時惟當畢左右就養以盡愛日之誠不可遠遊以致定省曠音問疏使己之思親不置而親之念我不忘也即或不得已而遊亦必有一定方向使父母不之憂且可召而至焉斯爲能以父母之心爲心也

上句是論其常不字已斷定了下句言處變之道又是轉一層說一必字亦不得史絕父母在三字須重頓在者危辭父母原不能以常在正當及時盡養豈可遠遊註去親遠二句正述遊之不可處己思親親念我二意一親念我上知所在召

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懼交迫則孝道油然自生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躬有逮曰恥意已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兩節情外制川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

必主二義重知所在上合求總是跬步不忘父母處

之年章全旨○此醒人當及時盡孝也喜懼兩意緊從知字來愛日之誠又從喜懼來總之從知字來也重知字上

之年節○子曰爲人子者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之而記憶在心也常記憶在心一則以年高難得徃懽悅勝下而欣然喜一則以年老易衰恐來日無多而翟然懼喜懼之念交至而及時盡孝之情自無容已矣

知是刻刻在心毫不放下意喜懼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兩一則以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也及時盡孝全在周旋調護使來日增多方是喜非空喜懼非空懼喜即懼之府重懼一邊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此謂也

古者章全旨○此爲當時輕言者警行接古人之恥以惕之

古者節○子曰言行要相顧如今人說得行不得者甚多若古之學者沉靜簡默不肯輕易由言此是爲何蓋其志在躬行言語都要下落若只信口說去不能躬行便是夸誕無實古人深以爲恥此所以愼焉而不一出也

不出非不言也只言時有許多艱難之狀正恥心發現處下句推明上句躬字有行字在內不逮與不行不同見非但以全然不行爲恥即躬行而微有不逮亦以爲恥且非真一一不逮而後恥即言之時已惟恐躬行之不逮而恥矣此固見要謹言勵行意已在其中

以約章全旨○此示人以檢身之學蓋爲才智自逞者而發約雖在事上見而實主心言失則主重言

以約節○子曰凡人立身行已若是心裏放肆則所爲必有過差惟收斂省約件件都就着規矩則有所據守雖或未盡合於中道而過失斷然少矣

約有收斂近裏着實之意非徒簡約省事之約與放反放則逸乎規矩之外約則守乎規矩之中這約字是實字與約之以禮約字不同收斂鮮失者凡事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故也 情

君子章全旨○此示人以矯輕警惰之法言行只平一欲字輕情下

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立定主意則一毫怠惰自化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一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忠告善道何至於數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道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里仁

君子節。子曰放言甚易力行甚難故言常失之有餘行常失之不足惟君子之用心於言則務欲其訥不敢信口便說以取失言之悔而於行則務欲其敏不敢少有怠緩以致廢時失事也

欲就心上說何從見之亦只就他訥敏時意象見得耳欲字全身還須從前後際看方盡或問謂言而能訥爲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審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易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此條發明所以欲訥欲敏之故并欲訥欲敏工夫最透

德不章全旨。此勉人修德蓋爲人情疑懼者而發

德不節。子曰人之秉德不修者豈以德孤立而無助乎不知德原人心所同其亦人情所同好必不至行之無從倡之無和而孤立也故有德者必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見其德者固愈加親近聞其德者亦翕然信從如居之有鄰不召而自來矣修德其可已乎

上句以理言下句以事言必字與不字應下句以實上句也行道而有得於心曰德德字指有德之人言故註下有德二字必以類應句尚在首句內鄰指同德之人言

事君章全旨。此示人以諫君諍友之節見以義合者皆當以義爲進止也

事君節。子游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君若有過則當諫諫而不聽去之可也若徒事煩數而不去則君必厭聞斯反見辱矣友有過則當規規而不納止之可也若徒事煩數而不止則友必厭聽斯日至疏遠矣事君交友者可不裁之以義哉

玩兩斯字見辱與疏皆其所自取胡註當去當止是本章內正意正見是義之所在至平日積誠感動言時善行其術俱言外意至辱且疏即欲盡心於君友而不得此層亦須補出

公冶章全旨。此見聖人擇配之宜聖人擇配註德器不論禍福賢而得禍以其賢不論其得禍賢而獲福亦以其賢非謂其獲福也二節俱無貫語上曰子謂下曰以其兄之子語只夾和在中間又一體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只論其人不論其遇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卽其人可信其遇

南容孔子

公冶節○夫子嘗謂公冶長素行之賢可妻也雖有在縲絏中一事而非其自致之罪固無害其爲賢矣於是以其子妻之
姓公冶名長重可妻也句正是在素行上取他只此三字已斷定下指其亡事言之見其實無害於可妻非可妻之實也宜輕看註其必有以取之其字乃朱子不敢指實而虛擬之辭非指夫子也
南容節○子又謂南容平日素能謹言慎行若遇國家有道必能言揚行舉不至廢棄而不用也國家無道他言行謹慎必能全身而不陷於刑罰與戮辱也治亂咸宜賢可知矣於是以其兄之子妻之
不廢二句亦是信其當然非南容實事治亂咸宜從謹言行來謹言於三復白圭上見謹行處雖未見但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則必能謹於行故合言之
子賤章全旨○此言人當尊賢取友以成其德意子賤能取是正意多賢是供子賤之取是副意玩君人字斯字夫子口中不必露出姓名
子賤節○夫子嘗謂子賤他學力已到成德地位君子哉若人乎然若人所以能爲君子亦是自己進修亦由我魯多君子故得尊師取友以成其德耳若使魯無君子則斯人亦不免孤陋而已何所取以成斯德乎有志爲君子者宜知所法矣
論語中說君子有極高者有大槩說者此是大槩說故註只作賢人看後稱南宮适亦同有賢可尊則多所嚴憚有友可取則多所切磋下二句待反言以當嗟歎息究竟不能取雖自與君子居何益魯多賢爲自魯附者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爲單父宰民不忍欺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
賜也章全旨○此美子貢有用世之才通節俱是獎許之辭註不器二字是補說非語氣中所有
賜也節○子貢問曰賜學於夫子亦嘗有志進修不知賜之造詣何如子曰學以致用爲貴器以適用爲宜汝既達於政事又長於言語是有用之成材也子貢又問曰器有貴賤不同夫子以賜爲器不知是何器也子曰器修也提香陳之放宗廟而飾之以玉其器貴重而華美的以汝之才試之以用必然事功可就文采可觀而足爲邦

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家之光豈非器中之瑚璉乎究非凡器之可同矣

何如一問自是承上章來子貢曰中亦勿露器字且先就有用成材渾渾說兩問不是討贊語亦是吃緊做工夫處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不特濟邦國之用而且通神明之德不舉周之簠簋而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為今人所珍而尤為古人所重用之宗廟曰貴盛黍稷曰重飾以玉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器固本天資得來亦須學力做就須兼看

雍也章全旨○此深明佞之不足尚不重辨仁只重斥佞或人稱仁意輕而重短其不佞夫子不許仁意輕而重罪其不佞仁字佞字或俱看得錯謬下節折辨方透

雍也節○仲弓重厚簡默而當時以佞為賢故或曰雍也論其為人可謂仁而有德者矣但惜其秉性簡默而不能為佞也

仁字淺看佞只捷給辯口者不是諂佞註重厚就人體上說見仁字意簡默就言語上說見不佞字意此四字不入或口氣中不佞未便是短於才在或便把佞當才字看故註以才字訓之

焉用節○子曰汝以雍為不佞是必以佞為賢矣自我言之人亦焉用佞乎蓋佞人所以應答人者只以口舌取辦全無真實意思被人看破不足以取重而徒多為人所憎惡亦何益之有哉今汝以雍為仁我固不知他仁與不仁但說他不佞正是好處要那口才焉用乎汝之所惜者正吾之所取也

首句焉用佞接口便折倒他上三句俱承着仲弓說末二句方切仲弓言之禦是抵當人的意思以字有力見所恃專在此口與心對以口給是心口不副屢憎者折於言而不服於心自多至於招尤而取惡也此仁字是就深底密底言與或所見仁字不同故註以全體不息解不知句只輕帶起下且渾淪還他仁字為妙其字即指仲弓此焉用佞是深許仲弓處亦是深折或人處外註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着一者字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私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中用一而字貫下全體是橫說不息是豎說

漆雕章全旨○此見開之篤志於學意斯字兼仕學在內使開不是試開說開又深

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兼人質人下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屢憎不重只要抹到佞人心事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於使開兩不相悖
漆雕節○子使漆雕開出仕爲政必知其才足以用世矣開對曰人之爲學須是道理實得於心知得十分透徹深信不疑然後可出而仕今我於這道理尚未能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是自心還有信不過處豈可便出而治人乎觀開所言足徵他所見者大一念求道之心必欲至於精微之極而不以小成自安故夫子喜悅蓋悅其篤志而將來成就不可量也

使仕只因其材可仕而使並無深意斯字所包甚濶明體達用修已治人皆在內不單指仕言信不止是知乎時知得理義如此臨做時不免或有過差這便是不能信亦緣知得未眞若知得十分透徹時便決定要徹底做任是生死也不能或方是信斯字可知其心自問實有所指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開之未能信夫子非不知之但使效一官修一職而無愧其職焉宜亦有餘矣而不知其立志之高求道之切有出於夫子意望之外者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故說之集註釋說字有二其篤和貫作已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不安於小成故篤志必須於篤志中看出已見大意不安小成來方見圈內一說是兼稽謂兩說也已見大意便有大學明新止至善規模已見大意者謂其不以小成自安也見道分明若謂其知得自家尚未到那信的地位而不自欺也然同見大意則細微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亦未必其反身而誠也開見其濶曾點見其高

道不章全旨○此見聖人不忍忘天下之心味首末二句總是始終爲道惓惓至意
道不節○子曰舉世皆不我用道已不行矣吾何事周流不如乘桴浮海永與世辭耳可從我往而不以流離困苦二其心者其惟由也歟蓋自傷不遇而假設之詞也子路勇於義一聞此言遂信爲實然而喜其與已子曉之曰由也不以浮海爲懼而敢於必行好勇可謂過我矣但海豈可居之處吾豈入海之人徒知勇往直行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道不行三字語極傷歎乘桴浮海乃付理亂於不聞之意勇於義蓋從師涉遠亦義之所在惟由能不以流離困苦二其心也子路是喜其與已不是喜浮海好勇

賢亦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人信我不如我自信吾字最有味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

亦商量之詞不必竟作擯世說

句引起下句不重重無所取材上末二句只就浮海上說不指乎自言無所取裁謂裁之於義自不當往註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適於義者蓋勇於義是畧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適於義是不能精義而有誤行之患或問謂有說聖人豈終浮海者亦未然也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為虛語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是以雖有此歎而卒不行也子路則不能度此而遽喜焉所以有無所取裁之譏也

孟武章全旨○此見仁道精微難會意只以論仁為主重不知也及三不知句三可口使只帶言

孟武節○孟武伯問曰如子路者果全其心德而爲仁矣乎夫子以仁道至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能故答之曰仁具於各人之心難以必其有無由之仁與未仁我所不能知也

註日月至焉便是在不至便是亡將以爲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爲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故不知自是正答非隱之而不以告也但宜渾說恐傲下問地

由也節○武伯以夫子知之而不言又問子路之仁夫子豈有不知的子曰由也好勇就是千乘大國使管理兵賦必能訓練倡率不但軍旅强盛而有勇抑且親上死長而知方其才之可見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治賦兼有勇知方二意開勇足以撫三軍而未必能克一念之欲故不知歸重末句上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古者寓兵於農每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兵皆賦自民間也

求也節○武伯又問若求也何如抑全其心德而爲仁矣乎子曰求也多藝就是千室大邑百乘大家使作邑長必能修政於邑而使民無不安使作家臣必能修職於家而庶務無不舉其才之可見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邑宰主治民家宰主治事爲宰兼足民熙績二意才藝足以理煩劇而未必能理衆欲之紛故亦不知

赤也節○武伯又問若赤也何如抑全其心德而爲仁矣乎子曰赤也知禮使他束帶立于朝應對四方賓客必能内昭國威而不至貽羞于寡君外通隣好而不至啟

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孟武

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只重仁之難知帶言才正見仁之不可輕許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與於與國其才之可見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蓋仁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雜始終惟一而無一息之間夫子皆許其才而未信其仁誠以發於外者易見而蘊於心者難知也

諸侯來朝為賓卿大夫來聘為客亦非言語之科當跟禮樂素嫻說與言兼不允不界二意文章足以輝一時而未必能完一心之粹故亦不知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所以皆不許其仁三子雖不能純於仁然業當不在仁上做工夫故三可使字就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內大段已是好了非如後世譎詐之兵綜覈之吏佞口之辨也蓋才德之餘也夫子稱其才亦是德內面事但未必無私當理耳

女與章全旨○此夫子借回以勵賜也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曉得可以擔荷故每以回進之然如回亦不是輕簡絕頂處須更有進步在

女與節○子因子貢好方人而或闇於自知因問曰女試自視所學果與回也孰[illegible]恭將觀其自知之明以進之也

○回賜優劣夫子豈不了然此正要使他自審

賜也節○子貢對曰賜也非但不能愈回何敢望回即以所知言之回也資質既高工夫又到聞得一件就從頭徹尾無不默識心通蓋聞一知十也賜也資質既庸工夫又淺聞得一件只此類思索因此識彼不過聞一知二而已即此觀之賜也何敢望回乎

望字對上愈字子貢多在知上用工夫故就知上比勘一與十只借來代始終字一與二只借來代彼此字知十知二俱兼天資學力說朱子謂明睿所照如個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了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

弗如節○子貢蓋自以為弗如也夫子因進之曰女謂何敢望回是女弗如回了自我言之誠弗如也但此言也非自知者不能言非自屈者不肯言今女自謂弗如是有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進道之機就在於此我正許女這點弗如之念也○

弗如也三字只就子貢現在造詣而直斷之此句須玩得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地與女弗如就這點弗如的念頭言兼自知與自屈二義重自屈上朱子謂人有[illegible]

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三子只是才質做得來未必盡當理故云不知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為自負者呼醒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為自知自屈者勉勵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

及處多不能自知亦有雖知不肯屈服的自知而屈可謂高明輔氏謂自知之明則不安於未至不難自屈則不畫於已至然須知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憶開爾賜言詩之類自知自屈只此是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輔氏是言外推一步說

宰予章全旨○此聖人警惰行者上節重何誅其辭切而使之儆下節重改是其辭○婉而使之愧兩節與字俱作乎字解

宰予節○宰予有一日當晝而寢便是怠惰不好學夫子責之曰凡木之堅者然後可雕若朽腐之木雖欲雕之無所施其巧矣凡墻之固者然後可杇若糞土之墻雖欲杇之無所用其飾矣今予之昏惰如此雖欲教之而無受教之地我於予又何用責備乎

朽木與糞土比昏惰雕與杇比施教不可見是朽木糞土之自爲非雕與杇者之咎也本是責之而云何誅故曰深責註志是心志氣是血氣志爲主氣爲輔志先惰氣隨而昏然氣昏則志愈惰人之精神振作則日新頹惰則朽敝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汚濁則昏塞

始吾節○宰予平日自言能學今當晝而寢則行不及言甚矣故夫子又警之曰聽言甚易知人甚難我始初與人相處只道能言者便能行故聽言即信其行如今看來凡人能言者多躬行者少若聞言便信未免爲人所欺故聽言必觀其行然我所以改此失者蓋爲予而如是豈得已乎

子曰二字息而復起之辭始吾前此今吾自今以後也一忠厚與偷薄今昔不同兩人字暗指宰予聽言信行聽言觀行須活看夫子始未嘗憂人欺今未嘗見疑人特抑揚其辭以致警耳

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喩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絶之之中有屬望意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敎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夫子豈真怕人欺只怕他爲人志昏氣惰連自己也欺起來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

吾未章全旨○此歎剛德之難以首句爲主下就棖而辨慾之非剛則剛之爲剛卽
○此可想
吾未節　一子曰凡人須有剛德乃可任道今求其可命爲剛者吾未之見也孟子之
所謂剛是人得天地之正氣而又有理義以養成之凡富貴貧賤禍福死生都動他
不得其學問涵養非人所易及故夫子歎其難見耳或人不知其義乃對曰夫子門
人如申棖者蓋剛者也夫子何未見耶子曰剛則無慾今棖也慾則凡可欲之事皆
足動其心而志氣必爲之屈撓矣焉得剛乎
剛兼質與學說是卓然自立不爲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
之所謂勝物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孟子浩然之氣只是也未見言緣世人多欲求剛
與慾正是敵頭纔慾便是剛欲字從心是心中粘帶不淨如耳欲聲目欲色之類
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朱子所謂人纔要貪這件物事便被
這物事壓得頭低了故爲物揜而常屈於萬物之下慾字說得極大極細程子謂
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慾便皆於剛德有害但此欲字須就申棖分上說泛言
則非棖之悻悻自好是欲以意氣加人外面有崛强之貌卽此於似乎剛卽此不
過是慾此蓋中實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慾了豈得爲剛無慾莫看得
祖到得無慾已純是天理用事故自然無可屈撓非徒恬淡寡營而已只看他做
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的便是剛外註勝物者謂凡天下可
欲者皆不足以動之非恃氣以求勝人之謂爲物揜者言隨他意之所貪循自下
氣以求之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爲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

我不章全旨○此見無我之不易及抑之正所以進之也註仁恕二字煞是定解熟
○的是仁生的是恕自然的是仁勉强的是恕
我不節○子貢自言其志於夫子曰人皆同此心我心不欲人心亦不欲的若以已
所不欲者加人是知有已不知有人也賜則視人猶已凡我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
亦欲無以此加於人子貢此言志量固高但是仁者之事子貢尚未能到此夫子恐

孜孜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强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未見剛（就心體說）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就氣質說）（就心休隱微處說）焉於虔反○剛堅强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

其自許太過而不求進也故呼其名而抑之曰最難克者己私未易全者仁德如汝所言是人己兩忘畧無形影之間非心德純全己私克盡者不能恐非爾今日之所及也

首二句一氣讀下方見得自然意無加之爲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爲仁而故矜之也子貢語近自然可見不曾實下工夫來夫子恐其太自擔當不更求進且要他退一步留從强恕上著力漸漸幾到自然地位非所及只就當下言是斷辭不是疑辭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註中仁者之事二句正發明所以非爾所及之意

夫子章全旨○此見聖教之不躐等聞不聞就學者言可不可就聖人施教上說此以上截形起下截須得上下相形之意玩註固字至於字則字語意歸重下二句

夫子節○子貢旣聞性道之後歎曰凡人學力有淺深故聞道有難易夫子平日凡動爲威儀而燦然照著發爲言詞而秩然條理者所謂文章也夫子固常以教人學者皆可得而聞也若夫仁義禮智之性與元亨利貞之天道夫子雖欲言之但道理微妙非資敏而學深者決不輕告蓋不可得而聞也夫子教人有序如此

文者燦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夫子平日以身教凡威儀文辭皆是上聞字兼見字說可得聞指凡學者故註下一個其字性道必言而人始得聞故添一言字此理在天未付於物曰天道此理其於人心未應於事曰性性即天道之在人者故註云一理罕言中有非其人不言非其候不言兩義蓋恐其臆度料想馳心元妙反躐等而無益故罕言之不可得聞固是罕言然卽有時言及而學者工夫未到雖聞而不能深明其意亦如不聞一般下聞字固是耳聞亦兼心領神會意不可猶云不可多非是盡不得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文章卽性道之發見固不是兩件文章工夫做透固卽通得性與天道然子貢重在教不躐等卻說一箇可得聞一箇不可得聞要離開說見其懸絕非合併說見其一貫也註一等字不止是兩種商品楷由文章到性道有多少工夫層級在子貢只提上下兩関耳以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道界上少不曾聞得文章性道定落魔外不到闡性與天道邊文章也不是極至

此其所以爲恕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心休欲乎情自到施受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時却在渾然一仁字甚欲賜行恕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可得不可得只在學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自其來夫子本無容心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子路章全旨○此總是狀子路急行之心催誘無不行未足見其勇行唯於寸衷迫切方聞卽行未行恐聞頃刻不稍停處景寫之三句作一氣讀

子路節○門人謂人固皆於聞善多聞而不行行而不力者有之惟子路勇於爲善每有所聞而未及行之時則此心惕然惟恐復有所聞而前所聞者或壅滯而不得行也蓋其汲皇之心欲急行其所已聞而預待其所未聞如此

未行要看得活只是纔聞而未到行時節註以及字替能字最妙恐是恐惕之恐只急行處便是恐蓋預設一來境以催之只重急前不重慮後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絶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有趕不完衷不迭時候乃子路視之則皆以爲未能行矣惟恐有聞正見他一聞卽行火忙火急之象

孔文章全旨○此見聖人節取人善之意子貢因人疑謚不當問謚夫子就人原謚亦非論八是以緊頂何以相應

孔文節○孔圉得謚爲文子貢疑其人不足以當之乃問曰孔文子不知何以得謚爲文也子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文子天資雖敏而凡講習討論無有厭心其勤學如此位高者多恥下問文子雖居大夫之位而下傚小民亦問之不以爲恥其好問如此據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今文子已若是是以得謚爲文也

學問須與文字肖只淺淺地說非說君子學問之道也好學如涉獵經傳稽考名物便是下問兼下俛士庶言敏字不字但要挑剔見此二者亦人所難故節取之以當勤學好問之例是以二字固是不沒其善亦正是取節之意其此外不足取亦節於此見得凡謚法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一事以爲謚只有一善只取其一善謚之而掩其惡如孔文子是也幽厲之謚則無一善可稱者耳

子產章全旨○此夫子美子產以風有位須切胡鄭上說只作稱美勿寓不足之意

子產節○夫子嘗謂子產有合於君子之道四焉何以見之子產之行已也有善不矜有勞不伐遇然恭遜以自居是行已有合於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內修國政外睦諸侯始終敬謹而無怠是事上有合於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利必爲之興害必爲之去凡疲敝之民而生全之是養民有合於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

聞者益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行兼遷善改過

前所聞者旣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學問俱宜淺說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

也辨上下之等均彼此之利畢淫縱之民而約束之是使民有合於君子之道也子産備此四者故能得主庇民而鄭國賴之豈非春秋之賢大夫哉
下個四字於君子之道固不能以盡合亦見道之爲所有者不一而足行已就持身接物言恭不專指容有不以爵位驕人不以賢智先人意事上敬凡効忠宣猷皆是不專指儀節俱兼內外言養是撫綏意惠訓愛利愛根於心利見於政外而睦鄰息兵內而輕徭薄賦皆是使非役使乃駕馭約束之意義是裁制區畫主剛斷言惠義雖分屬然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註都鄙帥都縣鄙也有章城郭車旗各有限制也時鄭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侈僭故子産限之上下有服謂貴賤之冠各有等級而不紊封土爲疆還水爲洫時井田制壞冉陌漸開故以此正經界而止侵并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爲井伍是伍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其間或有喪葬則相及慶賞則相共恭敬惠義亦各是一節之善非能如君子體用全備之恭敬惠義也鄭之時臣驕君替俗偷民淫子産各處之以道故夫子稱之
平仲章全旨● 此美平仲以維交道之衰上句虛下句正見其善處矣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知之最深故論之如此
平仲節● 子曰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晏平仲則善與人交而得其道焉何也人之交友其初皆知相敬至久則怠忽怠忽必生嫌隙而交不能全矣平仲之與人交也始固相敬至於久而亦然不以習狎而生怠忽之心故交誼始終無替此所爲善與人交也
敬有不狎不驕二意是久而敬不衰非非久而加敬也敬字固兼內外然只指交友一節之敬言非全體上一無適之敬也
文仲章全旨● 此爲文仲發其微不知是文仲本分不獨居蔡一事爲然也
文仲節● 子曰人皆以臧文仲爲知然明智之人必然見理不惑試舉一事言之魯有大龜雖決疑示兆非能司禍福之柄也文仲乃爲屋以居之又將柱頭斗拱皆刻山形梁上短柱都畫水草言若大龜居處其中而吉凶禍福可以卜而趨避也其心之不明甚矣何如謂之智乎
龜出蔡地因以蔡名性依於山情戀於藻故刻山畫藻以居之聖人作爲卜筮是

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四者俱是循其心之本然而形爲事之當然者 子産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炎涼變易不改本心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節此是蔽 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

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文仲之崇蔡如此則禍福悉決之鬼神而心無所主何可言知本文無不務民義一層但諂瀆鬼神者便不務民義故註補出夫子謂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爲三不仁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爲三不知左傳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文仲以爲神使人祭之

令尹章全旨● 此見忠者未必仁而仁者未有不忠淸者未必仁而仁者未有不淸忠淸以一節之善言仁以心德之全言兩節俱在忠矣淸矣一截上就事論事上就事原心夫子不許其仁只就子張所問一節上推勘未消論到他終身處

令尹節● 子張問曰楚令尹子文三次爲令尹人都以爲榮而彼無喜色三仕則必三已之矣人皆以爲辱而彼無慍色其喜怒不形如此方其已也必將舊日所行政事一一告新令尹略無猜嫌妬忌其物我無間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子曰斯人也不貪朝廷之名爵只要濟國家之政事據他行事可謂忠矣子張曰制行如此人所難能意者仁矣乎子曰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行事又當於理今未知其所以然者皆純乎理而無私否也焉得遽許以仁乎

無喜色三層一節難似一節註喜怒不形句解上二層是但知位爲君位而無所貪慍物我無間句解下一層是但知政爲君政而無所妬忌知有國不知有身句正總上一層未知焉得仁照註作兩截讀註中穀字音遘



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私心未必事當理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

崔子節○子張又問齊大夫崔子弒齊君有陳文子者不肯與之同列雖有馬十乘之富棄而去之及到他國見其臣亦僭亂不忠則曰此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違而去之又到一國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此猶我國大夫崔子也又違而去之其文子去就如此夫子以為何如子曰斯人也不戀十乘之富不居危亂之邦據他行事可謂清矣子張曰制行如此人所難能意者其仁矣乎子曰仁者必其行事合理而內又無私心今未知其所以然者果真見義理之當然而非殉於利害之私否也焉得遂信為仁乎

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甸六十四井也二違之亦一節難一節未知仕已之當否所告之何事固未必當理即忘身為國然不知僭王僭身之罪亦豈無私之盡者故首節註兼未必當理與無私兩層說未必脫然無累而不免怨悔固未必無私即潔身去亂而究不知討賊之義又豈盡為當理乎故次節雖只提心字而未必當理亦在其中觀總註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何可見語類下文無私未必當理文子當理未必無私特大段言之耳二子之忠清原與此下夷齊之忠清不同二子只就事上說此于夷齊是就心上說他的忠清原自仁之全體中流出故忠清即仁也此忠清一節而已

季文節旨○此即文子以立思為準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不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以義制事而不泥於利害之私也學問之道不厭多思此只就應事說

季文節○魯之先大夫曰季文子何事必展轉計慮三思而後施行子聞之曰人之處事固不可不思而亦不可過思故事之至也仔細思量一番猶恐見不的確又再思一番如此則事理之可否從違裁度已審只思斯亦可矣何必三思

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事當理未必無私心）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

爲哉

三思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無已非必謂三次思量過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甚私意起而反惑正務所可守意凡事須看仔細思到思而得之適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矣若於其中又要思量那箇是利那箇是害則避害趨利之心使起如何不足私意窮理則是非判果斷則從違決附左傳文公六年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侯疾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公二妃敬嬴生宣公屬諸襄仲襄仲見於齊侯而立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元年夏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惡文公太子視惡母弟

寗武章全旨此表武子之忠以立意則只以知形起愚來須抑揚出其忠誠知愚字須看活

寗武節○子曰寗武子之仕衛當文公時邦正有道可以安常處順行所無事而智於成公失國邦無道時則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思夫智人者必以為愚矣不如智矣自我言之國家無事可見稍有才識者亦能之其智猶可及也若其愚則冒險濟變固智巧者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卒能使君與身兩全焉人所不敢為不能為者而武子獨為之其愚則不可及也

有道只內變不生外患不作便見當時無事而見只是安分做去若無事者此知字淺淺看無道還言文外描先須內爭時變字與智巧字對邦無道時智巧之士皆不令身退聽武子獨甘昧向前却似愚雖甘昧向前不露圭角只殢所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虞齋謂朱子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不可及因註謂其不避艱險圖外程註復加沉晦一層意皆蓋十不避艱險中能沉晦也當時若不能沉晦以自處則必為人所害而武子之身且不保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內註原包得程子沉晦一層意附考初

此哭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季文子

一二曰是非及利害再則止詳審是非

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季文子節

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寗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

晉文公出亡衛文公不禮焉既得國伐衛成公請盟晉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於晉公出居襄牛寗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入守或訴於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殺之晉人復成公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國人不貳公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公孫歂犬華仲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尸股而哭之殺歂犬元咺出奔晉訟公衛侯與元咺訟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京師寘諸深室武子職納橐饘焉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得不死魯僖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乃釋成公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力也

歸與章全旨○此見聖人傳道之深心思歸一歎關係甚大不重道不行只重思小子上狂簡成章是狂底好處不知所以裁是簡底壞處成章兼質學言

歸與節○夫子在陳知道終不能行乃歎曰吾初心本欲行道今周流在此而不遇我其歸與我其歸與蓋我之道雖不行於當時猶當傳於後世今吾黨小子狂簡者也識見高明志趣遠大而脫畧於小節看他規模體段已各斐然成就有文理之可觀但其志願太高學力未至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且非不就其質而矯其偏者何由斯道之重而寄我行道之心此吾之所以欲歸也

遠說歸與有振奮回頭光景便含傳道意莫作哀飄語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搉無可憂者故言吾黨指在魯者言狂簡連有狂字與簡字輕惟狂故能簡此所以成其狂益被他見得大了任勢利都拘紲他不住便不肯屑於小節之末成章句緊承說見已有頭有尾做成一個局面已完全一項事非半上半落者緣他胸次高明磊磊落落自成一段正大軒朗氣象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皆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然廣大雖可觀而精微終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終未協此聖人所以欲裁之也所以二字深微有各因其偏而矯之之意要其道不外中正而已不知裁就小子說欲裁是在外言詰志意高遠就知一邊說即是志大過中失正就行一邊說即是畧於小節裁即裁其簡使行不掩者且能掩其言則得其中正而爲聖人之歸矣

知愚俱從時人所見來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須補歸 裁意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伯夷章全旨○此表清者之量舊惡不念凡聖皆然因夷齊素以嫉惡聞故特明之
○不念舊惡正所以為聖之清非聖人本性耿介而於處人情處獨寬和也
伯夷節○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至清者也大凡清介之人疾惡之甚多有怨之者惟
伯夷叔齊持身雖介處心甚平人有不善固嘗惡之矣但惡其惡而非惡其人若其
人能改而從善則止見其善而不復追念其舊日之惡其度量之廣如此故見惡者
亦樂其後來之能改而諒其前日之無他怨之念自然少矣

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所在聖人是惡其惡非惡其人人惡既舊便
化而忘了末句就不念上想出譬如鑑空明而醜者忘怨可謂希怨之義者亦勿
泥只作人不怨他二句但是想像推度原無寔實

孰謂章全旨○此是聖人維直道之意正觀人於微處所謂眾好必察也以不直為
○直尋起而效之則為害不小故辨之
孰謂節○微生高素以直稱夫子舉一事以斷之曰人皆以微生高為直自我看來
誰說他是直者所謂直者必無一毫矯飾今微生高人曾與之乞醯其家本是沒有
卻不肯直說乃轉求鄰家與之是曲意徇物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即此一事則其
心之私曲行之虛偽可知焉得謂直也

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雖乞醯之一事正即
小觀大處高此求前不可與張者知後不可與擇者卻有許多遷就回護在不告
以無而代乞而與此便是曲意徇物不介或自乞便是欲掠鄰人之美而又自與
之便是市恩於我曲意徇物是不直掠美市恩是原所以不直之心

求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可見其惡惡以）舊惡怨是用希（人非以辨人）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總是違道干譽）（醯呼西反）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

一巧言章全旨○此戒人立心之不直上是工於媚人者下是陽爲厚人者皆不以本
心之直道待人者也下個恥字正聖人激發人心處

一巧言節○子曰人貴善於誠在人之相接詞色體貌本自有正理若巧好其言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以悅人之視足過其恭以悅人之意是諂媚之人也左丘明嘗恥之而不爲我亦恥之而不爲焉人之相交恩怨親疎自有個眞心若心裏未怨恨其人却深藏不露外而作與交好是好險之人也左丘明嘗恥之而不爲我亦恥之而不爲焉

恭以貌言禮只合如此我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三項俱平看是其心必有所干也匿怨而友其包藏禍心更自可見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險巧諂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穿窬盆下四恥字何等痛切恥是恥其事而不爲非恥其人之謂按左丘姓明名作傳者乃左氏別是一人

顏淵章全旨○此見聖賢之志俱公而不私而分量大小則異三節皆是將已與物對說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這上面說去其意思則各自不同聖門皆望仁爲指歸一時隨口說出無非是仁故程註以一仁字分品第子路在大端上說顏子已細密然猶未能無迹夫子則無不吝之迹而人無不[redacted]無不驕之迹而已無不忘因物以付而不待較量於物我之間正是安仁地位

顏淵節○顏淵季路嘗侍於夫子之側子曰二子必各有個志向何不各言爾之所志於我乎

此志字是各就他現成地位隱微中念慮專切者而言

子路節○子路曰人不可以自私且如車馬輕裘雖我之所有然天下之物當爲天下用之不得專之以自私也我若有車馬輕裘則願與朋友其之雖敝壞亦無所憾焉

此子路有公物之意願字根志字來正就現成所能者言然曰願則猶有未盡脫然處與共無憾只偶舉來說非粘定這上做工夫其工夫總在舍已忘私處着力子路此志是從義理來非如豪俠之尚意氣也彼蓋見得朋友與我相關外物已不足惜這氣象煞大子路亦是無私而與物共者子路底收斂可以到顏子顏子

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于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此是諂媚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此是假詐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是忘人已形骸的意不專在物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不自見爲善勞也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底純熟可以到夫子

願無伐○顏淵曰人不可以自足耳如人能修德雖有善可稱亦不過吾性分所固有而已況善量無盡何足伐乎我若有善不欲矜誇於人而自以爲善焉人能有功雖有勞可錄不過吾職分所當爲而已況功績無窮何足施乎我若有勞不欲張大於人而自以爲勞焉

此顏子公善之意子路是去個吝字顏子是去個驕字善是學問勞是事功兩無字乃顏子克己之功是用力字非自然字但須說得細只是從纖毫滓滯上消除非大段瑕纇着力推排也此與謙謹而徒抑然自下者不同顏子看得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爲伐施自無從生根此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求仁須從子路之事做起則顏子之事可馴致矣

願聞節○子路問曰吾二人之志如此不知夫子之志如何願有聞焉子曰吾之志無他只惟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先於我者有老者老者當安吾則養之以安而使之各享其逸等於我者有朋友朋友當信吾則與之以信而使之各全其交後於我者有少者少者當懷吾則撫之以恩而使之各適其性隨其心之所欲得而尋以理之所本然此則吾之志也合而觀之子路公其物於人而有難於兼濟顏子忘其善於己而猶出於有心惟夫子之志利兼萬物而不知其功仁覆天下而不見其迹豈二子之所及哉

子路見回之志高於己意夫子之志必尤有高一等處故願聞之擧老友少三者盡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便該盡天下之人了老安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安信懷之理來安信懷俱是理自合如此聖人只使各得其分毫不以己意與乎其間但三之字都有着實事功在故註三以字尚在施行上說而安我信我懷我之說則另存之以其太說得自然也須知聖人隨地可以施行不專指得邦家說量已侔於天地帝王而功不外及於一家一國方是聖人實在境地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由己以及人其中親疏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之施在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

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如其分活當得乎以情所當然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

已矣章全旨○此特爲激語以作人自新之意十六字一氣讀下
已矣節○子曰人不能無過然必自知其過而內自訟責則卽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可必矣我常以此望天下自今觀之吾其已矣而絶望乎吾未見有自家知所行不是而內自訟悔責者也然則欲求其能改過豈可得乎昔之所望於人者今則已矣
自[illegible]以[illegible]未見不敢絶天下於無人也註恐字可玩本文能字直貫到底玩而字折重內自訟上訟者欲勝人自訟則能勝已加一內字是自家心裏與這過兒家相對定不肯放鬆必要克了那過方止此眞實爲己之心也故歎其未見能改只在悔悟深切內故註下一必字悔悟深切只在內自訟內故註下一則字悔是咎既往悟并督將來
十室章全旨○此夫子借己警人見常以學全其質也如不如是指點語非是較量語也
十室節○子曰人之造道固在天資尤須學力若但以資質言豈必天下之廣就是十室之小邑亦必有純樸篤實之忠信如丘者焉但人皆恃其美質不如丘之好學所以不能聞道而有成者鮮也夫不咎其學之不至而徒諉於資之不美豈不過哉
十室必有則亦有不盡然者只是易得意忠信是表裏粹然好的資質有純樸篤實意美質獨舉忠信以其爲人道之資也學正所以充此忠信忠信乃求誠的基本好學以明善復初便到至誠地位不難不如丘有自恃自畫兩意只重人不肯學上勿以丘字比較兩如字只作似字看不作若字看
雍也章全旨○此以論簡爲主蓋臨民以簡夫子原是許雍之簡雍之辨簡是要辨箇簡字分曉夫子然他正許其辨得簡字透總之雍雖本敬以爲簡故曰可使雍唯合敬以論簡故曰言然前後只是一意
雍也節○子曰南面者居上臨下之位非其人莫可使也雍也殆可使居南面之位乎蓋仲弓爲人寬洪簡重寬洪則不失之苛刻褊急而有容物之量簡重則不失之煩碎輕躁而得臨下之體故夫子稱之
可使只言他體度可任便含有簡意註因下文辨簡預以寬洪簡重四字貫之於

氣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

學以保其忠信而神明充擴之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可是相宜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

一簡字外益以寬洪重三字已非伯子之簡所可同矣惟寬則有容故洪惟簡則
守要故重度[redacted]體也不止德量德量說得寬洪包不得簡重
仲弓節〇仲弓知夫子許已者以其簡也覺已之簡與子桑伯子不同故問曰子桑
伯子之爲人何如子曰凡人多有過於瑣碎煩擾者伯子爲人可也其爲簡固異於
俗紛者也
問及伯子實欲因子之許否以證其簡之得失可也二字一小頓可是可其人非
可其簡言其可處在簡也倒說使非語氣太贊不得亦太貶不得恐礙下雍也可
使南面已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簡亦
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出
仲弓節〇可也簡之可與可使南面之可各別仲弓誤以爲同乃疑而質之夫子曰
居上臨下之道固貴乎簡然而簡亦有辨若能自處於敬心有主宰而一身動靜皆
收斂於規矩之內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矣以是而行簡以臨其民舉大綱存大體不
至煩瑣紛更則事有要而不煩民相安而不擾其簡不亦可乎若自處於簡心先無
主張而一身脫畧於規矩之外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概從簡畧不分緩
急重輕一味只是縱弛則事無可據之規民無可守之法其簡豈不太過乎伯子得
無類是
可乎無乃只是問詞不是斷詞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世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
重卻反瑣碎故居敬了又要行簡非居敬則所行自簡之謂故程註豈固外簡從
敬出行簡時原有敬在玩註如是字貫下可見敬兼內外註中有主以在內者言
自治嚴以在外者言居敬行簡不是兩事得其大小先後輕重之序耳然非格物
窮理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非是[illegible]事也臨民本上南面來可卽居南面之可不
亦可乎只形出太簡之不可下段正從上段轉出不是平對居敬居簡固不同卽
兩行簡亦大別蓋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
敬簡不可並提須歸重歸簡上
雍之節〇仲弓以已之可辨伯子之不可雖未喻夫子僅可之意而其論簡之理則
有默契於聖心者故夫子許之曰雍也以居敬之簡爲可以居簡之簡爲不可斯言

君之
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可是僅可子桑伯子魯人
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
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可而有所未盡之夫子許雍雍問伯子子又可
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伯子俱有此節意在心中但雍未喻耳
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
泰〇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
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
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
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
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
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
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喩夫子可
字之意而其所言之
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〇程子曰子桑
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誠可以經世安邦之誠然乎此可見仲弓正得簡之原而夫子許其可使南面者意正在
此
然字只重所言之理有默契焉句不連末喻可字之意一層亦兼承上節兩截說
非單頂大簡一然字中正見雍之所言為古今學問治術分別源流辨析疑似道
理精確純粹得古聖賢業心法故朱子謂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
哀公 全旨曰此表顏子克已之功以見其好學之至也
哀公節曰哀公問弟子中孰為好學孔子對曰弟子有顏回者可稱好學於何見之
回也事之偶觸固不能無怒然心裏養得和平隨物而怒亦隨物而忘必不留滯於
心而遷以及人檢之偶疏雖不能無過然心裏養得虛明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必不隱伏於心而貳之於後蓋其平日克已功深故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者
乃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其人未聞有如此好學者也
好學二字是設固用工夫處所謂克已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非謂只以不
遷不貳為學也不遷不貳乃好學的符證蓋其克已工夫既到自有此效驗耳此
怒與過字要看得細怒指天理人情所必有者言過指幾微毫髮所未粹者言遷
怒是已私之留滯處貳過是已私之隱伏處註中甲不移乙前不復後原非只能
如人纔有怒留於中則接人處便少和平之色即此便是遷不必以怒此者[illegible]而
怒彼為遷也今人雖悔前日之過到臨事又不免故態復萌即此便是貳不獨以
已過者旋復行之為貳也兩不字直是消融斷絕淨盡無餘謂存養之深省察之
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時瑕
類莫逃既覺之際根株悉拔俱說得細不遷不貳雖在當下而懲忿改過工夫原
在平日輔氏謂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則久之自然不遷遇
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為之根則久之自然不貳其實顏子四勿工夫古得
地步濶在他本體上直渾淪都是道理雖於這二者看有克治亦是統體上得力
也黃氏謂顏子之天資只是個明與剛顏子之用功只是個敬與義方能如此須
於這二者上想見顏子學力所至方妙註用乙以兩人言前後以兩時言但甲乙
可就兩人說亦可就一人說如人有一事可怒則怒之事過後別事做得好卻怒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
簡而簡則為疏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
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
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須說得從好學來方是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
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
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
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
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
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
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
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
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心未息便是遷不問形見之過與念慮之過只有過便不貳須知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打併掃斷那時須頭進一番不遷不貳程子就怒初發念初萌言朱子就怒已發念已萌言兼說方盡此亘顏子克已功深亦是他身分如此若在聖人不惟不貳過說不得并不遷怒亦說不得朱子謂天下那裏有無怒的聖人只是聖人分上著不得不遷二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遷界處如曰不改其樂然

子華章全旨　此以聖人精義爲主辭受取與各有天則求之與留之辭亦自謂有合於義但察義未精未免與所不當與而至於傷惠辭所不當辭而反害於廉夫子一與一不與隨在恰好正見從容中道於義爲至精也兩事未必同時記者合而誌之正要人看其變化裁成處

子華節　門人記夫子用財惟視義之可否子華爲夫子出使於齊冉有恐其母缺於養膳爲之請粟於夫子亦友誼也夫子止曰與之釜所以示不當與也冉有又請益夫子亦止曰與之庾所以示不當益也冉有不達夫子之意遂自與之粟五秉則與之過多而傷惠矣

與非狗求之請亦是義猶可少與可少益者

[illegible]所乘者

纔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只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

肥壯之馬所衣者輕煖之裘則其家不貧而其母非不足於粟者吾嘗聞之君子
周人之急而不繼人之富今求之與粟是繼富非周急也亦豈非君子之用財
不當與而與者夫子裁之以義如此
肥馬二句即適齊之行便驗其家之饒裕見不必爲赤母之粟慮也聞之是聞
人之義周急聽滯是重不繼富上周字繼字者味

原思節○門人又記夫子爲魯司寇時原思爲魯邑之宰夫子與之粟九百是其常
祿所當得者也原思以其多而辭之蓋過於廉而非中矣
之字指夫子辭非必全辭只是辭其多不知九百爲宰與非爲思與也
毋以節曰夫子因止之曰爾毋辭也蓋旨有常祿乃國家之定制安得以私意辭
若以粟爲有餘則爾之鄰里鄉黨有貧乏者推以與之不亦可乎而何以辭爲也是
不當辭而辭者夫子裁之以義如此
毋字是正旨宜重講以與爾鄰里鄉黨旨是餘意代思推其惠正以成思之廉
正見此之常祿寧受之以廣君恩決不可廢朝廷之公典也

之學○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 使字是去聲 是使子華
矣 典之一種情事
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與 爲
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 子曰
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三句又是爲其母三字之襯衛
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此句是義 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
周急不繼富 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 宰字是家
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
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
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 毋字
是義 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
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
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
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仲弓章全旨○此見用賢不以世類拘重在論仲弓不直論其父通節不貫一字粘著仲弓記者知其所發而繫之如此首四字當一斷

仲弓節○仲弓父賤而行惡當時有以父病之者夫子私論之曰以雜文之犂牛而所生之子其色純赤而騂既合當世所尚且角又周正復中犧牲之選正可用以祭山川之神矣人雖以其出於犂牛而欲不用之山川之神其肯舍置而勿之享乎物之不廢於所生如此可見人之不容以世類拘也

山川之用便是人用善俟言上不舍之意

回也章全旨○此爲其餘所發正贊顏回正以勵諸子也

回也節○夫子曰吾爲心德惟心無私者能全之回也以明健之資致克復之力視聽言動純是天理用事直至三月之久而心之所存所發未嘗有一毫私欲之間而與大暫明而復蔽或日一至焉

[illegible]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寛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可見上不在媚俗眼當自修以待知已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

或月一至焉而已矣豈能如回之三月不違乎諸子勉之可也
心與仁本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而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三月不違是言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卻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雖當下便覺便能接續了畢竟是曾間斷來但此句與下日月至對照只重能久於仁意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日月至非謂一日一月全在於仁說是日一至非是一日至是月一至非是一月至日一至則或一時一刻便去月一至則或一日二日便去其不可知但至字亦是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時節是就到此仁底地位說與顏子之不違總是一般只爭箇能久與不能久耳亦非謂一至之外所存所發盡皆私欲只心地有一毫未精明一毫未融徹是爲不得仁了而已矣三字有無限策勵意在諸子内外字全之說蓋以屋子喻仁以賓主喻心三月不違者心常在仁内在内日多即是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仁外在外日多即是賓心藏於中夫子從何處窺之亦只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俱勿泥

季康章全旨○此以三子之才告康子而見其當用也三也與易難詞三何有是易詞一看得政大於才一看得才餘於政兩相應說見果達藝非會是資質亦從學問來

季康節○季康子問曰夫子之門若仲由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與子曰凡人優柔不斷者不足以從政由也資性剛決而遇事能斷果人也以果從政必能決大疑定大計有振作而無廢弛矣於從政何難之有季康子又問曰賜也可使爲大夫而從政與子曰凡人執滯不通者不可以從政賜也心胸穎悟而事理通曉達人也以達從政必能審事幾通物理有變通而無窒礙矣於從政何難之有季康子又問曰求也可使爲大夫而從政與子曰凡人才力不充者不足以從政求也心思工巧而處事有方藝人也以藝從政必能理煩治劇興廢舉墜應用而不窮矣於從政何難之有三子才各適用用人者審之

聖賢不斷於世類尚矣予能昭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

仁体原無絕續心机自分去來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

果非固循又非激昂奮進

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達非膠固又非便利捷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爲政者主治之君從政者輔治之臣故以爲大夫爲從政果達藝以平日本身之才言於從政方說到應用上去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尠視事功實見得他恢恢游刃處耳果則足以決大疑定大計於從措之際達則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藝則政施措置足以應用而不窮

季氏章全旨○此見不仕權臣之意三句連看上一句辭今次之召下二句是預卻來次之召總是決辭特有道之言自爾婉旋耳

季氏節○季氏以費邑屢叛聞閔子騫賢而召之使爲費宰閔子騫曰我心固不欲仕爾於大夫之前可善其言以爲我辭謝焉如大夫不之聽而復來召我則吾必去而在於汶水之上矣爾大夫豈能越境而相召乎

通節以不欲臣季氏一句是主季氏懷無著之心閔子豈甘爲之臣僕況費屬季私邑夫子嘗欲墮之閔子自有所不屑者卻召之意固不俟躊躇而決也善辭是偏彼之怒只遂我之意止彼之召便是此一句便已謝絕季氏了如有復我二句又是再進一步并他後路都截斷非便把復我二句當了善辭也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仕於大夫爲僕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看秋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若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

綠　藝非廢弛又非瑣屑細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

季氏不臣所恃者費耳此季所以使閔子而閔子之所以辭也

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

伯牛章令旨曰此見聖人達天人之際而致師弟無已之情

伯牛節口伯牛有疾想非常疾也子往問視之伯牛家乃遷之南牖下若以尊君之禮尊師也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執其手曰疾勢如此亡之必矣其命也夫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不應有而有之其莫之致而至者耶

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亡之以下乃痛惜之言非永訣也亡之是就疾勢而言命矣夫是歎其氣稟一定之數不能挽回斯人也而有斯疾又是重言以深歎惜之見不得裁培理數之常而其非不能謹疾以致之自見於言外

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豫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口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盡其道而死者止命也

夫音扶口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賢哉章全旨○此見顏子之心有眞樂而不改其樂一句兩賢哉反覆歎美正想見他私欲旣去心身與理爲一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自有一般眞實受用處夫子微窺其心而形容之在顏子固不自知也欲知顏子所樂何事當問顏子所好何學

賢哉節○子曰凡人學道者少賢哉唯回也何以見之蓋人莫難於處貧而回則貧之至矣所食者一簞之飯所飮者一瓢之飮所居者又在陋巷中其困窮一至於此使他人處之有不勝其愁苦無聊者而回也泰然自得不以身之困窮而改其胸中之眞樂也是其所見者大所得者深非賢而能如是乎賢哉回也

賢以所造之高所養之純言兩賢字上虛下實人生境遇最苦惟貧難處故首三句極形其貧境以見不改其樂之難其樂其字要認是他胸中原有箇眞樂非樂貧也樂原不干貧事使顏子而富貴樂亦猶是然亦非便是樂道樂道是以道爲樂猶與道爲二物回蓋因道在我而樂不改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我自家何程朱發明樂字之義雖多只求于克己之私則樂矣一句盡之蓋人之所以不樂者以其胸中每爲私意所紛擾耳若顏子之樂由於天理流行天理流行由於無少私欲無少私欲由於從事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也克己之私則樂六字貫徹甚矣顏子着不改字較孔子樂亦在其中雖非有兩箇樂亦當有不同處甚人都忘了身只有個道理若顏子猶有照管在

非不章全旨○此見夫子進求之意力不足者三句非謂天下必有此等人只虛擬個力不足樣子以明求之力非不足耳須活看

非不節○冉求曰子之道高矣美矣我非不悅慕而求以至之但資質昏弱心雖欲進而力有所不足耳子曰所謂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是心誠嚮道盡力以求之至於中道氣力竭而不得不止此方是力不足今汝本安於怠惰不肯直前譬如畫地以自限一般乃能盡而不欲非欲盡而不能也豈可自諉於力不足哉

中道而廢[illegible]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飮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只是得我性体耳 食音嗣 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求歸咎于力子則欲勵其志 說音悅

不得已而廢也畫字言不曾上路便沒氣力卽前有無限程途若設一畛而不前
者廢是止於夫之所限畫是止於心之所限其實只是不曾說耳若真有說道之
心豈患無進道之力冉求開口便是畫了乃欲將說字職身夫子已窺其隱而直
破之

女爲章全旨曰此嚴學術眞僞之辨以正其趨也一勉一戒當直說下勿平對爲
君子便不爲小人正幾微之辨

女爲節曰夫子嘗教子夏曰吾人皆學爲儒也不知儒有君子小人之辨所謂君子
儒者其學猶夫人也但其心則專務爲己而畧無干譽爲名之心所謂小人儒者其
學亦猶夫人也但其心專務爲人而無近裏著己之學女之爲儒必爲君子儒而專
務爲己無爲小人儒而專務爲人能審乎此則趨向正而心術端自日進於高明而
不流於汚下可不謹哉

儒者之學不外致知力行此君子小人緊粘儒字明是辨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
君子儒小人儒同一形狀同一術業但迹雖同而心則異從用心上分別出兩途
求一是學爲仁學爲義但知爲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一是學爲仁學爲義而
祗思以致聲稱干利祿註兩爲學正就心上說爲與無爲全是就心上戒勉他爲
已是正解謝註遠大意已隔一層然亦非與內註背盡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一心內向絕無計較之私便是遠大便是爲已若沾沾就功利較量便是近小便
是爲人子夏是個謹嚴細密人夫子恐其見小欲速或流入小人儒而不知故急
爲提醒

子游章全旨曰此見爲宰貴得人也問得人而以滅明對自以子游能得人爲主否
則雖有端士孰爲表之吏從生習並提固非或專重滅明行誼之高亦恐卻得人
求路

子游節曰子游爲武城邑宰子曰女爲宰於此亦得立心制行之正人與之往來交
接焉耳乎對曰有澹臺滅明其人者卽其行事一二端言之其行也必由乎大道不

音汝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
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曰胡氏曰
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
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
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
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爲與無爲嚴其幾謹其似

曰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學
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曰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
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
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曰子游爲武城宰

宰之急務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

士之貴品

由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曰

由小徑之徑其進見也必以公事若非公事則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其爲人也如此
則動必以正而有以自守可知矣偃所得之人如是而已敢以告之夫子
得人乎是得其人以共交遊之意不是取以輔政焉耳乎三字俱是語助見聖人
之言寬緩不急迫處得者心契神交相合無間之意子游以一有字換得字蓋不
敢自以爲能得人也不由不至淡淡舉來不極言其賢而其賢自彰此是即小以
見大即兩端以見全體非可取只此二事也故註以可知言見推說與他處泛作
推廣餘意者不同註飲謂鄉飲酒禮射謂鄉射禮讀法如令月吉讀約公事不止
此凡涉于公家者皆是故註以一類字括之武城魯下邑非大夫私邑也

孟之章全旨○此美之反之不居功之反他事未知如何只此便可爲法人所以多
矜伐者只是一點好勝私心聖人提起與人看正使人知所以自克也
孟之節○子曰自兵家論功而有功者多自伐矣若孟之反可謂謙退而不伐者與
軍追以殿後爲功當魯與齊戰賢縉紳人都往前奔孟之反獨殿之殿堵截齊軍保
全士卒可謂有功矣及將入國門正衆人屬目之地乃策其所乘之馬而言曰非敢
於拒敵故在後也只爲馬疲之不能前進耳夫反之功正在後也而自言非敢後反
之不進非馬也而托言馬不進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掩其功深自損抑如此亦賢
大夫哉
首何不伐斷住下引奔殿掩功之事證之將入門三字尤重於此不伐則貴不伐
矣此便是克伐不行故夫子美之以見居功者矜之難人當以此爲法也之反只
是心地平撩伏得下不自誇詡見得戰敗而還主憂臣辱我又何故緣此占一段
功此皆忠厚之心所到按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師右師冉求師左師師及齊
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
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
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
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狥人之
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
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
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
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
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
惑

斷定 序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
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
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
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
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不有章全旨○此重慨時事之非，不是教人求免，亦非以爲難免者惜。見必如此而後可免，則習尚之流弊可知。

不有節○子曰：方今世道不古，必言詞便佞如祝鮀，容色美好如宋朝，然後可以取人之悅。若不有祝鮀之佞口與宋朝之美色，則無以投時俗之好，人將厭而棄之，求免於今世之惡，亦難矣。不重可慨哉

必有巧合而後可免，則世教衰微可知。中人以下以利害存心者，無不爲之變易矣。夫子所以歎也。誤對直看，色對德看，而字猶與字。今之世下宜補惡字，難免二字方有着落。曰今之世，便見舉世皆然，言外有慨然思古意

誰能章全旨○此怪人之離道而借所明以道其所蔽也。誰能、何莫緊相呼應，須以氣讀下方得怪嘆意

誰能節○子曰：事必有道，如室必有戶。人若能出不由戶，則行不由道，亦無足怪也。天下之人誰有能出而不由戶者乎？何故乃不由此道也？蓋道各在當人之身，既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難而不能由，乃由戶而卒莫由道，不誠可怪也哉

誰字兼知愚賢不肖說。道字上着個斯字，只就日用常行上指點，有必當由、不難由二意。人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莫字作不字看

質勝章全旨○此論文質之弊而酌其大中至正之道。彬彬與兩勝字對照，君子與野史字相形，然後與兩則字呼應

質勝節○子曰：人之一身有質有文，二者不可相勝。若質勝乎文，則朴略有餘而華采不足，其失也謂之野。若文勝乎質，則外雖可觀而中無實，其失也謂之史。二者皆不得爲君子也。惟是損其有餘，補其不足，既有真誠樸實之衷，又有威儀文詞之美，彬彬然文質相兼而無一毫太過不及之偏，方是成德之君子。野與史均不得而界之矣。學者可不酌其中乎

此文質在持身涉世上說，不在世風奢儉上說。文質相勝，由拘於氣稟、染於學習來。質文各有損益，玩本文勝字可見。質勝文者一言也，往往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一動也，徑情直遂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故謂之野。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反疏，故謂之史。君子則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

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寄慨無朝專爲求免者，儆且爲守正者勸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宗廟之官。鮀，徒河反。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莫由兼過不及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三則字與然後字應，乃酌量示人之詞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

誠慤者存忠信誠慤之表自有威儀文辭者在故曰彬彬是已到天然恰好而文質非判然者矣文質彬彬先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此指現成說註中學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史掌文籍之官如周禮大史小史之屬

人之章全旨〇此見人當以直全其生也本意是說人不可罔特遡出生理之初來上下非板對語

人之節〇子曰人之生也本都是直理無有委曲則人必順是理而後可以生矣若習爲罔妄廢而不直則生之理已失而猶得生存者特幸而免於死耳人其知所儆哉

上生字是生初之生下生字是生存之生生以氣言直以理言民本受中以生是直字源頭四端自然發出是直字徵驗直截而無委曲生理本然如是詳理字是虛活字上句只就生理說人當全是理意在兩句夾縫中間無也註訓不直只是說枸了這個道理如當惻隱不惻隱當羞惡不羞惡便是人若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宜死而生故曰幸免

知之章全旨〇此欲造道者詣其極意知好樂本一貫事但功候有淺深故地位有高卑四者作三項現成人說勉學者意在言外知字尚淺謂知得義理之大端耳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

一知之節〇子曰人之造道有淺深而學者當勉其所未至彼不知道者固不足言矣一若能識其爲當然之理是固勝於不知者矣然止聰曉得未能實用其力也不如好之者篤其義理而要其歸之深玩其旨趣而進爲之力然後可進於道也豈徒知者之可比乎夫好固勝於知者然用力進修未能實有諸已也不如樂之者融會於心而充然自得全體於身而浩然自足然後爲學之成也豈徒好者之可比乎學者遂漸加功以馴至於斯道之極可矣

一四之字指道說人生便有此理然爲氣拘物蔽知者已少縱只曉得道是當然的物事尚未能實致其功好則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真個可愛而可嗜乎樂又一好之已至此理具足於身自生一般油然暢然意境但曰樂之尚是方得乎此道而從而樂之也若顏子之樂又甚深此二以工夫之相因言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

期然而然矣〇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〇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必不失其直乃不失其生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〇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大意總是欲人精進而不可自足

好去聲樂音洛〇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〇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可見教者欲速不得 上以

以工夫之眞徹言則知之深自能好好之深自能樂以工夫之不已言則知必期
於好好必期於樂歸重不已一層是本文語氣却在兩不如上欲人之勿以不如
自畫也
中人章全旨●此重因材施教意勉學者受教在言外不語上便是語下因本文只
云語上當提上字作主
中人節●子曰凡人質有高下學者有淺深教人者要看他力量如何若是中人以上
資質既不凡工夫又精熟然後告以精微道理則言者適當其可而聽者不苦其难
可以語上也若是中人以下資質既庸常工夫又未到若遽告以精微道理不惟强
其所不能亦終茫然而無得不可以語上也可見教者貴有當可之施而學者亦當
勉爲受敎地矣
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只是論地位也不管定是天資是學力上是道德性命之奧
對曰用常行之粗淺者言可不可言領受得領受不得俱就敎者心上酌量不可
語上非終不可語且就他眼前地位說與他使之循序漸進以解到高遠處若强
以語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二段雖平然可以語上爭有幾人自重在不可語上
一追玩圈內外註自見
樊遲章全旨●此分知者之事仁者之心看事也從心出但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
較近外故分屬玩註中二者字俱就現成知仁說言外見學爲知學爲仁其事與
心亦當知是也樊遲略人事而瀆鬼神忽進修而慕功效因告之以此
樊遲節●樊遲問知子曰知者見理之明而已誠用力於人道之所宜凡倫理所當
盡職分所當爲者專力以務之至於鬼神則敬以遠之未嘗諂瀆以邀福處事若此
之明也豈不謂智乎樊遲又問仁子曰仁者存心之純而已唯先其事之所难凡身
心之所切性分之所關者勇往以先之至於後來效驗則俟其自至未嘗看意以期
之存心若此之純也豈不謂仁乎
曰務民義則人道之所宜者必深察其表裏情粗方能專用其力曰敬鬼神則深
明乎天人感通之故而不敢慢又曰遠之則不惑於邀福之心而不敢瀆此皆達
於事理者之所爲也非知而何鬼神是指合祭的原在所當敬者說歸重遠之上

之上主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
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
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
但其施敎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
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
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
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樊遲問 務義
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自然敬遠叫不敬遠叫不得務義先難自然
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後獲不後獲叫不得先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
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
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
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
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

观白文而字原是折出下截及註不惑於不可知句可見难指為仁之事言雖該得濶要不出程子克巳二字凡主敬行恕存心養性進德修業無非克巳事也先後俱在心上看先字着力言心只在這裏用後知不謀不計之意獲本事中所自有者但一計到此便是私意便是不仁只専於所難而無一毫計功謀利之私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体矣直能務義者自然能遠鬼神直能失難者且然能後獲故註皆用而字串說上層固重矣然能敬遠則益專所務能後獲則益專所先則下層亦未可略也兩可謂各變項一層說

知者章全旨● 此夫子就知仁而名發其蘊雖分三層卻以動靜串合樂水樂山是已發之情動靜是体段樂寿是徵驗之效從上二句說到体段惟其体段如此故所發之情如此所獲之效如此玩註四故字自明但謂氣一層想出一層有形容不盡之妙

知者節● 丁曰天下有通曉而知者有渾厚而仁者試取而形容之知者本性空明而胸中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而喜其流行之趣仁者本性渾厚而凝然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而悅其敦良之基夫知者何以樂水吾以想其動者機焉知者心無疑理不為事物所蔽即不為事物所拘一於流通而任夫聰明之四達無論寂感而動底意思而多仁者何以樂山吾以想其靜者象焉仁者全乎天理不為人欲所雜自不為人欲所擾一於寧謐而安夫天理之自然無論寂感而靜底意思常多知者惟其動焉故志氣清明則不為事苦不為境累有隨往而樂之真仁者惟其靜焉故情明純則物不能侵欲不能大有必得其寿之理是可歷歷想見之者

此不只是兼知仁而言是各就其一体看俱兼資為成就說兩樂字是就其肖似處想見其契合處註達於事理安於義理是正說知者仁者周流無滯厚重不遷便是動靜底意思有似於水故樂水有似於山故樂山方言其情動靜以体言是就体段模様上看非体用之体字也須知仁者非不動然雖喜怒哀樂之已發這靜底意思常在知者非不靜然雖喜怒哀樂之未發這動底意思常在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現然死守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滯便是動心中鄒無剎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的事只恁地做將去便是靜樂是就處事應

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細細形容見知仁妙處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苟安非變不可輕率以變亦不可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

物時疏遠係違觸機而中迎刃而解曰有一段快活意思在壽以年言信理不信
數勿以顏子來滿看蓋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註事理義
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
定則合動意義有定則合靜意

齊一章全旨● 此欲變齊魯而使之均至於道以道字為主但齊至道難魯至道易
變齊須用兩番氣力變魯只費一番氣力全在政俗美惡上分別國勢強弱勿論

齊一節● 子曰昔太公封齊周公封魯二國之初固悉遵文武之道也至今日皆非
昔日之舊矣齊俗蕩於桓公之霸勢雖似強於魯而先王之道已蕩然無存若齊君
臣能變而作新之僅可如今日之魯蓋功利既革方可望禮教奢詐既去方可望信
義而文武之盛尚難遽復也魯之勢雖似弱於齊而先王之道猶有存者若魯君臣
能變而作新之則便可至先王之道蓋禮教信義莫非先王之舊但修舉廢墜則紀
綱煥然維新而文武之盛可即見於今日矣雖至道有難易而一變再變治功無不
成矣惜乎其不能也

齊自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折要一番欲變齊則須先整頓已壞底了方可整
頓起來這便是闕了一重一變至魯猶是變功利而為禮節變奢詐而為信又至魯
非必就其衰微頹廢之氣勇到齊政俗好處雖亦要至道但必先革去而後可議
興復所以說箇至魯便在魯雖衰弱不振元舊底規模制不曾改換只稍有損壞
一舉廢興頹抉衰救弊振作起來便完得文武之舊非如齊之更張費力故曰一
變至道道字只一部周禮便是二變字不同齊之變是改革魯之變是振起註以
政俗並言但俗由於政變則政治一新而風俗從之太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
魯尊尊親親初時已不如魯桓公創霸更加折毀平生朱子謂太公盛時已必一
變而後可至周公伯禽之王道但註孔子之時四字只就現在之齊魯言無歸咎
太公開國意

觚不章全旨● 此因當時名存實亡者多故舉一觚以例其餘也二不字二哉字無
限感歎

觚不節● 子曰天下之物有其實乃可稱其名如器之所以名觚者本因其稜角故

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故一
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
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
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
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此春秋亂變法意境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
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
觚哉言不得為觚也●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
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
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
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
而不治則不國矣

重其身而不恤人固非仁公輕其身而徒徇人亦非仁行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
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
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
仁之仁當作人

名爲觚也今觚而去其稜角是失其觚之本制矣尙得爲之觚哉尙得爲之觚哉以觚類觀之天下之名存而實亡者多矣

不觚觚字作稜字看餘三觚字是就器名說觚哉觚哉呼其名而重言以慨之正見器失其制不得爲觚然註以言字明其意不得爲三字宜渾含勿露觚指酒器集註兩存多重前說

宰我章全旨●此見仁者愛人而不失之愚天下事人仁者之心而不能窮仁者之仁可知必無爲仁而陷害者而仁之可爲見矣雖就從井說設論自活自大

宰我節●宰我問曰仁者以愛人爲心則必切於救人雖或告之曰有人溺於井中亦常隨之入井而救之也不救則無惻隱之心救之則有沉溺之患仁如此其難爲乎子曰仁者卽欲救亦何爲其從井然也蓋仁者卽君子也君子聞人有難使之往走而往救可也若使之入井而自陷其身則不可也蓋凡事自有個道理以理之所有欺君子則君子以理信之固可欺也以邪之所必無罔君子則君子以理照之不可罔也君子旣不可罔又何爲而從井救人乎

井有人焉本無人也故曰雖其字也乃疑問之辭正是爲仁之陷害處何爲其然雖承上脊轉以起中四句尙虛說君子卽上仁者可逝二句就救人一事言可欺二句是卓論其理從事上虛然逝陷則欺罔中一端欺罔二句正指出所以可逝不可陷之故勿兩平看上股重不可陷此意不可罔邊乎素明理當時審勢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

君子章全旨●此示人以入道之方博約分知行一究道之全一守道之要毋當暗贴常時說玩之以二字雖對舉而實一貫弗畔兼承亦略重約禮邊

君子節●子曰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然道散於萬殊而文則所以載之道歸於一致而禮則所以檢之也君子必先博學於文旁搜遠覽凡天地民物之理詩書六藝之文一一考籍討論以廣我之聞見而復卽其所博者收檢約束以歸乎身心使視聽言動一循乎天理之節文而不踰其則夫博文旣不病於孤陋約禮又不涉於支離如此用功雖未卽與道爲一然亦與道不相背矣

則君子指求道者言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若凡眼前理會道理處亦是文卽禮之

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以明道 以體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聖賢各成其是但子路之氣象粗率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夫子之詞氣中和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

所寓但頭項多事事有法理會哉須博學詳說從而取之以極其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乃持守有節文者是歸宿處今之只要詳說歸宿出來到行時獲所歸宿條目雖多只一個道理所以爲約約謂反而求之以極其要約字本約束義但約束即有要約意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爲文此理就吾身之行處說便是禮之字指己身不指文博約雖分先後然工夫亦並進非完此而後及彼也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將見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故人能用工於博約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况由此深入雖與道爲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哉一博一約恐人墮於一偏也由博而約恐人之失其序也以博爲約恐人之離而二也

子見章全旨○此見聖人不爲已甚之行子路是守經夫子是達權

子見節○夫子至衛南子求見夫子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悅夫子不明言其意但出誓言以告之曰凡人立身行事依着道理方不愧於天使吾之所爲有一毫得罪於天天必將棄絕我矣天必將棄絕我矣蓋欲子路篤信乎此而深思之也

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爲夫人則雖非正嫡亦不得直斥其爲非小君矣又况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亦何爲拘拘於此而避一見之嫌哉然此等處煞甚難說此註所謂使之姑信此而深思之意非謂子路氣粗見偏不可開導而以誓取信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註不合於禮不由其道雖平說然不合於禮而見則所見不由其道矣非兩層意

中庸章全旨○此範民以中庸也須得慨嘆意

中庸節○子曰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以此理而著於人倫日用之間不可變易則又甚庸中庸之爲德也無太過無不及一定不易其至當恰好而無可加損矣乎乃觀今世之民所行非大過即不及其鮮有此德也亦已久矣是豈民之責哉夫子深有感於世教之衰故嘆之如此

中只是個恰好的道理爲其直萬古而不易因有個庸字之爲德也指人之能有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道德成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取極難之事以眼仁者是好高之過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此中庸而言不是徒說得之於天者也若得於天者人人同具說不得解學出庸便是德并另有個德不可加損分毫之謂至至字只在無過不及處說民過知過賢不肖言鮮有此德就行事不合中庸上見久字根自世教衰來子思所引中庸只虛說個理故下加一能字此爲德二字已着落在人身上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

如有章全旨○此見求仁在近取諸心子貢問仁只就事功上說故難而遠矣子指出仁之本体并求仁之方告之故易而近首節說仁之功用中節將仁者立個樣子末節實教子貢下手處歸重末節見當以恕求仁子貢說民說衆夫子只說人子貢說施說濟夫子只說立達子貢說博夫子只說近字字對針此章以愛之理言仁但愛之理便是心之德以体用原不相離也

如有節○子貢問曰無所不愛之謂仁如有人焉博施恩惠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若此者夫子以爲何如可謂仁矣乎子曰仁者心無窮而勢有限博施濟衆豈止仁而已必也全體仁道而造其極之聖人然後能之乎然聖如堯舜其心猶歉然常若有所不足也夫聖人且難而子以是求仁失之遠矣

博施自我之施澤而言濟衆自人之被澤而言有雖博施而衆不被其澤者故濟衆難於博施是進一步說玩可謂仁乎語氣尚疑有未足盡仁之意何事照註作何止方與必也句相呼應必也聖乎句起下堯舜猶病之意二句當連說仁以理言理是人人公共的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全体之仁也是仁一節之仁也是仁故曰通乎上下聖以地言是所造之地位也非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盡仁之道極仁之功行仁到那極處仁字直聖字橫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顧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所不能耳此節只是說博施濟衆之難不是說聖大於仁也

夫仁節○玄以博施濟衆爲仁只未識仁之体故耳夫所謂仁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間看天下人皆我同体如己要成立便不忍人之顛危必思扶持調護同歸於成立而後已己要通達便不忍人之窮困必思開導引掖同歸於通達而後已雖人之必盡立盡達而本体已具則功用在其中矣仁之爲体固如此

申明何事之意
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不必博濟而未嘗不博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指出個平易路徑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

提起夫仁者三字是說仁者之人不是單論仁欲立二句是直指仁者之心而於此節可以驗仁者之體有兩義註体字作模樣字看非体用之体言只是要安穩意達只是要通達意事事皆然包括甚廣教內有立達養內亦有立達不宜分配故朱子謂立達兼內外說內而身之成立外而居住安穩皆是立內而理無不通外而行無不得皆是達天理周流無間全在兩個而字兩而字是心裏自然流出不待於譬無假於推然其及人處正有許多知明處當在非徒有其心而無其事也但廓然大公無一毫自私自利隨所施濟皆可見仁不必較論立達之多寡難一中自然分殊八字內原有親疏貴賤許多般然本文只重天理周流無間不重愛有差等也以此節之自然對下節勉強看重而字對上節看重人字細玩神理對上節意多此節不可因對博施便判作容易此便是將那仁者全体大用立個樣子與子貢看教他做工夫處尚在下節

能近節〇仁之體如是爲仁者正不必求之於遠矣若能近取欲立欲達之心而譬之他人知人之欲立欲達猶夫我也然後推此心以立之達之此雖勉强之事未即謂之仁然人欲之私由此去天理之公由此全可謂求仁之方也已知求仁之方則博施濟衆亦不外此何事遠求哉

上節言仁者之道如此此則言求仁當如此近字從上己字生出緊與博衆字對針取譬下當補推其所欲以及於人一層本文譬字註推字及字即在上節立達中用工夫耳取而譬譬而推三迴兩轉何等着力與上節自然流通者不同藹爲恕之事但只管從這個上做去到得熟後漸漸就自然便是仁了故恕雖未是仁而即是仁之方方字見分明有此準則可憑上面施濟纔有個根柢可謂與上夫仁者相對說何事於仁夫仁者可謂仁之方三層地位歷歷分明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大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illegible]

述而章全旨○此夫子自明述古之心認述不認作已是謙且竊比更是謙處上二句不平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信又是好之本

述而節○子曰作者謂聖未易能也我惟是傳述先王之舊而已未嘗畧有新創造而有所作也蓋天地間的道理都是古人說過的就中講求自有無窮妙處我自深信不疑而因篤好之不厭但見其可述而無容復作也然豈我之獨見哉商之時有老彭者固亦信古而傳述者也我不過私竊效之焉爾豈敢懷不信之心蹈妄作之罪哉

述指删述六經說古即六經未删述者信而好之信其言之不誣而樂之不倦也蓋天地間極大道理皆備於六經六經中包含萬象不留餘蘊特未有所折衷使歸於中正完全耳故述而不作是實見道理如是不止是謙辭信而好古正申前述而不作意妄作由於不好古不好古由於不信不信由於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稱此老彭自言其信好之志與之相同也

默而章全旨○此聖人望道未見之心識是識其已得求是求其未得誨是欲人之同得不厭不倦夫子嘗以自明已是謙了此則猶不敢居故曰謙而又謙

默而節○子曰人之体道存乎識或平日講習而後記得或因人提撕而後存得皆口耳之功也茲惟默而不言而此理之潛會者得於心而自不忘焉造道存乎求而繼以厭者非善求也茲則深信義理之無窮而自始至終無一毫厭斁之心傳道存乎誨而繼以倦者非善誨也茲則直知物我之無間而開導引掖無一毫倦怠之心此三者皆成德之事我之所當致力者然反而觀之何者能有於我哉我用是自勉矣

默識是無煩講習弗待提撕理得於心自不能忘此是心與理契深造自得之候也求豈平自得莫病於自足莫患乎自私此二平看也理固自得於己者矣其未得者則又學之不厭至公所學之理曰心不則又不倦此亦句遞下看也求蓋可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敢自以為得故以而不厭與得而必人之同得故誨人不倦此以下二句總承首一句看也三說皆可從三者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柴夫有於我非徒謙已勉人蓋夫子歉然不足之意人雖見為已至他只管自見有欠缺處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我與古人精神意見一般何必更贅）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德之章全旨○此日新之學節註四平看一二句以治心窮理對三四句以遷善改
過對

德之節○子曰德必日修而後成也今若德不能省察克治以涵養其本原學必日講而後明也今若學不能講習討論而研窮其精與义必日徙而後善可積也今若聞义不能聞斯行之而遷從以從其新不善必日改而後惡可去也今若不善不能務於決去而懲創以革其舊則是德日卑而聖日虧善日損而過日長將無以日進於高明矣豈非吾所深憂者乎

德是我所得於天之理即性也而不能不壞於物欲修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本体也存養省察正做工夫處講學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數事格物致知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徙義是雖無甚過惡却未甚合宜聞人說如此方始好自家便遷在恰好處去不善便全然不是了須索性重新改變始得四項都是沒了期前事橫言之件件修件件講直言之時時修時時講如此看纔得日新意出下二句亦然此最是切實工夫故云要看字見切身之事必須親自承當是字見他非所憂而憂之憂愁之憂正是修之講之徙之改之處

燕居章全旨○此見聖人容色因時之妙學者隨地摹寫覺燕居時自有燕居氣象如此

燕居節○門人記曰我夫子德盛体充隨在各得如閒居無事時但見其四体則從容舒展而略無拘迫何申申如也其顏色則融和潤澤而自然愉悅何夭夭如也蓋德性極其純粹故因時流露有非擬議所能盡者

燕居不必泥定家居只非事上接下見賓承祭之時便是中有展布意惟身体上說得故曰容夭有和悅意進顏面上說得故曰色兩如字見非言語可名狀只姑借擬議之意申申夭夭對嚴肅敬懼說不對怠惰放肆說程子恐人要舒泰便成放肆故又將怠惰放肆對看

吾衰章全旨○此爲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不夢周公可見衰久不夢可見衰之甚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當身者

吾衰節○孔子發歎曰凡人年有老少則血氣有盛衰甚矣吾血氣之衰也何以見

心得之身實之與世共之俱無間斷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德者又善爲王理修講徙改爲進境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其則鼓其机于不怠

時當燕居却另有中和氣象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之寤寐當壯强之年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常夢見周公恍若與之相遇今則久矣不
復夢見周公矣可見衰之甚也吾其奈之何哉
衰以氣言故註着盛字老字氣衰志亦衰故註補出志字無復是心心字亦指志
言葢夢由於志志出於氣也孔子就無夢上驗氣血之衰朱子又就夢上尋出志
字葢晝之所思夜之所夢所思慮即是志聖人氣衰而志亦衰葢不能以此生將
窮之日而畢生平無窮之願也心是存主處志慮是心之所發而爲思慮者心之
存主老少一般無奈血氣衰則志慮亦短氣不足以輔之故也不是孔子衰是時
世衰聖人精神血氣與天地之時運相流通老天用孔子必不致他衰了太公武
王皆八九十歲可見

志於章全旨○此論爲學之全功欲人循序而交修也當行之謂道行而得之之謂
德道全德備之謂仁道德仁散於禮樂射御書數之謂藝總是一理而有內外本
末之殊四平看但前三句一連說末句另說方見內外本末意總註本末兼該內
外交養是說四者不可缺漏先後之序輕重之倫是說四者各有次第兼此二義
四於字正指點實落下工處逐節要說入心裏來註意自明

志於節○子曰學莫先於立志志或不端則有他岐之惑矣故志必於道葢道者人
倫日用間當然之理專心致志以求之以爲終身之準則學之始基端矣
道以人所共由得名道猶路也註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志非空存箇心便求
有以至之了註知此知有此道也是於千條萬徑中認得此一道爲我所共由但
尚在志字前一層心必之焉四字正是說志字正位之字有行的工夫在必字着
力有只管向此一路去念念不忘之意朱子謂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在裏面註
所適者正承知此來無他岐之惑承心必之焉來此句是生死路頭分界處

據於節○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德而不據則持守之功不繼矣保得者之不失
乎故必拳拳服膺務使此德常存諸已而始終惟一焉
志道猶是兩件物事德則纔領得實而返之吾心實見有這道理了但恐旋得而
旋失據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謂註中日新字要有不是專守一德是
隨其所得守而弗失然後所得日進而心德幾於全故下節仁字接說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怪
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 氣衰則其志亦
俱衰矣故不復夢 復扶又反○孔子盛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時志欲行周公之道
寤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
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
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
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
以有爲矣葢存道者心無老少 求之惑 ○子曰志於
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
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
者正而無他 守之固 據音倨○據者執守之
岐之惑矣 據於德 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
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 純之內 依者
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不違
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
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依於節○體此道而心德純全謂之仁仁而不依則私欲有時而發而全者虧矣故
必須與不離使之存養純熟而無一毫私欲之間焉
德字散殊仁字統會得一件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未得爲仁仁則許多的
德都總攝貫穿在這裏了但未到純熟未無間斷故着去依他依是相依不舍乃
刻刻存養不使稍間這依字乃工夫字但據字工夫猛依字工夫細單言存養
省察亦在其中
游於節○如是而本之在內者全矣然藝爲至理所寓而日用之所必資者必游乎
此以博其趣家數而窮神觀交而悟理則不惟周於日用而亦可以爲養心之藉焉
本末兼該內外交養爲學之全功如此
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爲之乃涉而不留不遺情亦不溺情也註訓玩物適情玩
物本非美詞但以六藝爲物而玩之便非喪志之物下藝是小學初時事然小學
時只習其事此則玩其理於這藝上煞有精微處故曰博義理之趣本非借以收
心而心因以不放故着一亦字應務有餘心無所放而層以應務爲主心無所放
又見游藝與志據依相関以繳同上三節故計兼說藝是日用間事志據依之時
原脫藝不得但游字境趣必到依仁後方總說得故朱子謂習藝之功固在先游
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自志道至依仁是由精及粗自依仁至游藝是由本
兼末總註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
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
自行章全旨○此聖人自明誨人不倦之心以深望人之來學也束脩字不必泥只
與相見之禮見有來學之誠意
自行節○子曰人性皆善皆當有以教之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苟自行束脩
以上禮雖至薄意則可取吾未嘗不諄諄然誨之一倦焉亦在學者自勉之而已
行來也自即是自己之自見有真心求教意以上只是以進意註以禮是說行束
脩來字是說以上玩未嘗無三字真有惓惓無已之意註不知來學二句意輕
不憤章全旨○此因上設教之心而復明施教之道欲學者勉爲受教地也为往之
作三平看程註用串說

理之流周乎外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
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
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
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
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
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
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
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
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說出來不拒之意以誘吾
不後學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
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
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
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
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憤悱能用心于教先反

不憤節〇子曰君子教人固當盡言無隱然必其人有受教之地而後可如人之求道有用心思索而未能即通者謂之憤憤則有可通之機吾因爲之開其意則豁然通矣若不憤則在彼本無求通之心我何從而開之乎不啓也有心知其意而口未能言者謂之悱悱則自可達之勢吾因爲之達其詞則暢然達矣若不悱則在彼本無欲言之心我何從而達之乎不發也至若理之相因而見者猶物之有四隅也君舉一隅以告之而不能以三隅反證則意見凝滯雖更端以再告之亦終扞格而不通矣我何爲而强聒乎則不復也學者可不勉爲受教地哉

憤屬心是鬱滿之意悱屬言是屈抑之貌一則心已喻而未能信一則口欲言而未能達全是思之肫切鬱而未暢之意但都有漸漸開明之機了故足啓足發註開其意達其辭味兩其字意與辭原憤悱者所自具我特爲開之達之而已程註誠至後告不是求教之誠謂求通欲言之意已誠也反三隅只借言觸類之多說三隅反又說復者所復者又是一件道理非即以三隅復之也

子食章全旨〇此就聖人必至之情而見中節之妙

子食節〇記者謂聖人哀死之心眞切有不能自已者如夫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則不能甘味雖食而未嘗飽也

註兩不能字見出於自然之誠也

子於節〇子於是日弔喪而哭則一日之間不行咏歌蓋餘哀未忘自不能爲樂也聖人情性之正固如此

哭謂哭他人之喪朱子謂聖人之心如春秋冬夏不遽寒暑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

用之章全旨〇此前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語意自是兩開但非平對

用之節〇顏子幾於無我而出處惟時故夫子謂之曰君人出處只看時之所遇何如或以仕爲通而急以徇人固不可或以隱爲高而矯於違世亦不可惟是世而用我時可以有爲也則出而行焉不先取必於行也世而舍我時不可以有爲也則隱而藏焉不先有心於藏也或出或處無一毫意必於其間方是隨時處中道理此惟

隅能用心于教之際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〇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〇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〇**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〇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精神全在則字

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我與爾其心同其道同能有是夫他人不輕許也
行藏卽身之出處而道自與之俱用舍行藏有三層意一當就兩則字上看用舍
在人而聖人與時消息心無係累卽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意二當就有字上看行
藏不領素具於用舍之先他人未必有此三當合兩句互看狥世立功者用之雖
行而舍之未必藏遺世潔身者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玩註却重在第一層求
用無求進之心既舍無眷戀之意註中用舍無與於已二句便是此意矣我後爾
正惟同之能與已同惟字有這個道理祇可兩人共喻意常人到不得已無可奈
何然後安命其心未嘗無意必也聖賢當出當處只看義理如何決不問命故曰
命不足道
子路節○子路以勇自負見夫子獨美顏淵因問曰夫子若行三軍則誰與其事意
謂必已是與也
行字與上節行字不同子字誰字從上我爾字生來與字從與爾與字生來與是
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
暴虎節○子曰我行三軍不輕與也若徒手搏虎徒步涉河其心必死而無悔者
吾不與行三軍也吾所與行三軍者必是平昔爲人不輕忽以慢事亦不蓄疑以敗
謀事到面前不敢忽畧而凜然有危懼之意好用計謀須先斟酌而必果決以成之
此方是持重詳審智勇兼備之人吾方與之行三軍耳何取於徒勇哉
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死而無悔是自擬雖死而不悔非限定必死吾不與也四
字語氣斬截正抑倒子路處下二句乃是教之必也字項上與字說下二句緊言
平日不泥定行軍事字必指兵事是兵事懼是戒懼著聞時已自思量曉得了到
臨事更加詳審顧慮意便含有謀字在好謀節跟懼字說成字著力有果決意入
固有好爲謀畫而遲疑寡斷以致事之無成者故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方成玩
兩而字俱趨重懼字成字上好謀二字輕說與上臨事二字一般懼字對成字不
對謀字語氣當云臨事須是懼其事好謀須是成其謀也懼在幾先成固事後臨
事而懼則有持重敬畏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潰裂之患
富而章全旨○此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上二句設

合二句看方見其妙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
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子路曰子行**
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隱然自負
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
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兵者国之大
事故以聖賢之本領處之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
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
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
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
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
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
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
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
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言富之可求不可求下二句決言富之不可求重下二句却全要在可求不可求處撥轉機關與他婉轉商量兩吾字須得夫子借現身以爲指點之神

富而節○子曰人情惟富是趨謂富爲可求耳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也雖執鞭至賤之士吾亦因可以得富而爲之矣如其有命而不可强求則亦從吾所好之義理而安於命耳何必營營以自取辱哉

富字頓斷先有不可求在胸中而後用一而字轉下而字註作若字解者首未定之辞若含下不可求意可求且虛㪺如不可求纔切命字說也字宕起下二句雖字亦字只極言之辞三句須得設言虛活語意如字是轉語不是設言所好看個吾字最有味獨認本來馳逐盡歇所字指義理從字只是安字意與求字對看求字何等營逐從字何等安閒此蓋爲衆人言從所好不必講深聖人將教人以弗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起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閎固其扃鑰不如開門發籥而示之以無有也

子之章全旨○此記聖人謹身之大節聖人之心不操自存何所不謹特三事尤致謹者故弟子舉以垂教

子之節○門人記夫子所最謹愼者有三一曰齊蓋齊以交神苟有不愼則志意渙散神必不享夫子必內秉寅恭外敦儼恪務致其精誠焉一曰戰蓋戰者衆之生死國之存亡繫焉苟有不愼則不能制勝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務出於萬全焉一曰疾蓋疾乃生死存亡所係苟有不愼必至傷生夫子無疾時謹漸防微有疾時加意調養而不敢有忽略焉

愼謂所尤愼愼齊非邀福是不慢神愼戰非怯敵是不輕敵愼疾非貪生是不輕生三者皆理之當然

子在章全旨○此見聖人深契韶樂意記者既述其事又述其言子心之純一并舜德之感人兩面俱出

子在節○舜之後封於陳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在齊夫子一日在齊聞韶以素所欲聞者而得聞之是以契慕之深至於三月之久一心只在樂上雖當食時有不知肉味之爲甘者遂不覺發歎曰韶之爲樂吾嘗得於后夔之所贊奏

其失而敎之矣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可求二字是世人人要得中聖人思爲喚醒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聖繫聖

○子在齊聞韶

札之所稱而知其美矣然不意其情文兼備至於如斯也盖夫子中和之藴本是與舜合德故歎息之深如此

聞字有心領神會意三月上照註補學之二字聖人雖心通造化然於器數學之亦必數月方熟三月只大約言其久此二字宜一斷肉味不知者盖所思之事大飲食自不足以奪其志也與凡人之固滞不同這便見得聖人之德如是之盛學人之心如是之誠不圖至斯乃心契而深歎其妙有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口不可得而言也亦不可得而盡意盖夫子非但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日天覆地載之德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啻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故嘆美之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此也註情是內裏事文是外而事習其音知其數是文上領會得其志知其人是情上領會極則學之三月有以極之也此句三月後始歎出其實三月中無刻不是此一般神情在胸中所以學之不已到此時方無心露出耳註不覺二字有微會

冉有章全旨口此見聖賢扶植綱常之大重一仁字直以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推其讓國之隱則衛君爭國之不仁不必另作斷案矣

冉有節口衛輒拒父時孔子適在衛冉有疑而私問子貢曰衛君之立国人同皆爲之矣不知夫子亦以其當立而助之否乎子貢亦不能決諾而應之曰吾將入見夫子而問之盖久欲得所折衷故因問而決其請也

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問但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助之者只是以他爲是而當立意冉有必有不安於心故欲以夫子爲断一乎字是疑辞子貢諾字亦即乎字之意

入曰節口子貢以衛君拒父爭国難以顯言而夷齊則兄弟遜国者也其事可以反觀乃入而問曰伯夷叔齊何如人也子曰二子遜国而逃制行高潔乃古之賢人也子貢又以二子雖賢但所爲或出於矯激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怨悔於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又問曰當時二子之心亦有所怨悔乎曰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則怨今夷所尊者父命齊所重者天倫各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是所求者仁也既而父命果無違天倫果不悖求仁而即得乎仁初志已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心天然相迎古今神會 史記

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盖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盖非聖人不足以及此口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尋言消乱求諸當理

之 爲去聲口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国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諾應辞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 以讓衛爭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讓者理得而心安則爭理失而

遂又何怨悔乎夷齊之心如此持是心以觀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子貢曰出而語冉有曰夫子不爲也一借觀焉而衛君是非論定矣

何人一問意主讓國說曰古之賢人便見是今人所難只就事上論以品言只指遜國而逃註兼諫伐餓死說者重在至死無悔也子貢明知子以爲賢其本意在一怨字怨乎之問是恐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日後之無怨悔矣蓋爭固沒箇爭底是處讓或讓底有箇未盡是處亦未見爭之盡不是處也故朱子謂怨是就他心上審一審註以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解仁字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故用而字串下 如伯夷以父命爲尊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亦然夷齊合下便是仁如何言求正就事勢悅惶中各尋一個是處故曰求不爲只在忍心害理四字上夫子爲政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援郢而立之斯爲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之時郢靈公少子

飯疏章全旨○此聖人自叙其樂之眞樂無分於富貴貧賤蓋即當時所處之境以明樂之未嘗不在是而絕無所累於彼也而截只一串勿以貧賤富貴對說欲知樂之眞味須到天理明徹私欲淨去後胸中灑然無纖毫罣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有以得之矣

飯疏節○子曰人心隨遇爲所戚者皆其中無所得也如我所食者粗飯所飲者水泰養非薄如此夜臥無枕曲其肱而枕之寢處淒凉如此貧困可謂已極只是我心中眞樂初不因是有損蓋亦在其中矣彼不義而富且貴雖飲食居處可以極人生之欲而以我之樂視之漠然如浮雲之無有何足以易我樂哉

註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是指出樂字源頭朱子謂二十來箇字只樂字在先觀本文亦在其中便見先有其樂故雖處困極而亦在也亦字可味曰樂在即有不在曰亦在斯無不在正所謂聖心之樂如元氣流行無一處不到無一時或息也末二句就樂中看出正想見亦在光景此富貴非指天位天職只就勢位奉養之隆言且只大概說不必指自家不必指他人只就貧困時視之如此不義二字要看

心危

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常人之樂隨境而生亦隨境而盡聖人之樂不隨境生卻隨境而在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富貴如以義則亦安之者固有而樂亦在富貴也如浮雲只是漠然無動非在其
去來之謂朱子謂孔顏之樂亦不必分但不改是不爲所改猶是守此亦在乃無
乎不在直是化

加我章全旨○此是夫子將繫易而發此歎非前此學易未深至此乃欲假年以終
之也重深見易道之無窮上教人意在言外

加我節○子曰易之爲書其道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畢具於中乃聖人教
人寡過之書也我嘗欲學之以盡其妙而今則老矣天若假我數年使得卒其學易
之功凡天時人事之理無不融會於一心由是而見諸行事庶能審動靜之時得趨
避之正雖未必全然無過而亦可以無大過矣夫聖人全體易道猶藉學易而後能
無過正謂易理無窮欲人及時勉學耳

易是個空的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都
撞著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方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
易中多言正如利貞貞吉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學易不但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直
是窮極天人性命之微以爲動靜屈伸之準蓋聖人心與易理相契身與易理相
符體先天後天之旨具姤復循環之妙順天時行變動不拘方是學易言吉凶消
長以天時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人事與天時相因法天時正以盡人事也聖人
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以陰陽對言則陽吉陰
凶以陰陽各言則陰陽各有吉凶蓋得中則吉不中則凶也一消一長如日中則
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法天道之消息盈虛
爲人事之進退存亡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夫子之仕止久速用舍行藏全體
皆易也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皆是又如乾之元亨又利在正非正則過矣
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然便是過矣無大過只是
言不差大體其細微處尚莫能自保也易占詞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
大要只欲人無過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故曰无咎者善
補過也易理只是一個時字稍不合乎時宜便是過自假我日可以皆期望而莫
必之辭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
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
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
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
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
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
所樂者
一易乘不易交易過恭心過身過
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

子所雅章全旨○此章切於日用之實門人熟之平日發之間入悟得聖言大都不離
此三者近是故記之
子所節○門人記夫子所常言者有三一是詩詩有美有刺若人所以養性情者莫
切於此一是書書有治有亂君人所以考政事者莫切於此一是執禮禮主恭敬而
有節有文吾人欲養其德性使有所執持者莫切於此此三者都是切實道理緊要
工夫大而天道之精深細而人事之曲折皆在其中故夫子常言之欲人之時時用
力也
所字想像意度之辭詩書須假誦說纔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在人執守而行故
獨言執理治也道述也謹飭也此三字俱著在學者身上說神情全在所字皆字
也字上是記者怳然會通從前言語就中指點出來非夫子立此教旨也古之學
者十三學樂言執禮便該得樂至易道精微春秋紀變學者兼通之自非雅言之
教夫子時尚未有六經之名不必添出經字
葉公章全旨○此見聖人好學之篤蓋學而不厭正夫子一生為人處不言反以啓
人疑言之足以勉人學故詳表之須體貼代子路指點神情從平實中見出高妙
始得
葉公節○葉公問孔子之為人於子路而子路不對
註非所問而問想亦只驚異聖人在高遠處看夫子專在篤實處說可見葉公不
足以知聖人謂纔平易他便忽為淺近纔精微他又無從窺測子路自難以言語
形容聖人謂得粗則遺精語本則忘末
女奚節○子聞之曰葉公之問蓋欲知我之為人也女何不對曰其為人也無他奇
也方其理有未得也則發憤以求之直至於忘食及其既得也則欣然自樂雖事之
可憂者亦忘之未得而求至於得則憤者未嘗不樂已得而尚未有得則樂者又未
嘗不憤二者循環日有孜孜而無所止息進老將至有不知者吾之為人如是云爾
故何不以告葉公耶
通節一氣讀下奚不云爾兩相呼應中三句連看憤樂就逐事說兩忘字是憤即
憤之極樂即樂之極也直是剛毅果決是甚麼精神骨力不知老至就憤樂循環

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忘于道者之事然非聖人却难如此**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說盖憤了又樂樂了又憤自生至死絕無須臾停頓云爾二字總上語最平近可味註全體謂無一理之或遺至極謂無一理之不造其極純亦不已謂無一時之或間其功合解發憤三句不必分開說未得不必認煞只聖心見得義理無窮尋繹不盡耳

我非章全旨○此因人以生知見稱故辭之而以學知自居也固是移下一層教人然亦是聖人看得地步濶自視猶有未滿足處非全無事實而姑為是謙辭也

我非節○子曰人見我之與知乎道也或以生知目我矣然我豈是生知而不待學習者乎只是見得此理都具於古人之典籍所以篤信好古汲汲焉勉力以求之而能有所知耳豈真生而知之者哉

我字領兩者字與我字應也字與非字應兩之字俱指義理說古詩書典籍皆言往行皆是不專指外註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說凡此皆義理之所寓也古字提起好以心言敏求以功言須串說下句當補出知字言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也聖人是生知而又好學者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使不學也自用一副精神始可及故亦學之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篤於學以驗其實也聖人見得此義理都在一古字中參考得一番義理又精進得一番不然則吾心所見之義理尚恐其未是故曰有以驗其實也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諉是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

不語章全旨○此以註中理字為主怪力亂是理之不正者神是理之至微者不語內有許多發言戒防閑之意

不語節○門人記曰夫子教人固無所隱然亦有所不語者怪力亂神是也怪者詭異無據虛誕不經最足駭人聽聞惑人心志力者強凌弱衆暴寡專恃血氣而不顧理義亂者叛臣賊子乃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神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其理幽遠而難測故夫子絕不語也

答述曰語不語人雖言及己亦不答也語怪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乱倫之事語神則啓人以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故聖人謹之

三人章全旨○此重人能自得師意就能擇上見其必有就能從且改上見其為我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此見生知有道非好古敏求不可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即少以槩多即行以槩日用交接即善惡以槩人品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不一

師與三人以類聚行以類居游與善不善以兼善惡資態之極

三人節○子曰學無常師人能存心爲善豈必授業樂群之時而後有師哉卽時而同行同行而三人亦必有我之師焉蓋師也者所以長善去惡者也三人同行其二爲我彼二人者豈無善者乎吾擇之而景仰取法從其善焉寧無不善者乎吾擇之而反觀內省改彼之所爲而不由焉夫擇善而從是善固我之師也見不善而改是不善亦我之師也進善豈有窮乎

我字甚重擇誰擇從誰從改誰改皆我也必有句冒下講擇字貫下二項善不善就言動上說從卽思齊意改卽內省意推之兩人皆善則皆從兩人皆惡則皆改若一人有善不善則亦有從有改

天生章全旨○此自信中寓警强暴意

天生節○夫子至宋桓魋忌孔子而欲殺之門人懼其不免孔子曉之曰人之生死皆係於天若天無意於我必不生予如是之德天既生予以如是之德則予之生乃天所寄以德之在也桓魋亦人耳其將奈我何哉

天以主宰言重看予德卽天德則天命在已天與聖人合爲一矣如予何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

二三章全旨○此見教無可隱意首句呼次句應三句指點曰我曰吾曰丘正現身指點處

二三節○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夫子釋之曰二三子將以我爲有所隱匿而不相示乎不知吾之與爾初未嘗有所隱也蓋道理在人本是明白簡易我身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吾無行而不昭然示爾二三子者是丘之所以爲丘也二三子試一察之亦可諒我之無隱矣

爾汝也行字指作止語默說與字正對隱字逼箇直無行不與句見易知易行無甚高深意下指點云卽此是丘分學者各就現在淺近處領略道無形體可見聖人動靜語默無非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謂無隱道固有大小精粗就其小者近者教之而大者精者卽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可在我初無所隱也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以天命自信作安命之說也

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不是夫子自**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已分井只欲與子者仔細体認**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

子以章全旨○此總括聖人立教之要四者於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之不同於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之不一

子以節○門人記曰夫子之教其大要有四一曰文道載於文不講明之則無以廣聰明之益故教人以學文一曰行道切於日用使不見之躬行則無以爲踐履之實故教人以修行一曰忠道存於己故教人以忠使其發於心者肫肫懇至而無一念之欺一曰信道公於人故教人以信使其應乎物者慥慥篤實而無一事之詐知行與進表裏如一此夫子善教也

文是窮理行是履事忠是實心信是實事如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立四平說然朱子謂表裏互說在這裏則其義正未可一說盡也以四者次第言之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以所學者見於行然更須無一毫之不實乃是忠信此由知而行由裏而表也以四者趨重言之文行不本於忠信則只自僞而無實故曰忠信本也忠信通貫文行看以四者兩截言之文行表裏當俱盡也忠信表裏當俱實也以四者合併言之非學文時不教以修行非學文修行時不教以存忠信亦非既存忠信之後便無事於學文修行也功夫原並進但略分先後耳以四者交須言之原缺一不可文無行則無以驗其實行無文則無以窮其理忠非信則不能至誠接物信非忠則不能盡己自盡文行不忠信則失之虛忠信非文行則流於朴兼此五說以忠對信言忠是存於內之實心信是驗於外之實事以文行對忠信言則忠信皆是實心故爲本

聖人章全旨○此重思有恒爲作聖之基意上兩節雖提聖人而由君子善人以遞思有恒實以有恒可由善人君子而漸進聖人也末節慨人無恒正望人有恒發言之旨在此節首內五矣字有無限感歎神情

聖人節○子曰人之品節不同隨其所造皆可上進彼神明不測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夫德出衆而爲君子者斯亦可以慰見聖之思矣

聖人也只是這個道理但理會得爛熟止才德都化了君子才德已出衆只猶有痕迹未化在外註謂但以學言是就有天資而又充之以學者非必其無質也

善人節○然君子去聖人不遠豈易得哉故不惟君子不可得而見也至於資質粹

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四者由博漸約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此言其難見正謂其皆見未見而姑待之耳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兩斯可矣正從難乎有恒句發脈 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只是要言爲聖人一子善人的意 亡讀爲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

美之善人君亦不得而見矣得見存心不二之有恒者斯亦可以慰見聖之思矣
善人資禀粹美其心常在於善自不至於爲惡有恒者重厚朴實守其一端始終不易但未到善人自然好處亦行猶有未善在兩項人皆未嘗言問故但以皆言

亡而節曰夫有恒去善人君子以至聖人甚遠矣吾何以致思哉正以其行之有常也奈何存心虛僞本全無也卻做出有模樣本虛空也卻做出盈滿模樣本窮約也卻做出侈泰模樣若此者雖僞爲於一時而後將不繼欲其守常而不變豈可得乎蓋難乎有恒矣人若能純實無僞而充之以學則可由善人而君子而聖人不止於有恒而已此吾所以思見其人也

亡虛約分淺深看約雖實而少盈是滿於中泰便溢於外包得廣凡語言張大容止華飾皆是不僅指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言三爲字是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也非即此便是無恒只是必不可久蓋一時雖勉強裝做得到後來自無可繼也故曰難三句只借來形容一箇虛夸無實其外註雖云申言有恒之義非正釋其義也玩內註凡若此三字可見

子釣章全旨曰此聖人取物之中而寓愛物之意

子釣節曰夫子爲養爲祭亦嘗漁且獵矣其漁也釣之而已不綱而取之盡也其獵也弋其飛者而已不射宿而陰爲中也其仁乎物也且如此

一是不忍盡取一是不忍掩取蓋不流於異教之慈悲亦不同於末世之戕殺聖人非不欲弃釣弋而無之也但仁有輕重大小養祭之事大愛一物之事小養祭之與重愛一物之分輕此正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推派下來合當如此若綱而射宿便非撙節愛養之道矣聖人正還他箇本分恰好耳

蓋有章全旨曰此見人當實致其知以爲力行之地也未三句申言首二句意

蓋有節曰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世蓋有不知其理而妄作者我則無是也然我所以無不知而作者豈是生來便知的蓋我以天下義理無窮聞不廣則其知狹於是廣詢博訪以多聞矣而多聞中不無善惡又擇其善者而體之於身心焉見不博則其知隘於是旁觀博覽以多見矣而多見中又不論善惡皆記之於心以備參考焉得於人者無窮裁於己者有據雖未能爲生知之上亦知之次也知之既明則處

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〇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〇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〇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含些憐憫此輩故現身說法指點個去路混明

〇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路經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〇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二句是惑字根由

〇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

之自當自不至於妄作矣彼未有所知者可不由此求之哉

蓋疑辭作是作事卽當行字看不知而作有二一是胸中昏昧一是自作聰明自我無是似嫌以知自任故下明所以求知者而居於次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聞當聞得好話多故欲從但尤須擇擇字生於從字見雖泛泛其卻須記者知終首尾得失識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但聞亦須識見亦須從意亦互見聞見若寡不足以求知故着兩多字玩而字一折重下截擇識內便有作字意故緊接知之次而不復言作次字自對生知言生知爲上則學知爲次註實知其理實字指知自心生無待假借於外說卽生知也未能實知其理只是要借助聞見之意言外見得雖是知之次亦不至於無知妄作矣人奈何不實致其功哉

互鄉章全旨○此夫子不爲已甚之心見待人一處以虛公無非成就後學之意

互鄉節○互鄉之人都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一日有童子焉而求見夫子許其進見門人都見疑之以爲夫子不當見也

玩註習字見互鄉乃習染所致九童子習染未深乎

與其節○子曰凡人潔己而求進見則其有悔悟之誠可知但許其今日之自潔也不管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且其有向善之心可知但許其今日之進見也亦不計其後日之爲不善也若追其既往逆其將來是已甚也君子何必爲已甚之行乎今童子正潔己以進者二三乎可無疑矣

人字只泛說未方我出童子潔以心言進以身言潔字勿太看深一念悔悟便是潔潔就在進上看出不保酒云不管唯何甚只何必爲已甚之意唯字不必沈首句作頭中四句跟首句潔字進字平對末句作尾

仁遠章全旨○此甚言求仁之近且易也蓋論工夫則終身體之而不足論本體則一念操之而有餘

仁遠節○子曰世之憚於爲仁者皆以仁爲遠也自我觀之仁果遠乎哉天下唯求之不得得之不速者方可言遠若仁乃心之德我但欲仁而反求之則一念方動本體且見仁卽此而在矣會是可謂之遠乎

乎哉二字反洪叫起詞欲字只就當下一念說未說到工夫蓋纔欲仁便在這裏

過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童子見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戒後學自當如此聖人非爲童子結竟故爲該說）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加嚴）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指出便宜在）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唱醒俗見）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問者有意）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擧字甚緊至非自外至之謂者者上文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人心只有箇出
入不出則入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心在卽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也

司敗章全旨曰此見愛君愛禮兩全無害意旨飾者則歸君未節過則歸己隱諱者
臣子之分是非者天下之公而始終不顯其迹辭氣間具有天地造化之妙

司敗節曰魯昭公習於威儀當時以爲知禮陳司敗不足於心因問昭公知禮乎孔
子曰知禮蓋人臣於君稱美不稱惡況以鄰國之臣問本國之君又未顯指不知禮
之事故答之宜如此

司敗意中固先理娶吳一事爲問但知禮二字問得渾淪故夫子據他大槩答之
與諱君之失無涉

孔子節曰及夫子退乃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公心直道不相助匿非而爲
黨也由今觀之君子亦黨乎蓋禮同姓不爲婚吳與魯同是姬姓而君乃娶吳女爲
夫人却假詞遮飾不稱曰吳姬而稱曰吳孟子娶吳之女而冒宋之姓其能掩乎
是其不知禮甚矣若君而知禮誰不知禮者乎不知禮而以知禮與之非黨而何

黨指言語上說古者男稱氏女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謂稱也乃公自謂之上
告宗廟下示臣民者吳於上以紀其實緩子於下以隱其姓此欲蓋而彌彰也

巫馬節曰巫馬期述之以告夫子於此如以娶吳爲是則病禮如以娶吳爲非則病
君乃自引過曰丘也何其幸乎蓋人莫不幸於不聞過今丘也苟有過失人必知之
旣知於人則得聞於己豈非幸乎夫夫子旣自任過則昭公不知禮可知旣不失臣
子之至情又不違天下之公議眞可爲萬世法矣

過字泛指不可明說當爲君幸只幸其得聞不至終於莫覺勿說到可改上蓋此過
原無可改也使直斥其君之非則遂無君臣之禮使不自引己之過則遂無婚姻
之禮此正聖人化神處

子與章全旨曰此見聖人樂善無窮之心

子與節曰門人記曰子嘗與人相聚而歌而見其歌之辭意相協音律相和是歌而
善者也子且不遽和其歌必使之復歌一番詳審歌意曲盡其妙然後和而達之則
不但取彼之善爲我之善而又以我之善助彼之善卽一歌末間其誠於樂善如此

乎孔子曰知禮（答曰無心）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
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原未曉得爲尊者諱之美故有此諭）
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無是怪也）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
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巫馬期以
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只說已不說君意最深婉）孔子不可自謂諱君
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
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
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
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

首四字徵讀八緊說相聚而歌初歌時便和則混雜他不盡其意幾於伐巳之能以掩人之善矣故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合再歌而後和之人獨歌是一番復歌子和是一番只有兩番歌不是三番歌也必使而後又相應人字一氣讀下使反而後和初不急遽氣象從容也見人之善毫不忽略誠意懇至也自服其善謙遜也欲得其詳審密也氣象從容從外面看誠意懇至從裏面看從容故謙遜懇至故審密不掩人善卽在取善與善上見下二句要看進一層故着又如此又字

文莫章全旨○此尚行之意文以明道行以體道俱少不得但文易行難文緩行急

文莫節○子曰爲學不在言而在行如講論道理煥然有文采之可觀我雖未能過人而猶可以及人也惟是身體力行事事都實踐而不爲空言這是躬行君子我雖亦嘗從事焉然反而求之則全未有得雖欲勉焉求至而有不及矣

文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第有條理躬行則曰仁曰義一一體之於身也文原是闡明所以躬行之理黃氏云莫是如此否躬行君子謂躬行之君子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便非到得躬行君子則身有之自言之艱功而有殊而文亦得矣於文曰可以及人見其不難繼之意曰不能過人見其不必王之意且合觀之又見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曰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註實字乃言之實躬行君子是也

若聖章全旨○此見聖人雖辭聖仁而已盡其實意仁聖自然者也爲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用然於不厭下味之則又見其自然者矣兩人語氣當如此是別

若聖節○當時有以仁聖稱夫子者故辭之曰若道德渾全之聖與心德純全之仁則吾豈敢當抑以仁聖之道爲之於己而不厭以仁聖之道誨人而不倦不過如此而已矣公西華聞而歎曰夫子辭仁聖之名而自任不厭不倦者豈以不厭不倦爲易能乎正惟不厭不倦弟子不能學也夫子何容辭聖仁之名哉

若字抑字相應聖非出於仁外乃仁之熟而至於化也仁內統四端故爲心德之全外兼萬善故爲人道之備二字只平看爲誨但指聖仁之道不厭不倦卽純亦不已意也夫子口中要說得更寬鬆亦乃得豈敢云爾神吻弟子泛說不重弟子不能學只直深歎其克當聖仁之實而有不容掩也正惟二字神理與云爾緊對

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取於人之意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見易而當緩未字謂今方用力見難而當急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

子疾章全旨○此見聖人立命之學不重祀子路只自表生平之心

子疾節○夫子疾甚而病子路請於夫子欲禱祀鬼神以祈福祐子問之曰於理有諸蓋欲其審省夫禱之理也子路未達對曰有之者誄文云爾禱爾於上之天神下之地祇是可證也子曰果爾有之則所禱者乃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丘平日自行事敬畏鬼神惟恐獲罪其禱亦已久矣豈待今日有疾時哉子亦可以思矣

因請而禱是禍出已意未免有求神免禍之心了禱各於其所宜祭如士則禱五祀引誄為證只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於皇天后土也註無善可遷等語勿露

奢則章全旨○此只借儉形奢深明不孫之為害意

奢則節○子曰禮自有中道過乎中者謂奢奢則僭越而至於不孫不及乎中者謂儉儉則惜費而至於固夫不孫與固皆不免於失中但就兩者較之與其不孫也寧固蓋不孫則越禮犯分為害甚大若固不過樸野而已不猶愈於不孫乎

二則字有兩般意奢斷是不孫便有僭越的意思儉斷是固便有鄙嗇的意思然奢倘是奢於禮儉倘是儉於禮不過失中耳未便是僭亂犯上固陋不堪也但流弊必至此兩意都要會到寧固非是猶取他固已是不好但不似不孫害大耳

君子章全旨○此直摹寫兩人之心境註循禮役物乃蕩蕩戚戚之根原

君子節○子曰君子小人之心境自然不同君子心循乎天理故仰不愧俯不怍但見其坦然而蕩蕩無適而不寬舒也小人心役於物欲彭非切切以謀利祿即汲汲以干名譽但見其長是戚戚無時而不愁苦也一念差而品類頓殊如此

坦蕩蕩非放曠而無所憂慮也只正已而不求於人意惹心地中一無罣礙逆境亦自灑落即憂勤惕厲無時自覺而舒泰固自如小人私欲牽係役役於求名求利雖有志得意滿之時然患得患失終身俱在憂戚中也坦字與長字對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坦以地言長以時言誠中必形外故程註兼體胖言之

子溫章全旨○此是渾舉聖人全像故朱子謂就大体上看

子溫節○門人記曰人惟氣質有偏故見於容貌者亦偏如人之溫者難於厲夫子則和厚可親固溫矣然和厚之中自有嚴肅者在可親而不可犯也是溫之得其中也威者易於猛夫子則尊嚴可畏固威矣然尊嚴之內自無暴戾者存可畏而亦可

夫子自謂方今用功重為之誨人四字亦謂其只是行 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 所得重不厭不倦意 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

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 子路之過只在一請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誄力軌反○禱

近也是威之得其中也恭者難於安夫子則莊敬自持固恭矣然舒泰而不拘自然而非强周旋中禮而有忘其恭者焉是恭之得其中也子之容貌如此
溫威恭是主下截四字緇人上截三字中而字乃合併語非轉換語朱子謂厲便有威的意思不猛便有溫底意思再推而言之則溫而厲威而不猛之中便有恭而安底意思可知矣蓋溫而厲矣厲便是威又自是威而不猛則又溫也以爲溫而厲威而不猛矣溫威合來便是恭而自然厲不猛則又安也總之此章不是逐句分看聖人是合攏來方見一箇聖人全身也與鄉黨盡逐事看者不同註德性根於理故未無不借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故鮮有不偏全體渾然應德性陰陽合德應氣質惟其氣質中和故本然之德性自無所嘻發

泰伯章全旨○此聖人闡泰伯之幽以立臣道之防

泰伯節○子曰凡可議者不足以言至德若泰伯其德可謂極至而無復加者矣何以見之當商衰周寖昌之際以泰伯之德固足以有商之天下矣乃與仲雍逃之荊蠻再三以商之天下讓於商且又抹爲採藥其讓隱微至今人莫得而稱頌之焉非德之至極而不可加者乎

至德在君臣上見讓之爲德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襄天下則其讓大矣而又泯其迹則其讓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德之所以至極而無可加也下二句總是至德勿以三讓見非德無稱見其至古人辭讓以三爲節故曰三三字只作固字看指遠去荊蠻斷髮文身示不可復君國說讓國而曰以天下讓者蓋泰伯來棄荊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爲之豈不足以有天下乎故斷之曰以天下讓也無得而稱言欲全乎父子兄弟之恩因托爲太王采藥而逃不露一毫形迹人不知其爲讓也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註自太王乃立季歷至是爲武王只敍武王發剪商之局非以文武有天下推原泰伯之所讓也當商周之際二句見泰伯繼立其德足以有天下坐實本文天下二字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二句重不取句蓋至德在不取上見若重泯其迹則文王至德未嘗無稱然觀不云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言夷齊與泰伯同執君臣之義事之難處有甚焉者蓋夷齊於武王可有犯無隱其去就可以顯其迹而泰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不孫固俱是害說固尚有好處不得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從戚惧來 坦平蕩蕩也

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

伯於太王嘗有遺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迹於三讓見全君臣之義於無稱見全父子之恩但重君臣上三代皆以天命人心爲重有天下爲輕與後世謀取天下心腸天懸地隔剪商之故就周家功德人材與太王作爲規模上看太王遷岐時商已匹衰武丁雖賢僅支六十年且天命大心之際聖如太王豈不知之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太王德盛民歸其爲翦商何疑後世看得翦商是大逆不道事反將聖人光明心事裝成闇昧不知太王原非陰謀只是辭不得翦商二字事出天理本無避諱也泰伯不從正泰伯所以讓天下處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爲天下除殘賊的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志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君臣之義截然不可言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文王之事天地之常經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觀稱泰伯爲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者稱文王至德對武王盡善言稱泰伯至德對太王剪商言若論其志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蓋文王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泰伯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故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商周興衰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其事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

恭而章全旨　此欲人以禮成德意四德中節處即是禮無禮俱就太過邊

恭而節　子曰人之所行必有禮以爲節文節無過中之弊如致敬於人恭也恭而無禮則儀節繁多而勞致謹於事愼也愼而無禮則逡巡畏縮而葸果敢有爲勇也勇而無禮則逞其血氣而亂盡言無隱直也直而無禮則畧無含容而絞人可無禮以成其德哉

禮即理也只看合當怎地便怎地即爲禮恭愼是柔德勇直是剛德恭以接人言愼以處事言勇以直前言直以發言言四德俱以得中爲貴禮乃中的準則無準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至德者植綱常　**民無得而稱焉**　此句不重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則便失之過故有弊勞如病於憂唯葸如畏首畏尾亂如悖逆爭鬪絞如證父攘
羊朱子謂絞如兩頭孑子絞得緊都不寬舒勞葸亂絞只就無禮處說非無禮了
方如此四弊俱就過邊說似秪當節之以去其過註乃統言節文者蓋無節自無
文矣

君子章全旨○此欲在位者以身率民意當從吳氏各爲一章作曾子之言

君子節○上之君子民所則效也君能於父母及諸父昆弟篤厚一家之親則已自
盡乎仁矣則民皆感發興起而各親其親豈不興於仁乎君能信用老成尊禮耆舊
不以其迹之疎遠年之衰邁而遺棄之則已自處於厚矣則民皆歡欣鼓舞而各厚
於故舊豈有偷薄者乎爲上者當端其本矣

君子不專指人君凡在民上者皆是親而曰篤便有肫誠惻至意故舊而曰不遺
只是推恩不忘意最看得分別不但此也即親與故舊亦各有等級之不同篤與
不遺亦各有隆殺之不一差等不得一概抹却仁厚本民心固有兩則字見轉移
機括全在上興仁不偷言民亦篤親厚故舊然只是敦朴醇厚之俗非黎民於變也

曾子章全旨○此見曾子全歸之孝以守身爲主啓予二句示以身之得保詩云至
免夫言平日保身之難亦呼小子望其亦如此以保身也

曾子節○曾子平日守身有疾將終呼門弟子曰開衾而視吾之足視吾之手曾有
一毀傷者乎然所以得全此身者亦非容易誠有如詩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常
恐墜如履薄冰常恐陷所以得保全也今已矣得免於虧傷矣否則一息尚存猶未
敢恃也小子念之哉

手足包全身言見一無毀傷意引詩只是一恐字如臨如履總是惟恐毀傷也此
既指曾子平日言今而知免非以得免爲幸正見前此難免之意與引詩意相貫
小子一呼望其亦以此保身也此章本意只是說保身但能保身者自不至虧行
以辱親羞矣范註雖推進一層却已該在裏而一

孟敬章全旨○此見爲政當從己身做出鄙事末節

孟敬節○曾子時當有疾孟敬子往其家問視之

孟敬子武伯之子

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
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
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
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
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
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
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只是四者相從之節）葸絲里反絞古卯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兩則字欲爲）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者感應之机而端其本）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

鳥之節○曾子將有以告之恐其忽焉而不識先自發言曰鳥之將死也恐懼追切而其鳴也哀人之將死也窮極反本而其言也善今我將死之言善言也子其識之曾子言曰添曰字是自己嗟然說起故註曰自言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有所陷溺而然至將死時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乎曰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耳此節特以起下重註欲敬子知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句

君子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之所貴乎道者則有三容貌者民所仰望也一動容貌斯從容恭敬而遠乎暴慢矣顏色者民所瞻觀也一正顏色斯表裏如一而近於信實矣辭氣者民所承聽也一出辭氣斯成文順理而遠乎鄙倍矣此皆道之所在而為君子之所貴者也至籩豆之細事雖亦道之所該則有司之守而非所貴矣子大夫尚無忘斯言哉

君子指在位者如敬子便是道是居上臨下之道該得廣兼本末在內然就中切要而為所當貴者則在此三樣動容貌六句是箇現成樣子謂君子必須如此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工夫所在其未動正出之前有莊敬涵養之功臨動正出之際有慎獨省察之功都該在內即註所謂操存省察而無造次顛沛之違者也所貴二字即勉敬子以此操存省察然玩語氣動正出雖有臨時工夫却不大段着力斯字亦得其緊矣字下得自然六暴字是[illegible]意思較多容字虛貌字實以身言暴者剛之過慢者柔之過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顏字實色字虛以面言正字只是整頓的意思但恐有色厲色莊之病近信者以實謂信外如其內也人之出言必有氣以宣之辭字實氣字虛以口言鄙是鄙無甚差錯只是淺近粗俗倍是論雖高而實悖於理註謂修身之要為政之本修身之要便是為政之本不平看惟其為要務未所以可貴籩豆供祭祀燕享故云禮器與籩豆凡細務俱該籩豆亦在道字中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君子之所貴且敬子想是不知體要而留心瑣屑的人故以是告之

以能章全旨○此追歎顏子克己之學為難得也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全要得形容慨慕之意

節慎終追遠之意相類與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詩人以此勉厲作忠曾子以此勉勵作孝

夫音扶○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

以能節○曾子曰義理本無窮而自足者恒盜盛人已本無間而量狹者恒校之此皆有我之見存也有如於事理已能知能行矣乃不自知其能而問於人之不能事理之所知所能者已多矣乃不自知其多而問於人之寡由是而其心從可想矣本有也而其心若見爲無本實也而其心若見爲虛其深知義理之無窮如此至於我無可犯而人有犯之者則分量極大初無一毫計較之心又不見物我之有間如此此何人哉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能無慨然哉

能與多兼所知所行言多之寡賢所能之多寡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而已非挾其能與多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有若無二句是就外面推見其心體不但承上二句說上二句單說問此二句見得就不是問人時從自家器量都是如此實節有之進步處校非報復之謂只計量曲直便是須看得細不校者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也非容之彼之愧之之謂容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豈顏子之心哉係他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服與之校耶然此亦須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從事於斯言其能爲如此非言其學爲如此從事二字不着力聖人則全無我顏子只是不以我去壓人卻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故註下箇幾字

可以章全旨○此以全德望天下意上二句是才第三句是節玩文勢側下重第三句求二句正深信其爲君子也

可以節○曾子曰才爲德之用節爲德之守二者兼備而後爲成德也有人於此託六尺之幼君可以承受而輔佐之寄百里一國之政令可以擔當而總攝之其才之過人如此且當此託寄之時或變起倉卒國勢危疑人心搖動正夫關節所係也以彼臨之而斯以輔幼君攝国政者卓乎見理之精明確乎持志之堅定而不可以利害奪之其節之過人又如此若此人者可謂君子人與吾知才節兼優養之有素誠哉其爲君子人也安得不深思君人哉

有託孤必兼寄命者如周公輔成王武侯輔後主是也有寄命不兼托孤者如高宗聽冢宰季任爲處守是也故兩可以分說託孤對制命長君言可以字有定君

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詞意氣象從容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斯近正是慎德工夫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

位成君德意寄命対分理國政言可以守有平庶職莫萬民高兩可以在平時有大節以事変言乃国势搖撼人心搖動時所謂死生之際也與註中其節節字不同不可奪不限定必死是義理精明而不惑主意堅定而不撓不失其寄託之重意有節也要才如託孤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寄命自家雖無奪之之心却被別大奪了只要做好人雖死亦濟得甚事但以事势論之上二句易下一句难末二句根上三句而反覆咏美之非疑信口氣內註才節並舉外註专重節以第三句貫上二句蓋託寄無事時未見其难惟大節不可奪方見可以託寄以寄耳

士不章全旨○此見士當體仁意士夫全在弘毅上弘毅所以體此仁者非弘毅即仁也在重句乃申不可不弘毅之故下節唱歎重遠又明不可不弘毅之實

士不節○曾子曰凡人儼然而為士則心體不可以不弘而有寛廣之具志体不可以不毅而有堅忍之力所以然者為何蓋以士所負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及甚遠也

士字重讀不可不弘毅正以其為士也集衆善之謂弘是心虛不自滿足容受得許多道理若執着一見便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如何得弘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厉擔負得去的意弘是横說毅是竪說狹小者須反之而弘柔歉者須矯之而毅不可不三字中含工夫在任猶擔字道猶路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任重道遠不平覌而字串下可見弘中須有毅二字折開不得常弘即毅也常任重即道遠也註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濶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

仁以節○何以見其任之重而道之遠蓋仁者人心之全德兼衆理備萬事者也士以之為已在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皆於我身承載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沒身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有不容少懈者則向前策厲再無駐足之時其道不亦遠乎夫任重而道遠如此此士之所以貴弘毅也

此節解上任重道遠句玩註必欲字不容字全是申說在重而道遠不可作士之

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只心上無私自然濂深浩大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用功混上節弘毅此是所以當弘毅處仁字兼性命與事功須說得濶大方見得重之意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俱統於是巳字須玩若人可以分其任便不見得重了以爲巳任註謂身體力行以一身兼體萬理而力行之則與乎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死而後巳是擔荷這仁絶無休歇處仁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息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仍繳到首句上

於章全旨○此來人以學古之次第是從興立成得力後想出詩禮樂之效指成功次第言此三於字與志道章異彼二字以工夫言此上一字以功效言彼於字是者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古人自小學時便歌詩習禮舞勺舞象非到後來方從事詩禮樂也故三句指得效之次第言非以用工之次第言也

興於節○子曰古人爲學詩禮樂皆其大備者然其得效則有次第焉如爲學之初好善惡惡之心勃然而不容巳者謂興而興則得力於詩蓋誦其所美而好善之心油然興也誦其所刺而惡惡之心油然興也此詩之當學也

詩邪正二字起下善惡字抑揚謂吉音高下反復謂前後重復註上一截先言詩能興人處是從前一層道理故學者以下方是興字正位下二句倣此詩禮樂各有體有用註皆二層分疏言易知以上是詩之體感易人以上是詩之用下二句倣此聲下兩易字正見詩禮樂用功則同而收效獨先之故先講與後講詩若倒說便是詩可以興了下同

立於節○善念旣興又能操持得定卓然自立不爲事物所搖奪者謂立而立則得於禮蓋循中正之則而爲善之心益篤嚴匪僻之防而去惡之心益堅此禮之當學也

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爲惡必去自家扶竪得起而外物倒折我不得曰立立於禮者日用間遂一依禮而行無一毫偷惰放肆貞會卓然自竪也註恭上身敬上心辭解使去巳遜推以與人禮之本也節無太過又無不及度長短之制數多寡之宜禮之文也本與文非對言蓋節文度數卽恭敬辭遜之節文度數也人肌膚本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兩不亦字乎字乃不可不之故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此句兼在心之德性言註中未補出者蓋礼書持循於身爲切而心之不爲事物所搖奪者即在固肌膚束筋骸之中也

成於節○既已自立又能造到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者謂成而成則得力於樂蓋養以優游之度而道心日融習以和平之音而矜心悉化有不覺墳與立之俱忘矣此樂之當學也世之學者尚知所收效也哉

立尚是矜持成是矜持到那純熟地位幾與理爲一丨廢學子夫尚大非只一箇樂便會成蓋平日積學工夫將至有成得樂來資他便融化成固是得力於樂却又是無所用其力蓋從容自化之候也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声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莫不有養焉後世樂已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只是讀書理會道理涵泳到浹洽貫通處亦有這意思如穢謂私欲之汚惡皆蕩滌而無餘渣滓謂道理勉强未純熟者都消融而無迹義精知之至也仁熟行之至也和順於道德從容不待勉强也仁義以人性言道德以仁義之本原言天道也成於樂所以成就其興於詩立於礼者也詩礼樂本一齊學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大抵學詩易於學礼學礼易於學樂興視立爲淺立視興爲深成則又其深焉者也故其序如此朱子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學一番了做個骨子在這裏到後來久於其中故得力而不自知若但責效旦夕倉卒間亦未能即得也故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附考宮声洪濁其次爲商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間爲角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土音宮君之象火音徵事之象金音商臣之象水音羽物之象木音角民之象陽律爲律陰律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八音土曰塤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柷圉金曰鐘鏞

民可章全旨○此主化民言兩之字原只一理却有隱顯之別可不可依註作能不能看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民可節○子曰道理在天地間俱人所當知也然爲上者之於凡民但可使之由於事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蓋所當然者如父慈子孝皆民生日用之事衆人所能行故可使之由若其所以當然之故則出於天命人性之本然其理精微必須資質高學力到者乃能脫然有悟凡民如何曉得所以不能使之知也教民者亦以可由者率之而所不可知者俟之而已

一民字使見局於氣禀不能洞達本原可使不可使只作能使不能使兩之字俱指此理而言使之由時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爲上者非不欲其亦皆知之然精微之理只好待其久而自悟非上之方所能與也必使知之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自務其害豈可勝言此知字甚精非泛泛曉得而已故不可使朱子謂天命之性學者猶難聞況凡民乎

好勇章全旨○此明乱所由生欲人知所以弭之也

好勇節○子曰好勇之人有果於爲乱之資另身處困窮疾惡其貧而不肯安分則必以其血氣之强而濟其貧得之念爲盜賊從悖逆皆不顧矣豈不至於作乱乎至不仁之人本心已失而我徒疾惡太甚使之無所容其身則勢窮事迫必將求洩其忿而逞凶肆暴無所不至矣豈不足以致乱乎人當思所以弭乱矣

兩截各一直說下兩乱字生於兩疾字好勇疾貧固爲乱首惡不仁本是善但惡之過當彼必將激而肆其不仁之毒以洩其忿上乱字作乱在小人下乱字致乱自君子其心有善惡之殊其事有人已之別好勇當教之以化其血氣之剛疾貧當養之以裕其衣食之求不仁者而可化宜寬之以自新之路其不可化則制之以不測之威此杜乱之方也

如有章全旨○此戒人不可恃才意其餘指才美對德言德爲本才爲餘

如有節○子曰人非有才之爲貴而不恃其才之爲貴自古稱才美者莫如周公然周公有碩膚之德未嘗驕也有勤施之德未嘗吝也所以爲天下後世法耳如或負有周公之才之美使不免於驕焉而誇人所無且吝焉而匿己所有則無其德而大本失矣才美特餘事耳亦何足觀哉夫才美如周公而驕吝猶不足觀況無周公之才之美而驕吝者乎甚矣驕吝之不可見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可不有是民自具來當如此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致乱之由可即此而思弭乱之道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乱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如周公曰不可驕吝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

眞令天下才人恍然自失

如字皆假設之辭才只指智能技藝說不可用制禮作樂等字挾以誇人曰驕匿以自私曰吝驕是傲於外吝是靳於中驕是驕吝是吝故着一且字至驕吝相因是推論餘意不驕吝未便是德只驕吝便是無德德者其本而才技其餘一驕吝大本已差連那才美都壞了故曰不足觀

三年章全旨○此表純心於學之難重三年二字只是甚言其久意

三年節○子曰世固有爲祿而後學者亦有學之功始加而即念祿者若有人焉專精爲學至於三年之久積學已深足以得祿矣而其志不在於祿則是謀道而不謀食爲己而不爲人非得之深而養之粹者不能也豈易得哉

三年中天時人事幾經閱歷人心若稍有浮動豈能勉强自持其中有深信有篤好深信是知之眞篤好是體之力三年如此則其後可知不志非特無干祿的事并神明念慮都不馳向那路去是眞無所爲而爲者不易得也深致歎美之辭

篤信章全旨○此以全德望天下學者須辨得篤信守死之心又做得好學善道之事然後去就出處見得明守得定用有可行舍有可藏也重在好學善道上看次節兩不字則字其知幾果斷之妙全從好學善道得來晁註學守平拈須善會

篤信節○子曰君子之修身處世必須問學操守兼造其極乃爲盡善也若有人焉於理則信之極其誠篤雖議論紛紛動他不得而又能孜孜務學格物窮理以求其是非之眞則所信者出於正矣遇事則守之極其堅固雖死生利害奪他不得而又能事必由理行必合義初未嘗行匹夫之小信則所守者得其當矣夫篤信好學是有學也守死善道是有守也

篤信守死尚未分是否好學則義理多所講明然後所信者是善道則經權在所化裁然後所守者是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不是盡善之道上句以知言是有學下句以行言是有守二句言士之本領用處去就俱在外朱子謂此言人當篤信於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又須是善道惟好學故能篤信惟善道故能守死能守死由於篤信能善道由於好學若篤信而不能守死則其信亦不篤若好學而不能善道則其學亦無用四者更

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不必爲利祿只爲功名亦是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信守本

○子曰篤

心學本聖道本天

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兩不字兩則字是識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相爲用而不可闕一者也
危邦節○果能有學有守則出處去就焉往而不善哉故其遇危邦也則避之而不
入其在乱邦也則去之而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之審也當天下有道將有太平
之兆則身蹈而仕天下無道將有大亂之機則身退而隱非徒以韜晦也出處之正
也雖有學有守者能之
兩不字極斬截兩則字極現成四字是學守中作用不入不居則隱非但有守亦
是有學而見得透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於行邦以國言天下以世言不
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隱焉而已不入謂未仕在外者不居謂
已仕在内者不入不居與隱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死亦死於愚
而已矣非所以善其道也有道不必十分太平只將有太平之兆便不可不出爲
之用無道不必十分大亂只將有大亂之機則見幾而作矣
邦有節○若夫無學無守之庸人邦而有道時當見也乃爲人所棄而貧且賤焉是
無可行之道也恥也邦而無道時當隱也乃希世苟合而富且貴焉是無能守之節
也恥也盖惟不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故如此學守其容已哉
此節反言以足上意只言出處而去就在其中邦字詁訓世與上指國言者不同
無可行之道無學也而所守可知以學字該守字盖世治而所重在學也無能守
之節無守也而所學必淺以守字該學字盖世亂則所重在守也須兼說
不在章全旨○此戒越位之謀位字濶如未仕不可謀有位之政士不可侵卿大夫
之職推之上不得侵下左不得侵右皆是
不在節○子曰人有是職位則有是責責在則有是謀爲若不在其位是其
政本與我無預而乃商度可否條陳利害則非其分矣故不在其位不可圖謀其政
也人亦安分而可哉
位曰其位政曰其政玩兩其字並見政因位有則謀因乎政亦因乎位也謀非泛
論乃商度可否條陳利害有干預意故曰在其事謀非擅權即越長非好事即結
歡縱於人有濟於己無害亦不是此從道理上見得不當謀不在利害上說本文
只是安一己之分遠使越之嫌意註問而告屬摘論謀是謀欲爲之也故不可若

力兼到方能如此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在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兩恥字爲無學無守者激發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

窮居思天下之事草莽論當世之務則未嘗不可

師摯章全旨○此追歎魯樂之盛也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掌樂故一時之音節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故追思而歎美之

師摯節○子曰昔吾自衞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始其時樂之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但見大樂之作自始奏之時直至關雎之詩爲樂之卒章曰亂者一皆音節之美盛洋洋乎盈滿於耳而令人傾聽也惜乎今不得復聞矣

始節在官時對今不在官則爲始耳關雎在詩爲首章在樂爲卒章樂終歌之故曰亂亂理也總理樂歌之一終也想其初恐是有聲而無辭此所奏之樂必是大武周家王業始於關雎故以此詩隱括通篇之意以爲亂弟以亂言是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末句只極贊音樂之盛勿混入關雎意義

狂而章全旨○此欲人不失其本然之眞意狂侗悾悾是氣稟之偏直愿信是偏中之美三不字是習之變甚絕之者正深警之使知所轉移也

狂而節○子曰人之生質有是病亦必有是德如輕肆而狂者每多直率今却委曲而不直侗然無知者恒多愿恪今却輕妄而不愿悾悾無能者常多信實今却詐譎而不信氣質之偏既如彼習染之惡又如此吾不知他是何等人也亦可怪哉

無所遮蔽曰直不敢妄動曰愿一向朴厚曰信任者一定直侗者一定愿悾悾者一定信吾所知也今乃出於常理之外而非人意想所及故曰不知不知之者以其不成箇狂侗悾悾也怪歎之辭

學如章全旨○此見學當自强不息也學字略讀如不及猶恐失一串下上句是就心之前進處言下句是就心之不能前進處言而功即在裏面下可以上句屬功下句屬心

學如節○子曰人之於學將以求進乎道也君子爲學凡致知力行孜孜汲汲既如有所追而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恐或失之而不能追及也斯眞能自厲者矣

兩句總言學當如是耳玩註中既字猶字二句並不是兩時兩境如字猶恐字皆以心言而心之所至功即赴之耳一面趨向前一面怕落後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鞭緊一步須以上句爲主猶字乃從上句生出蓋惟其精勤是生

洋美盛意孔子自衞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氣之偏駁惡習之做知不可誨

侗音通悾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二句合說方見精神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柔位而行匹夫時無可憂天子時無可樂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

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不及而曰如則雖及而亦如不及終無自恃爲及之時
也失而曰猶恐則雖得而不失終無自信爲不失之時也自强不息直是終身如
此

巍巍章全旨○此表二聖之心體巍巍在不與上見不與在心體上說究其所以不
與只是內重外輕所性分定故耳

巍巍節○子曰當人有一命一爵之榮未免志得意滿者皆役於物而自卑小者也
乃若巍巍乎心體極其高大者其惟舜禹乎舜禹以匹夫之微一旦有天下富貴可
爲極矣乃視之漠然不以爲樂全似與己不相干涉的一般而未嘗以一毫自奉也
是舜禹之心直高出萬物之表矣是何其巍巍乎

通節作一句讀巍巍乎三字就心體上虛摹非泛指氣象此天下主勢位言不與
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如不曾有天下相似凡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爲物
所役是自卑了舜禹直看得天下與己不相干涉不被勢位壓倒故曰巍巍不與
原不必說到貪戀所有處卽胸中略有欣喜之念早是與了舜禹直無幾微毫髮
芥蔕在獨稱舜禹者以匹夫有天下而不與更見其巍巍也不與正面只不以勢
位爲榮意未說到憂勤兢業上然危微精一兩聖人實不曾一時放却也○不與
處還有人與處舜禹不是一齊放下全無罣礙也看透不與眞源則憂勤胼胝正
是不與內事

大哉章全旨○此極贊堯以立君極也大哉二字是綱下巍巍蕩蕩巍乎煥乎正是
形容其大惟天一句見堯君德之大而難名下節舉業之可見者言之而德終不
可名也重首節蕩蕩無名承則天之德說下不可與上巍巍乎對成功文章承德
不可名說下不可以德業平對下節之業本無名之德來非判而爲二也

大哉節○子曰自古帝王多矣乃若大矣哉冠古今而獨盛者其唯堯之爲君也何
以見其大巍巍乎極其高大而無不覆冒者唯天而已惟堯之德高不可及大而無
外包涵徧覆能與之準而同其大焉故其德之廣遠蕩蕩無涯當時之民無能指而
名之一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信乎其大也

大哉句冒通章天之大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之則非法則是準則言天如此大

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 通章須貼爲君上說德以施于治者言非僅一身之德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 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
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
如天之不可以 此亦意之可見者在无能名處 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
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
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
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
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
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
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堯德亦如此大也君言法天特賢君事耳德是就本之心身而潛布於天下處說須切覆冒意講方與則天關合巍巍乎三字貫到則之後不粘惟天句讀此贊堯之詞與下蕩蕩巍巍煥乎一例蕩蕩緊頂則天之德說名字即註言語形容四字無能名從蕩蕩生來見處處是堯德所在莫能舉似意

其有節○堯德不可名只有成功文章可見而已就其成功觀之平天成地敘秩明倫巍巍乎治績之隆盛有莫可得而尚者焉就其文章觀之禮樂明備法度修明煥乎治具之光顯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堯之所可見者如此若其德則終不可名也信乎堯之爲君之大也

成功謂掌火治水敘秩明倫等事文章謂興禮樂定曆象制器數等事兩其有字見獨爲堯有意蕩蕩獨千古而獨絕煥乎懸萬世而常新兩有字從上一無字生德業不是判然兩箇盖成功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一也

舜有章全旨○此重贊周才之盛因才而念及於德因武而念及於文前三節言周才之盛可媲美於唐虞末一節言周德之至亦無愧於揖遜美周之意在言中惜周之意在言外

舜有節○門人將述此子正論周一之語先記之曰有虞當舜有神佐之臣五人故能使四方風動而天下於以乎治王盖舜得人之盛如此

禹爲司空平水土稷教稼穡民得不饑契爲司徒民有教化皋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爲虞官掌山澤是以上下草木鳥獸魚鱉之若五人本堯臣但皆受舜命故下曰唐虞之際稱舜有便該堯在內

武王曰○周武王之誓師有曰予有亂臣十人在外爲之佐理在內爲之贊助焉盖武王得人之盛如此

先敘舜武二段爲下才難節作案只敘而不斷觀武王語氣便有發揚蹈厲氣象多聞看末節治亂而曰亂猶去汚而曰汚也邑姜武王后大公女

孔子節○孔子因泰誓之言而歎之曰古語云人才之生最爲難得以今觀之豈不信然乎我觀武王得臣十人而周至妥人才之盛如此者之於古惟唐虞交會之際

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盖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𠮦古治字

語意是即準也光景

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周才戡亂時勢使然不足以爲才病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盖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其時氣運方隆人文蔚起比之我周爲尤盛耳降自夏商皆不及周也然數止十人已爲少矣而中間有婦人焉不過九人而已夫以周之盛而止九人才難之言不信然哉

此節夫子本爲周言而援及唐虞是劈頭便歎才難不其然乎葢由唐虞以迄我周千有餘年才僅兩盛故歎其難才字註訓德之用見才本於德與智能技藝之才不同才難乃宇宙不數見之意非以遇合言際字須看眼見有唐無虞有虞無唐皆未必盛於斯惟兩朝交會之間始於斯爲盛耳斯乎指十亂非泛指周盛乎貼唐虞講五人盛於十人者才不同也以人物地位論不以數之多寡論二句當提周作主見除了唐虞只有周盛夏商皆不能及則說盛處正是說難處末二句又是於盛中亦見其難非上止說盛下方說難也夫子說才難時必是因讀武王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之曰於斯爲盛不然則斯字無所折衷有句是門人因夫子說唐虞而着此一句於前本意是贊周才之盛却劈空從才難說起者蓋舉人放眼大會心遠就有周一代而論惟唐虞乃過於斯則周才何其盛合上下千古而論而夏商皆不能及則人才何其難末二句乃更轉一步以足之非正意也

三分節○周才固與唐虞比隆矣然豈特才之盛已乎吾有感於文王也文之時天下歸周者衆以天下之勢而三分之周已有其二一反手間遂爲周有矣之字乃堅守臣節率其叛國服事乎殷而無一毫利天下之心周之德可謂至極也已與唐虞揖讓之德何多讓焉才德兼隆周之所以盛也

纔讀泰誓節觸事殷至德言下便在武王資十亂以勝殷猶未若文王率有二以事殷之意但其意含蓄故註曰旨微有二以人心言非以版圖言以字即註字乎謂以有二事之也服誠服也總是恪守臣節之意若謂先澤未亡紂惡未甚非文王心事不曰文而曰周者以對殷而言也

禹吾章全旨○此贊禹德之純指有天下以後說首句虛且下正無間之實首未句雖同但首句從全體入段言未句從上三段推勘極致而深贊之非復衍也

禹吾節○子曰當考古之爲君者莫禹若者吾無得指其間隙而議之矣如自奉之飲食則從其菲薄而於宗廟之鬼神則特牲粢盛極其豐潔以致孝享焉乎時之衣服

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

欲求小疵而不得正所以見其大醇也

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 ○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則尚其粗惡而於祭服之黻冕則盡志備物極其華美而無吝惜焉所居之宮室則
在其卑小而於民閒之溝洫則極盡經理之勞而正其經界備夫旱澇也宣儉則儉
宜豊則豊各得其道爲君若禹吾眞無閒然矣
謂之閒者大綱已不差只小小罅隙而已若大綱先差則渾身不是了安可謂閒
非特無閒難卽有閒亦難禹之無閒從克艱之心做精一之功所致無閒只是事
事恰好註各適其宜卽各適其中也聖人上下千古只將中字作權衡就中道看
去但覺無纖毫偏處所謂無間然也禹之泊天下其大經大法豈止三者特舉三
者爲例耳三句就事上說但心法之密卽於此見之蓋心與事原分不得也然字
是形容想像之辭中間六事但以豊儉對勘要於各句而字中比較反覆看以見
其無可議處鬼神指祖考溝洫是水土平後初開井田之制所以興三代之利也
莫淺有三段謹身節飲敬天尊祖勤民該鉅細說見豊儉適宜鉅處無閒細處亦
無閒也末句再言以深美之九夫爲井井閒有溝十里爲成成閒有洫洫深廣皆
八尺溝半之

子罕章全旨○此見聖教之所謹三者雖罕言其實子之所言無非利與命與仁也
子罕節○門人記曰夫子教人雖言無不盡然亦有所少言者如利雖義中所自有
但做事只循道理若一計利便有害於義故罕言之欲人之務義也至於命有以理
言者有以氣言者理則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以廢人事故亦罕言之欲
人之自修也若夫仁統四端兼萬善其道至大而難盡强以示人不惟有躐等之
而且啟玩易之心故罕言之欲人之漸進也其憂深慮遠如此
利字不可着壞與命字仁字一例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蓋利者義之和
也罕言者不言固不可常言亦不可若全不言利不會特地敎人去利而就害若
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之心而害於義矣不說命便使人都不知箇限量
若說着命使又使人百事放倒了不去做若不言仁則人又理會不得若數言之
不惟使人憑虛躐等亦且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不把當事了命
兼理氣天所賦於人者理也人之所以窮通壽夭者氣也語類多重氣上故前係
專指氣言註理字兼氣言微者以理言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雜揉難辨也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畏人有計較輕忽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美一惜惜處亦見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執以求其實則名自成自成非爲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達巷章全旨○此聖人聞譽而謙意博學無名之語不極粗淺但聖人見得道藝無
精粗之別故不獨天縱不敢居即博學亦不敢遽當益謙而又謙之辭也
達巷節○達巷黨人私議孔子曰人之知能有限只局量有思於狹小大哉孔子無
藝之不知不能益學之博也而泛兼衆藝反不得以一藝稱之殆無所成名焉耳
大哉二字提起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惟博學所以不得以一藝名之只是一項
事惜者因人不能名夫子而爲夫子惜耳總是贊詞故下節註總以與學括之黨
人所謂博學只指才藝說亦未足爲知夫子也聖人之大在於道全德備耳
子聞節○夫子聞黨人之譽已乃謂門弟子曰黨人言無所成名因我不會專執一藝
耳吾將何所執以成名乎我將執御以成名乎抑將執射以成名乎然射以觀德我
固未能而御爲人僕或可自勉我殆將執御以成名矣其謙而又謙如此
執與博反執字便含成名意黨人之以博學無名譽孔子正在藝上說本不足以
知孔子然其言雖淺近而自察邇言者觀之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
善名矣聖人如何敢當故不居博學之無可名而欲執一藝以成名也故曰聞人
譽已承之以謙黨人只成黨人見解見是藝博而無可名聖人又成聖人見解見
是道大而無能名益聖人實是大實是博學無名黨人雖不能知聖然說來却觸
着聖全身聖人自不敢當況藝雖卑下以聖人觀之其精微處即是道無形上形
下之分也承之以謙却有謙之至理在
麻冕章全旨○此以義字爲主義乃禮之權衡上節是禮之變而無害於義聖人從
之見其不矯俗下節是禮之變而有害於義聖人不從見其不徇俗當以儉泰二
字作眼目二節體平意側抑揚中寓感慨
麻冕節○子曰君子之從違當一準之以義如績麻爲布而緇之爲冕古禮也今或
用絲爲之較之麻省約而儉純雖非禮而儉則無害於義吾亦從衆而已
麻冕之爲禮前聖人本從義立制今易而純聖人又看得有儉之義可從儉即是
義從衆即是從義非不得已而強操其輕可者以姑爲引誘與起之說也若不是
合於義聖人斷是不從儉非省財只是省工夫
拜下節○古大臣之拜君必於堂下古禮也今也不待君之辭遂拜於堂上是驕慢

於世蓋莫聖人而一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從
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先明已無偏執正見下違衆之是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
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
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之省約 天威反尺雖一拜一不可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
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
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
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 聖心難向故借俗
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
絕以反形之
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
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
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
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
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欲物牽引循環不
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

而泰也悖義我甚矣雖違衆吾寧從拜下之禮而有所不顧焉
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雖違衆是故爲
抑揚之詞以見泰之必不可從非重於違衆而加以商量也
子絕意全旨○此見聖人心與理一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四者之私自不得而累之
也
子絕節○門人記曰我夫子不待克治而自絕乎四者焉人於未事之先每起臆意
而遂於必夫子渾然天理不在私意毋意也隨事順理不先期必毋必也人於既事
之後每留於固而成於我夫子過而不留無所凝滯毋固也人同於物不私一己毋
我也所謂絕四者如此
絕非是用力屏絕乃自然無一毫係累也記者因聖心難象故借當情作反托之
法若聖人不但不知有四件併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毋字即上絕字意是一念
初萌處乃適萌之發端故曰起於意意既專一不能正過必期定這等做故曰遂
於必必而得也喜而不忘必而失也戀而不已爲因必之時短固之時長固是時
移事過而心不能化故曰留於固至於固而牢不可破眞與已私結成一塊故曰
成於我我不與人字對與理字對不但是有人我之私只凡事不憑理在看已私
便是我必固內都有一我在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故註着一成字又獨加一而
字兩件雖無輕重然必固只是中間過接處故朱子謂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
成就私意不起必固我何從接續雖朱子有其物未必起於私意之說然畢究從
意起脚者多意終是爲惡之苗必重於意固重於必我重於固一節深一節固以
四毋爲正講然亦須反覆看其義始見大虛本無一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亦無
一物也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
子畏章全旨○此聖人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無以動心意
子畏節○昔夫子過匡匡人以兵圍之夫子因有戒心蓋遇變而慎之意非懼禍也
恐人誤以畏爲怵迫懼死故本孟子言有戒心訓之既知匡人不能害已而不免
有戒心者行乎患難自有其道不可以苟免亦不可以徼禍也正是聖人立命處
文王節○維聯從者皆懼子因解之曰禮樂制度之文寄之於文王自文王既沒而

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自度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故因已以度天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文不可以無傳以今觀之不在於茲而猶未墜乎
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於文而後見眞禮樂制
度包百王說不單指周不字乎字是現成承擔語言在茲便見天之未喪斯文子
天之節○夫斯文之興喪皆天也若使天之將喪斯文也則後死者將不得考述其
禮樂修明其制度以與於斯文矣今斯文在茲而我旣得與於斯文則是天未欲喪
斯文也匡人其能違天而害乎乎字盖有以自信矣
此承在茲之文揣出天意道見萬古不息的不以聖人之存沒爲有無若禮樂制
度聖人旣沒無人任之久便也湮沒了故曰喪上二句特反言以起下二句轉折
照註補出未喪根上在茲二字來如乎無者斯文旣在孔子無論達而用世窮而
遁世天定有箇位置夫子處必無死於匡人之耳
大宰章全旨○此夫子不敢當聖而居多能且言多能之不足貴也大宰以多能爲
聖子貢以多能爲聖人餘事夫子以聖不在於多能當以子貢之言爲的大宰固
不足論夫子所說與牢之所記皆聖人謙辭也
大宰節○大宰問子貢曰吾聞無不通之謂聖今觀夫子殆所謂聖者與不然何其
技藝之無不能也
大宰指吳太宰嚭看者與何其四字已將聖字泥入多能內了多能淺看如射御
釣弋之類
固天節○子貢曰子以多能遂足盡夫子之聖乎夫子之聖固天放縱之不爲限量
使之有此才德而將造聖之極也聖則自無所不通又如此之多能耳多能特天縱
之餘事豈足盡夫子之聖哉
上重多能此重聖就本節看固字與又字相叫應連上節看固字對上與字與猶
是疑詞固則言其實然也又字對上何其字何其是鄭重之稱又帶言之也天縱
是不限量他不但生知安行自任其知至行盡意將殆也殆庶幾也因對大宰言
力謙而不敢直斷之辭非夫子猶未聖而只將聖也上聖字淺指多能言此聖字
深兼德與才言之存諸心者爲德見諸用者爲才多能當不得才字才者經天緯
地之謂多能乃技藝之微特才之末事耳觀下節鄙字可見大宰將聖字合併多

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將聖字抬起便得夫子身分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是承之以謙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又恐聞者遂未敢云然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一句

能說子貢將聖字提起在多能外說故言又以兼之此子貢知聖已到至處

子聞節○子聞之不敢居聖之名而祇以多能自居曰太宰以我爲多能其知我乎顧我之多能亦自有故吾少也未爲世用而賤身無行道之責得以講習衆藝故多能而所能不過釣弋射御鄙末之事耳非以聖而無不通也要之學聖之君子果在多能乎哉益自有執要者存不以多爲貴也太宰可以諒我矣

問字兼上二節知我乎正是斷子貢之天縱而居太宰之多能縱則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於少賤謙以爲鄙事亦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能之故以絶流弊緣甚曲折首句勿補賜知我一層多能推本於少賤看言得於閒暇之講習非出於天分之夙優也多能且由於講習則非天縱之聖可知并不敢當多能之譽故曰鄙事則非聖無不通可知正暗對上子貢語而極我其謙也末二句是欲學者尚德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多與不多乃精粗本末之別非繁簡之別

牢曰節○夫子之言如此而琴牢亦自子嘗言吾不爲世用故得習於衆藝而通之此少賤多能之意也

此節勿重只引證少賤多能句

吾有章全旨○此通主誨人說夫子誨人不倦時因稱爲有知故言我實無所知只教人必盡其誠耳人奈何遂以爲有知也兩截一氣關生莫作從己轉到人看

吾有節○子曰人或見我告語詳盡而遂以有知目我矣吾果有知乎哉實無知也但我于日告人必盡其誠不待贅稽而後告也即如有鄙夫問於我彼空空如無有也乃所問中自有兩端我惟叩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人謂我有知者以此而我果有知乎哉

舉鄙夫以例其餘空空屬鄙夫言一無所有也兩端就所問之一事言竭者徹頭徹尾都盡只就鄙夫可知可能處說這淺近道理那深遠的亦不外是如答樊遲問仁知止就眼前愛人知人說而舜湯之治亦無不包也常人之言說得淺近便只是淺近話頭太高又使中人以下無着手處皆於兩端未竭玩其兩端其字則兩端已具在問中此聖人所以本無知也註不敢不三字見只是自盡其誠非閑無所不知也仍繳到無知上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

無知在此人之端爲有知亦在此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非思鳳圖也思聖君而寓言耳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

理言聖人雖謙言無知然聖人之盡如此實非上智者不能也
鳳鳥章全旨○此夫子有感於吾道之窮而歎之也矣夫二字殊深感慨
鳳鳥節○夫子有感而歎曰吾聞聖王之世鳳鳥感德而至河圖應則而出今鳳鳥不至則非虞舜文王之時矣河不出圖則非伏羲之時矣時無聖王誰能知我而用之吾之道其終已矣夫
鳳之瑞以文來圖之瑞以卦畫聖王興於上而天下文明故有此兆不至不出非慨無鳳鳥也慨無伏羲舜文之聖王也吾已一歎即明王不作天下其孰宗予意
子見章全旨○此見聖人之誠心自然處聖人隨感而應敬哀之心動於中而趨作之容見於外皆不知其然而然也兩必字宜玩
子見節○門人記曰夫子見有喪而齊衰者有爵位而冕衣裳者與瞽而不成人者夫子或時乎坐而見之雖彼年少於我必爲之起立夫子或行而過其前則必疾趨而行不以其年少而忽之也其作其趨不期然而然者
子見二字包下見之過之兩層見之我坐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見之內包坐字過之內包見字過之與見之對不與雖少對以過之下包有雖少二字也作趨俱是敬趨作雖同然於齊衰有哀戚之容於冕衣裳者有尊奉之容於瞽者有憐憫之容須分別看尹氏謂誠心內外一者蓋人有內不如此而外如此者僞也有內如此而外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表裏皆一誠貫徹哀麻表齊衰有下縫者
喟然章全旨○此顏子自序入道之始末首節言聖道之大次節言聖教之善末節則自言其用力之所至也
喟然節○顏子學既有得因喟然歎曰甚矣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也猶憶夫始之於道也欲從高明處夫固嘗仰之以爲庶幾可及乎則見其彌高而不可以及也欲從博厚處入固嘗鑽之以爲庶幾可入乎則見其彌堅而不可以入也又嘗瞻之羽儀若可爲象乎乃瞻之若在吾前及趨而前焉又忽然在後而恍惚不可爲象矣夫子之道高妙一至如此回不幾窮矣哉
喟然一歎統貫全章非專爲本節發也通節俱是借字形容只重高堅前後不重

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隨感而發無所勉強全在兩必字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首節贊道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嘆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次序夫子之教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仰鑽瞻上上二句是無窮盡下二句是無方體兩彌字勿泥只形容至高至堅意非因仰而彌高因鑽而彌堅也恍惚不可為象在忽焉二字見瞻之二句只一意合上二句作三項看彌高是升一級又有一級彌堅是透一層又有一層在前在後是方覺如此又覺如彼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聖道是箇恰好的要學他都摸索不着四方八面去求雖非無所見然在此做來做去緊些便過了緩些又不及只管不到聖人處顏子此時直是沒奈這大物事何顏子初時夫子未嘗不使之從事於博文約禮但顏子天資高明合下見得聖道之大便欲一蹴而至未嘗深下博文約禮工夫求故只見其高堅前後如此夫子因他工夫未到故不就此時啟發他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及夫旣竭吾才如此專精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天理之流行渾然如此分曉這裏只是箇生熟子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註深知乃深知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耳非深知聖道之全體也他人資質庸下元不曾識得堅高前後是甚麼顏子已囫圇見得是一箇無窮盡無方體的大物事了却不分明親切故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十二字須作一句讀若以深知夫子之道六字截斷讀却早已是卓爾地位矣何至高堅前後之無捉摸耶

循循節○使非夫子之善教向將何由而入哉幸而夫子設教循循有序而善於誘人之進焉如道之散見於事物者為文文不博則無以見道於萬殊夫子則先博我以文使我致知格物可以辨別衆理而居之不偏於萬殊中各有箇天理之節文者為禮禮不約則無以會道於一本夫子則隨約我以禮使我克己復禮可以操存依據而動皆有則是博以開約之始約以收博之功夫子之循循善誘者如此

善誘卽在循循上見所謂循循有次序者非特博約分先後也就博約中自淺入深由疏及密亦各有次序在凡燦然成章而可觀者皆曰文文卽道之分著也極其博則融會貫通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凡截然有體而可行者皆曰禮禮卽道之統會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不說窮理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者蓋文上該乎理而此之理而更顯下該格物而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敎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敎人惟此二事而已

（終言己之用力）**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旣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末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比之約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者禮即理之有節文處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文的條目多事事着去理會故須博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凡視聽言動總是這禮將已身總斂入其中豈不是約約禮而不先以博文則無以廣其知識而昧於執守博文而不歸於約禮則無以檢其身心而入於支離故博必由於約而約須歸於博也博文工夫到則萬理豁然於心凡人倫庶物之間自有以識夫至當恰好之處而知夫禮之所在矣禮非有外於文也總是這一箇理禮固無所不該其最切於日用而當從事者則莫如視聽言動之爲要也故顏子問仁而告之者亦以此二者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博中有約約中有博博而復約約而復博須是交致循環纏得首句人字泛說我字頭了纔體貼到自家身上來蓋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顏子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故以兩我字承認耳博即惟精約即惟一乃歷聖相傳道法故朱子謂此二句是通章要緊處

欲罷節○回既領夫子博約之教交致其功自見趣味工夫不容間斷雖欲歇住而自不能已凡所以致其博而歸之約者既已竭盡吾才不遺餘力矣由是向之高堅者今皆有以見其大原向之前後者今皆有以識其定體凡酬酢萬變皆有至當恰好的道理如有所立於吾前而卓爾可見者當此之時豈不欲盡力以求至於從容中道之域然纔可以力而能化不可以力而進雖欲進而與之爲一苦於末由也已回仍將黽勉焉而不已矣

首二句不惟見得顏子之善學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用到力氣盡處博文約禮自不能罷惟不能罷自必竭才惟竭吾才故見卓爾數句一氣說下如有所立句正指夫子之道卓爾是形容立字即前日高堅前後的今已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可捉摸見得夫子凡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昭然自已心目之間非但見得真直是行得到謂之如者不是恍惚之詞只是難以言語形容耳這便是已得聖人大本大原處所謂上達所謂一貫所謂知天命者此也但到此却大段着力不得了須是從容俟其自化故曰欲從末由從字因立字生即從心不踰從容中道境

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爲字便是將無作有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 說到如許重大便見毫不可假 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 有臣不足爲榮 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界欲從是要着力未由又見無所用其力蓋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其神化地位直是峻絕着力不得纔着力便是思勉便是未由了也巳二字有無可奈何神情言下便有欲優游涵泳俟其自化意然只是從博約中用細膩工夫循循地養將去不是到此便休了也註云所見益親者高堅前後自是未親處欲罷不能則巳親所立卓爾則益親

子疾章全旨○此聖人素位而行之實参節言臣不當有未節言臣不必有既責之復曉之

子疾節○夫子疾甚而病子路恐其有不祥而先豫爲之計以大夫有家臣治喪夫子嘗爲大夫欲使門人爲家臣以分治其喪事

大夫有家臣以治喪事士庶人則委之親友孝子不治事故也

病間節○及夫子病少間知子路之說乃責之曰久矣哉由之所行詐而不實也蓋位爲大夫則有家臣今去位巳無臣矣而乃爲有臣吾於誰而欺之其將欺天巳乎

首一句閑說是指從來而言下三句方是即其事而切責之詐者虛僞不實之謂子路只是見理未當本心未必欲行詐然理不當爲而率意爲之亦是則行詐行字須有心跡下詐而行巳詳也天只是理逆理則欺天矣一乎字語氣沿而嚴乎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是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也

且予節○且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予與其有臣而死於臣之手也無寧無臣而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以君臣大禮葬有二三子在予豈死於道路而不得葬乎由亦可以思矣

此節是另一層意故用且字轉下上二句言有臣不足重下二句言無臣不足輕

註君臣字對家臣言如家人有嚴君之意

有美章全旨○此見聖人出處之正子貢與夫子俱要沽但子貢病在於求夫子妙在於待待者安於義命之正求者隣於奔競之私然語氣渾然不必說破

抑公之於世求善價而沽之故設問曰設有美玉於斯將私之於巳韞匵而藏之歟其沽之哉沽之哉但天下之寶元當爲天下用之物使不沽之是使有用爲無用矣[illegible]也吾固以待

無臣不是爲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巳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只說有於斯不知玉巳處在徒價

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夫善賈之自至者也待價而價未至其不沽也又何怪哉

子貢意中雖疑夫子韞匱中原平說藏沽兩端偏重沽一邊講者非也求字固有病然其意只在沽與不沽以探聖人行藏未嘗獨重在求欲夫子枉道以求合也但一入夫子之耳便覺求字不好待字正救求字之非蓋二哉字見希世之珍斷然私他不得末句着者也字見自處之道早已算計定了待正以善其沽無兩層一待字從容自在與則行則藏一則字神理一般問荅俱就玉說正意在言外

子欲章全旨○此見聖人厭時憫世之意

子欲節○夫子周流四方見其道終不行有欲與中國長辭而遠居九夷之意與乘桴浮海意同

或曰節○或曰夷俗甚陋如何可居子曰不論夷之陋不陋只論君子居不居君子果居之俗將自化亦何陋之有哉

所居則化用夏變夷也九夷雖遠不外是道以有生聖人之所在即道之所在豈有不化之人乎化即所過者化不關九夷之君用不用上行道屬用化不屬用也

吾自章全旨○此夫子自敘正樂之功雅頌得所祇樂正內事勿以正樂刪詩平看

吾自節○夫子自敘正樂之功曰詩樂在魯久矣其音律詩歌本是全備但歷年久遠亦頗殘缺失次矣我嘗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始知其說故自衛歸魯之日取其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然後樂之始終條理皆得其正而二雅三頌之詩被之絃歌者亦各得其所而不相紊焉樂之正焉如此

雅頌是樂章註云詩樂從順詞也註殘缺失次總說勿分貼詩樂參互考訂謂取列國所有之詩樂與其在魯者參互而考訂之然後二字總下三項樂正則凡樂中聲音文物都正所詩甚廣雅頌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樂正者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中舉其大者言耳兩句是一綱一目分兩件講不得下句雖包在上句中然正字與各得其所相對訂詩自有訂詩之事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者固非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者亦非也雅頌乃樂章之大者舉雅頌則風可知然此只指樂中所用之詩說非概言三百篇得所不但是雅奏於朝頌奏於廟要看名字是所用之人所用之地所用之事俱秩然不紊意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如此見反魯可以無負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人見聖人最純全聖人終不自滿蓋乎實中最濟豈非聖人見不到事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就水

出則章全旨○此皆從人易忽處言之語似粗功極細正聖人工夫極縝密無間處
出則節○子曰人倫日用所最切者如出仕朝廷則盡忠順以事公卿入居家室則盡孝弟以事父兄其於喪事不敢不勉力以盡其情至於飲酒則不爲所困以及於亂此四者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反之於我果何有哉
出入二字當內外字看喪事指期功以下者若三年之喪固人子所自盡不得僅謂之勉矣困謂內亂德外失儀二則字不敢字不爲字俱有力上三句是於天理當然者求盡其道下一句是於人情易動者弗踰其閑何有於我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蓋不論卑近神奇自聖人看來事事有難滿處
子在章全旨○此即川流以明道體欲學者省察之功無須臾之或息也是就水言道不是以水喻道蓋川流亦道之一端也雖因川流歎出逝者却是夫子胸中先有逝者道理特於川流指出耳九字作一氣讀
子在節○夫子偶在川上有感而歎曰吾觀天地間往者既過來者復續逝而不已者如斯夫自晝至夜未嘗有頃刻之暫停也夫天地之間無物非道即川流之不息可以驗化機之不滯即化機之不滯可以知道體之常存學者於此察之則自强不息以盡體道之功者不可須臾之或間矣
逝訓往註兼來言者若無來者續則其機息而無以爲往了故來者亦往也斯字指川流說如非比喻猶言有若是也逝者二字尚虛不舍晝夜正歎逝者之妙逝者之不舍即是化無是道便無是化化是氣道是理理以宰氣故道即寓於化註天地之化五句不但說水天地人物都在內故承之曰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蓋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吾身萬物天地一也吾之心即天地之心程註言法之便是以此效彼似看作兩箇了故置圈外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自强於省察致力於慎獨使之無一息間斷則不虧其全體矣程註與道爲體四字甚精凡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體如形體蓋道本無形體都是這物事盛載出來與他做箇形體這道便顯然可見以水爲道之體如曆家說二十八宿爲天之體天高遠又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是子如何見得他內註道體之本然體字較虛渾包本末精粗都

言道非以言水也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不假定無一而說未見有屬望意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

在內與道爲體體字是就未與粗之體上以指出本與精之體來徵不同本與精
道之形而上者無声無臭是也未與粗道之形而下者水流物生是也不謹獨便
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能謹獨便與天地相似內註省察節謹字非兩項工
夫也從川流之不舍指出逝者之不舍因欲學者亦當不舍以體道有三層意
吾未章全旨○此歎誠於好德者少乃致慨語非絕望語
吾未節○子曰德是人所固有本人所當好也然今天下之人或氣稟昏愚不見其
爲美而莫之好或物欲牽引明知其爲美而不能好或自己修德雖用力而無精進
之功或見人有德雖羨慕而無思齊之實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誠者也
德兼人己說世非無浮慕乎德者但意多不誠故曰未見好德主彝秉好色主氣
質不如者理不勝氣也好色二字不必多作粘帶只重念頭眞切意
譬如章全旨○此借爲山進止之機以警醒學者而吾字見進止皆決於己欲人以
止自戒以進自勵也
譬如節○子曰人之爲學不進則止有功之將成一旦止而不爲也譬如築土爲山
所少者僅一簣之土耳成山豈不甚易他却忽然中止焉其止也豈有人沮之哉吾
止也學之自怠者何以異此亦有功之始加一旦奮然欲進也譬如平地之土所加
者方一簣之土耳成山豈不甚難他却銳然奮進焉其進也豈有人使之哉吾往也
學之自奮者何以異此
開口說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當補在本文之上與苗秀松柏蘖力章不同兩一
簣字見垂成者不可恃方進者不可量正激發人處進字中有奮發意有一往意
有積漸意有不倦意往進字之義也
語之章全旨○此夫子稱回體道之勇以勵羣弟子只順文講下勿倒提回說
語之節○子曰學者而語之以道常未能實體之於身若其心解力行而無有或惰
者求之吾門其惟回也與
顏子惟明睿故心解惟健決故力行心解謂知得透徹力行謂行得至到必解於
心乃行之力心解是力行的源頭
惜乎章全旨○此追歎顏子勤學之功亦有勉進羣弟子意

大旨只見人當進不當止失其机子吾欲人自勉

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開言而化視自洋溢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只見不息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可謂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逝者節○子一日追思顏淵而謂之曰惜乎其勤於爲學者也見其進而不已也未見其止而弗前也使天假之年成就正未可量矣奈何不幸而早夭也殊可惜哉

子謂顏淵一讀夫子口中未明說回故記者係之過節神情全在惜乎二字上進止以爲學之功言止只是止而不進不必作收成結果說

苗而章全旨○此見學必期於有成意借苗影說語雖平而意一串照註歸重實上

苗而節○子曰穀之生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爲有成然或人事不齊苗矣而不並華而秀者有矣夫秀矣而不成穀可實者有矣夫夫美而不成亦何爲哉學者鑒此亦可以知警矣

不秀不實專重人力不到不兼天時兩有矣夫歎其不應有此正令人思所以有此之故此不但爲既有後惋惜并爲未有時儆醒見學之未成無日不在可危可懼中君子所爲不敢自恃不孩自怠也

後生章全旨○此逼早激勵後生語先言可畏以歆動之後言不足畏以警惰之只就一人身上說說到無聞不足畏而後生之當及時勉學益切矣

後生節○子曰人當後生時直有可畏蓋其年富而於學有餘身力强而進學有餘資稟能進而不已焉知其將來所就不如我之今日乎此後生之所以可畏也然或不能自勉蹉跎歲月未幾至於四十五十而猶無善之可聞焉則年已邁力已衰終不免庸人之歸向之可畏者斯亦不足畏也已後生可不及時自勗哉

可畏全在註年富力强二句焉知句申上可畏意註我字只虛說不必實指夫子四十五十郎就後生當下說不要說得遠正要說得快言苟不自勉即轉盼而已四十五十也聞不重名譽乃無善可聞也蓋年奮發非不可進道但日力與減終不能大有成就故云不足畏年少而進德修業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尚碌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能謂警人及時勉學盡之矣

法語章全旨○此見聽言者當實受其益要緊處全在改繹上兼君友講

法語節○子曰聽言必當虛己如見人有過將法度之語切實言之聽者能不畏而從我乎然不貴徒從而已必須因言而盡改其前日之所爲乃爲貴也見人有過將巽順之語婉轉言之聽者能不說而受我乎然不貴徒說而已必須因言而尋繹其

也可惜也可畏也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當蚤以遠大自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當蚤以因循自戒**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强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人多徒慕從諫之名而不知是受其益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改繹爲貴切未之也吾末如何則敝之也深

微意所在乃爲可貴也苟聞巽言只一時喜說而不能繹其　聞法言只外面順從
而不能改其過則不能於法言巽言之外別爲一術以挽回之矣我其柰之何哉
法如律之繩人理無可逃故必從巽如風之動物情無所拂故必說曰法語又曰
言語字死言字活從與說權在言者兩能無字分明是言之益能使人如此非聽
言者能受其益也改之之字指過繹之之字指言二之字不同過必改而後已法
語道理一定在這裏只有改之一路故不消說繹巽言能繹而得其微意亦便能
改了不改是堅不可回不繹是昏不能開改與繹權不在言者未如之何有無可
着力意然不重吾說之窮只重彼不可挽上凡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
之不治皆由於此也已矣二字慨歎中正是激發他改與繹處

三軍章全旨〇此見人貴立志以上句形起下句重註人已二字
三軍節〇子曰天下之事資諸人者難憑存諸已者足恃如三軍雖衆而其勇在人
苟人或離心其帥可得而奪之若匹夫雖微而其志在已一自守其志雖千萬人亦
不可得而奪也人惟立志焉而可矣
志氣之帥也故以帥喻上句須從難奪中說出可奪來方顯得下句出匹夫對三
軍看猶言一人非卑賤之稱志字就好邊說凡綱常節義之大與夫學術之正制
行之嚴都有個志在不可奪謂守其道而不踰也亦不服完死生凡利害皆是志
字須看若執定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衣敝章全旨〇此始終勉子路以臧意前一節因其可進而與之後一節因其不求
進而勉之以臧字爲主夫凡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其心有個內重外輕之意然後
可與進於道然此亦進退之資耳若專挾此爲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
始言何用不臧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臧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
衣敝節〇子曰貧富相形之際最易動心有如衣敝縕之袍與衣狐貉者並立而其
心恬然不以爲恥者其惟由也與
先說此境界而後稱由須順衣想像而出若劈頭說煞子路語氣便全無意味註
衣之賤衣之貴果論其值非言人之貴賤也與立不恥非必實有其事只極形其
胸次之高明磊落不爲富貴所動意註志字非祇謂志乎此言其立心已做就軒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〇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〇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〇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欲人中有所主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〇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先只形容出個由之心

朗田地可以進道意下何用不藏即包在可以進道内
不忮節〇由之不耻洵如詩所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乎葢貧與富相形强者必
忮弱者必求人能不嫉人之有而生嫉害之心不利人之有而生貪求之心則外物
一無所累凡進德修業持身涉世亦何所往而不善乎由也足當此矣
此正士節註可進於道意忮求二字根耻字來忮者耻心之激而爲忌嫉求者耻
心之溺而爲希冀不忮求雖有兩項總是他胸次灑落志趣高明處何用照註作
何爲是虛活字
子路節〇夫子許子路者恭欲其因是而求進也乃子路若將不忮不求之言終身
誦之焉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又勉之曰是不忮不求之道者亦
以謂可進於臧耳何足以言臧哉由其求至於臧焉可也
終身誦之亦非自矜詡乃以此爲至守而勿遷之意須從他意思中形容出來終
身字活看只常常如此非甚 生之謂此特自喜其能不復求進即在裏面葢此
乃固守之意纔守之便畫住了是道指不忮不求之事與註中道字不同何足以
臧正是策勵處須知非上面已許其臧而此又說不臧也葢何用不臧即可進於
道意乃可進於臧非已至於臧也故曰何足以臧進道兼義理學問上說如顏子
貧困中自有術樂在方是進境子路只欲守着此一段境界故抑而教之
歲寒章全旨〇此以松栢比君子只就松栢發揮正意在言外
歲寒節〇子曰時窮則節見如春夏之交草木暢茂松栢也不過如此惟當歲寒之
時草木無不零落而松栢獨挺然秀不改其常到此時然後知其不與衆草而俱
彫也夫事變之值君子之歲寒也志節之堅君子之後彫也不遇歲寒無以別松栢
不遇事變無以見君子人可不勉爲君子哉
玩註意只是勉人爲松栢之後彫至望品鑒之早知及歎俗眼之晚知皆是餘意
後彫即是不彫後字勿泥松栢固貫四時而有常但必待歲寒然後見耳萬種者
在已每存自恆之思妖妍者在人易動見憐之念惟不求知不易知此所以爲松
栢在他寒不寒知不知在我初無加損斷無嫌歲寒而爲可以見知之松栢也計
周於德在臨利害遇事變之升必有松栢之操然後能不爲歲寒所傾必有君子

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〇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葢衣
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
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
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決美其心之可用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之豉反〇忮害也
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
呂氏曰貧與富交强 用乃臧一是用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
者必忮弱者必求 便未足藏
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
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〇謝氏曰耻惡衣惡食學者之大
病善心不存葢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
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
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
於日新也故 鎮一時衰敗開後此陽春 〇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激而進之

之德然後能不爲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
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註守字兼志節說
知者章全旨○此聯成德而言言外有勉人進修意知仁勇之心体原無障蔽無牽
繫無虧身心体既全物情盡却
知者節○子曰人不能無疑惑者以見理不明故也惟有知之德者理無不明故事
物之來是非可否一毫都眩亂他不得何惑之有人之不能無憂患者以私心爲累
故也惟有仁之德者絶無私累雖拂逆當前凡貧賤患難亦無入而不自得何憂之
有人之不免於恐懼者以正氣不充故也惟有勇之德者直養之氣至大至剛故當
大節事任一至艱阻他不得何懼之有成德心體如此學者可不勉哉
知者眞見得分曉故不惑仁者心便是理事之來雖無窮而應之者各得其度自
無往而不自得故不憂氣本粗屬惟配乎道義則爲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不懼
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耳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自誠而明自明而
誠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
之序也明理而後能無私故知而後仁無私則不屈於物而勇然知之明非仁以
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以強之亦不可三者固不可缺一而以知爲先有知
仁又須有這勇方能接續得去若無勇小閒便放倒了
可與章全旨○此見學無止境以望人造極意可與未可與逐層比量是步步引人
向上去逐句有意義知進一重權上益權乃學者歸宿處也
可與節○子曰人之造詣各有淺深如心慕乎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可與共
學矣然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義而勇往以從之是未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而
可與適道矣或猶因物有遷而未能固執不變未可與立也至固執而不變而可與
立矣然但守其常而已乎於事變之來常道行不得者或不能權其輕重以適乎時
措之宜則未可與權也學至於可權則能隨事順理以制天下之宜量重稱輕以通
天下之變矣學者可不因所已至以求所未至哉
可與註謂共爲此事不重共爲重彼能爲上未可與非終不可與只就目前言耳
說個未可與正教他要到可與處通節兼知行說共學是纔知得在聖賢路上尋

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
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
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 學成德之
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
後心休有無限受用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
惑理足以勝私故
不憂氣足以配道義 始終是一事有日
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
可未可者只分淺深生熟但尸當勗致其
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
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
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
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
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
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
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
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討學問適道是篤志好學已上這條路做工夫了立是見得正當道理分明把持得定不爲事物所遷惑權是能處置得變事權即時中之道今以堯舜之說論之天下者物也與賢與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時以權加諸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抑矣故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焉事須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這裏須斟酌時宜知箇緩急輕重始得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非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變通底道理權得其中固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聖人畢竟是未許用權字學者須當先理會這正底道理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正權乃經之要妙精微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伊川以爲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爲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不可易者至湯武之於桀紂周公之於管蔡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合恁他做若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權字義兼大小大而處人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宜皆在其中義可以總括得經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

唐棣章全旨○此借詩論思非論詩也詩本是思人夫子則主思理但宜渾說

唐棣節○逸詩有云此唐棣之華偏然搖曳而反而其可觀況我之於爾豈不思哉無柰所居之室實遠而不可至而洵如詩言因有窮於思者矣

此以華木無情之物而有情以興人本有情而反不得遂其情也

未之節○孔子借其詞而反之曰詩既云思而復以遠爲患乎自我言之殆未之思也亦何遠而不可致之有千古而上萬里而外皆一心之所通焉耳

夫子未明說出理但人固有思而不能必至者難言何遠之有故知其以理言之詩主人夫子主理故註曰借詩言思夫子却說未思詩言遠夫子却說何遠這是反之二句緊承說也字是不了語只重下一句仁不遠欲之斯至理不遠思之則得故云即前篇仁遠乎哉之意人之寸心神明不測其用只在一思耳思中境界開闢不盡正理中境界開闢不盡子因詩詞偶然感觸故輕輕借爲學人指點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只欲人極用其思非論詩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全篇總旨○伊川謂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語類謂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都在裏而盡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而平天下治國家立綱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所記如是其詳且悉也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學者恐茫然而無以為進德之地矣故即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馳致矣篇中凡形容夫子處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類皆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

孔子節全旨○此合鄉黨朝廟而見聖人之時中正於相反處見之鄉黨以子弟之分廟朝有臣子之職故言貌各不同玩本文於字其在字有隨在流露之妙孔子已字提起直冒全篇逼節只是記言總註言貌言之貌也不平看

孔子節○夫子於鄉黨其言貌之間略無文飾但見其恂恂然信實而似不能言者然蓋父兄宗族之前有如此

似不能言與下便便言對重下句恂恂處似不能言實恂恂正形容似不能言光景貌註謙卑二句發在似不能言內可見恂恂只作辭氣說而容貌在其中註信實之貌貌字虛猶模樣也勿以上句屬貌下句屬言二句連看猶恂恂乎其似不能言也似不能言非不言蓋當言亦言但或長者未言而不敢先或長若言未當而不敢亢耳只不以賢知先人非置是非於不問也容貌辭氣四字連說勿分屬

其在節○至其與祭在宗廟列職在朝廷則便便然明辯而於禮法之所在詳問其度數政事之所出極言其是非但言所當言謹慎而不放爾所居之地各殊言貌因以不同如此非時中之聖孰能之

其字指孔子其在二字從上節轉換而下註禮法所在二句正見在廟朝時自與鄉黨不同明辯二字總說下詳問貼宗廟極言貼朝廷便便則疑於不謹故加唯謹爾句重便便言句末句雖折一層然謹字即在便便中已寓謹言

朝與節全旨○此見聖人在朝之各適其度朝字作旨上節見言之曲而當下節見貌之恭而安總註重上接下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為上而上下大夫俱為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也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蓋其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二節雖平洪却互相比照以見其異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上敦退讓此二小建明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

朝與節○言夫子在朝當君未視朝之時與同等之下大夫言是曰是非曰非誾誾即台詞嚴義正毫無委曲則侃侃如而剛直也與位尊之上大夫言從容委曲不至徑情直遂而其中持正不阿獻替規箴之意則誾誾如和悅而諍也其各適其宜如此朝三語看言夫子在朝也君未視朝與下君在補入當在本文朝字下非正解朝字上大夫便是卿卿之下只有下大夫無中大夫夫子時為下大夫所云下大夫即與己同等者也言指商確政事說侃侃誾誾俱是言時氣象剛直是正言讜論絕無回互諍如曰可曰否非有黨同但和悅以行之諍處即是和悅處侃侃是明行其直誾誾是婉行其直亦於委婉中見其時宜之妙在夫子則祇自然合節耳

君在節○及君既視朝而在堂上也夫子則極其恭敬則見其踧踖如而不能自寧也但常人過於矜持未免失之拘迫夫子卻又威儀中適與與如其有度也蓋事君之容視接上大夫下大夫之時而又不同矣

踧踖從足是心懼而立不寧然亦包一身威儀言踧踖兩句文平意串與與從踧踖中看出乃恭而安之意非另一層恭敬着不寧字見恭敬之至處中適得中而且安適也中適中字平聲

君召節全旨○此記孔子為擯之容擯傳言語相相禮儀註合擯相言者擯亦兼相也首節敬見於承命之初中二節敬見於行禮之際末節敬見於禮畢之後

君召節○兩君相見必有擯介傳言孔子當君召使為擯但見心敬於中容變於外觀其色則勃如而變動若不安其常也觀其足則躩如而盤旋若不能前進也其敬於彼命時者如此

此舉色與足之容而敬君命之心可知且舉色與足上下之容而周身之容可知

揖所節○賓至門時正為擯者傳命之際夫子時為承擯故拱揖其所與立者或傳君命出則揖左人而左其手或傳賓命入則揖右人而右其手然手雖動而身不與俱動但見其衣之前後襜如而整齊也

賓副曰介主副曰擯介如命數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擯半之公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下於賓以示謙也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東南

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直以接下而有差等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敬以事上而能適中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自色至足盡一身而言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

而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爲他事而來亦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遞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迎賓入相見承擯中三擯也揖拱手而以命傳之也曾爲上公擯用五人夫子時爲承擯左右皆有人若上擯則右近君末擯則傳之末介皆不可以左右言左右手凡爲承擯者皆然重衣前後襜如上襜如非但衣整而美觀全在手動而身不動上見盖揖左人傳君命出若轉身向左則內皆君揖右人傳賓命入人轉身向右則外皆賓之衣前後襜如是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是不皆君賓之意

趨進節○及賓主相見之後主延賓入擯從其後趨入以有事夫子雖疾趨而手容之恭如故張拱端好如鳥之展舒兩翼然其敬於行禮時者如此

此言身動而手不動急趨之時自見端好之度非從容中禮者不能張開張而手不貼身拱高拱而手不下垂鳥舒兩翼無些偏倚高下極其端好故形以翼如若他人雖張拱恐因疾趨而未必翼如整飭矣

賓退節○行禮畢賓退就館主君送出門外猶竚立以待賓顧所以敬賓也子欲紓君之敬必復命曰賓已去遠不復回顧矣其敬於禮畢時者如此自始至終無不中節非盛德之至哉

退身就館非歸國也曰賓不顧正恐主顧賓句一必字見聖人精細處

入公節全旨○此夫子在朝之容見始終一於敬也以出入二字作關鍵入則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乃漸近於君而敬以漸加出則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乃漸遠於君而敬亦不懈

入公節○夫子趨朝方入公門則肅然起敬但見其曲身而行鞠躬如也雖公門高大而猶若不能容其身者然敬之至也

天子門五皐庫雉應路也諸侯三庫雉路也此爲入門之始則庫門也如不容緊連上句形容鞠躬之狀亦從入門取義

立不節○其站立也亦不中於公門避所尊也其行過也則不履於門閾嫌不恪也

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手動而身肅容)襜亦古反○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足動而手容恭)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毫不簡略)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俯以致敬)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循禮以致敬)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觸位而致敬)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

況時尚未面君而敬謹已無不至矣
中字對廢字倚看故曰中於門出入固不由門之中若立是常人易忽略者夫子
則必謹之二不字要看得自然意按古君門止一門兩旁不爲棖其中間兩扉合
處一直未常設而不動謂之闑中門謂棖闑之間乃右扉之中也古者常闔左扉
人君出入常在右扉之中大夫出入君門入由闑右棖邊出由闑右闑邊故曰由
闑右
過位節○由入門而至外朝君有宁立聽政之位焉夫子過之見位如見君矣其色
則勃如而變動也其足則躩如而盤旋也其言則訥訥然似氣不足以出聲者是過
位之敬比入門之時而有加矣
天子屏路門外諸侯屏路門內位謂門屏之間乃屏外門內此位是外朝人君聽
治之所入則爲內朝下文升堂內朝也古無坐見臣下之禮故云宁立三句總見
位虛而敬不虛也
攝齊節○既至內朝則兩手摳衣使離地以防傾跌歷階升堂曲身而行不敢仰視
其息自出入亦屏藏收斂有似不息者然蓋愈近君則愈敬視過位之時又不同矣
上二句相連串末句氣容肅上升堂是由階而升堂上笏則搢之插於腰間手無
所執故得以摳齊諸侯之堂七尺每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
攝齊難於鞠躬益加謹也又起下屏氣句蓋攝齊鞠躬而升氣易得粗而屏氣若
此此敬之至處人無不息之理但心敬則氣肅而息微似不息耳夫子固拜下者
此云升堂或君辭而升成拜或特命夫子升堂咨詢政事也
出降節○夫子見君既畢由是下堂而出降階一等漸遠於君矣始舒逞其顏色怡
怡如和悅也及下盡階而趨走就位則翼如而端拱也復其班聯之位而立仍踧踖
如而恭敬不寧如故也蓋自入至出而始終一於敬如此
出是自堂而出非出公門統下說當一頓逞顏色只畧舒展二句一連怡怡如正
是形容其顏色之逞非放肆而但和悅也君未視朝已先就位故曰復復位踧踖
是末稍又加整頓衆人末稍便散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
執圭節全旨○此節以聘爲主享與覿皆聘中事聘主於敬容與愉特敬中之和敬

位而慢之也言似（慎其所易忽者以致）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敬）

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愼終如始而不疎其敬）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初行聘禮）

勝平聲蹜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

以成其禮和以達其情
執圭節○夫子承君命以聘問隣國當行禮之時執君之命圭以伸信曲身而行如
力有不勝舉者有時舉手向上則如與人相揖而不失之太高有時俯手向下則如
以物與人而不失之太卑其見於面者則勃然變動而有戰懼之色其見於步履者
則舉足促狹曳地而行譬如緣物一般蓋心極其敬故見於容色如此
此節俱指在所往聘之國說執圭句下六句下分身容手容面容足容四平看執
圭是至鄰國初見時方執之如不勝從鞠躬上摹出勝字從圭取義圭爲主器器
雖輕以主重故執輕如不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如揖如授須玩註不過二字
只得不甚上下正極形手與心齊之狀旣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者蓋趨之時手
微有低昂非站立時忽上忽下也前言色勃此言戰色戒懼尤甚於他時如有循
正形容其蹜蹜緣乎中有圭不得擺齊亦防傾跌耳註擧前曳踵足後跟言略
擧前趾拖曳後跟不離地也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孫是曰命圭朝聘
皆執以爲信禮畢反之附周禮公執桓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作執躬圭皆長七寸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徑五寸
享禮節○行聘禮畢以君命獻禮物於鄰國之君而不和則情不達夫子則有和悅
之容色比聘時漸舒矣
禮乃本國之君所用以獻者容色上須添和悅字圭方璧圓乃玉帛之圭非命圭
也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品圭通信少間仍退還至圭璧庭實所獻皆受
但別有物以回之
私覿節○享畢又用私禮以將己意而見於鄰國之君而不和則亦不達夫子之色
則愉愉然而又加和也和敬兼至各當其可非聖人孰能之
其君親來其臣不敢有私見以君命聘則有私覿私覿亦有及其大夫者但此只
主國君說不必兼大夫愉愉雖只是箇和要體貼註中又字比有容色看深一層
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
君子節全旨○此是衣服之制首二節以色字作主以有嫌與不正相對當暑四節
以時字作主以夏葛冬裘相對褻裘二節以備所當備省所當省相對羔裘二節

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
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擧足促狹也如
有循記所謂擧前曳踵 而行享礼 享獻也
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 旣聘而
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 未行私礼 私
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覿
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
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
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絶無朝聘往
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
當如 別嫌微 紺古暗反緅側由
此爾○**君子不以紺緅飾**反○君子謂孔子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 遠不一正 **紅紫不以**
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
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
朝祭之 不褻体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
服可知 之精者曰

以弔致其哀朝致其敬相對君子二字貫下看數不字必字見聖心化裁之妙
君子節○君子之衣服自有定制其於常服也不用紺緅二色以爲領緣蓋齊服用
紺色喪服小祥用緅飾常服不用者別其嫌疑也
君子二字貫通章紺是而今深底鴉青色卽閃青也緅卽淺紅色不以飾不必說
其色不正若非正色如何齊喪用之蓋神人異用吉凶異宜以常服而混齊喪非
義之所在也不以爲飾則不以爲服可知註深青揚赤色揚浮也練服小祥後喪
服領緣緣領也
紅紫節○紅與紫二色皆間色不正者且婦人女子常服之故不以爲私居之服所
以大居正也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綠碧紅紫騮五方間色也間色不正是正疏且近於婦
人女子句不重觀且字可見勢與朝祭對褻服猶謹見無時而不居正之意附考
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
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騮綠爲東方之間色
碧爲西方之間色紅爲南方之間色紫爲北方之間色騮爲中央之間色
當暑節○時而當暑服單衫之絺綌夫子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恐見其
體而近於褻也
服之本意以不見體爲敬暑服尚疏故絺綌從衫但見體則近褻表而出正聖人
敬身處
緇衣節○冬則服裘必有衣以裼之如羔裘朝服取北面之義而尚黑則用緇衣裼
之麑裘聘服取純潔之義而尚白則用素衣裼之狐裘蜡祭服取報上功之義而尚
黃則用黃衣以裼之欲其色之相稱也公服之裘如此
夏葛在裏衣冬裘有外衣重緇衣素衣黃衣上衣是覆裘之單衣曰裼者取袒裼
之意蓋雖不欲文之著亦當露其裘以見美也若加全衣重襲於裼衣之上以充蔽
其美則曰襲衣故玉藻曰裘之裼見美也裘之襲充美也記謂裼裘入公門襲裘
不入蓋裼衣卽是禮服裘之有裼無不皆然聖人之所異者在衣必相稱上時說
分屬朝聘蜡此三等裘亦不僅三事之用然此三者爲大卽王此立說亦可

絺綌者曰絺表而出之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
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
絺是也 表裏如一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麑研奚反○緇
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
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左右隨宜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
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
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
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
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
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
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順天時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
私居取其適體

備人事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別朝祭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
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

褻裘節○至於私居之裘則加長以取溫而稍短其裘之右袂蓋右手以作事取其
舉動之便也
別以褻裘則上爲禮服可知長短以意裁則安身利用各適其宜矣
必有節○其於寢也必別有寢衣其制則周身之外仍長有一半蓋便於覆足焉可
寢而不可行亦以致敬也
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也爲齊之寢衣書既有明衣夜必有
寢衣註兩不可字見聖心之主於敬處長字去聲讀謂餘也蓋疑詞
狐貉節○褻裘以狐貉之皮爲之蓋毛深而溫厚取其適體也私服之裘又如此
居字根上褻字來出以輕裘爲便若居則不厭溫故取乎狐貉上褻裘已是私服
矣茲復言狐貉之厚以居者長欲其溫厚亦欲其溫也長言其制厚言其質
去喪節○服必有佩居喪則非宜若去喪則玉以象德器以適用蓋無所不佩焉
古者有德必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玉聲鏘鳴事佩則左紛帨右抉拾之屬德
佩所以比德於玉事佩所以供父母綏總之用也居喪乃去文就簡之時故不佩
非帷節○衣必有裳朝祭禮服取其方正故帷裳不殺非禮服之帷裳必從而斜殺
之非帷省費且別乎公也
帷裳如今之裙註襞積即襉也殺縫者六幅斜裁爲十二幅而倒合之使上狹下
寬以與腰故腰減半於下齊而齊加倍於上腰也非帷必殺別私於公之義亦常
服示儉之義別公之義大示儉之義小
羔裘節○羔裘玄冠皆吉服也惟吉事則用之而不以之弔喪禮縗服所以致哀也
哀死之情動而往弔之禮行服自有不容不變者註所以字正推原心上說時說
謂羔裘朝服玄冠祭服朝服亦玄冠非僅祭服也大約爲吉事之用耳
吉月節○當致仕時每月之吉必朝服以朝於魯君不以告老而廢其臣禮如此
此朝是致仕時否則無日不朝不待月朔矣服者冠冕衣裳之總名必朝服而朝
乃因衣服之制而類記之非聖人之服制也吉月之朝固盡臣恭之義亦冀國有
大事得效其謀意
齊必節全旨○此聖人謹齊之意齊字提起前兩段就衣服上說所謂致潔以盡敬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
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異吉凶
喪主素吉主玄弔
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不忘君
吉月月朔也孔
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
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致潔
齊側皆反○齊必沐
浴浴竟即著明衣所
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
交神故致潔
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不厭字甚圓活
食音嗣
○食飯
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
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
善非謂必
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後兩段就食息上說所謂變常以盡敬數必字正誠敬之心自動處

齊必節○孔子當祭而齊蓋齊一思慮以交神明也齊必沐浴浴畢必有明潔之衣衣之衣則用布則不惟內志精明而且外體純潔其致潔以盡敬如此

明衣只是新衣未染污者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祭服必致美者所以恭敬乎鬼神齊服必用布者所以誠實其心志文與質自各有攸當也前章寢衣一節入此節下

變食節○平居之食有常品齊則不飲酒不茹葷而變乎常食焉平居之坐有常所齊則不安常不襲故而必遷乎常坐焉其變常以盡敬如此

此齊字對居字看只作食字變食茹素以潔其口遷坐處靜以澄其心聖人之心本極誠敬原不待臨齊之時而後制外以養中也但一欲交神明格祖考則誠敬之心更加提起其變遷亦有自然而不容已者註葷謂五辛

食不節全旨○此記聖人飲食之節在不必食斷下是因飲食而類記之蓋一飲一食亦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聖人心與理一故語類以無非天理四字蔽之

食不節○夫子飲食雖未嘗必求精美然於飯則不厭其精於膾則不厭其細蓋皆足以養人故以是為善也

以是為善即是理必欲如是即身欲註聶而切之為膾聶之為言牒也先牒而大臠切之而復報切之則成膾精作粲即各反糲米一斛舂米九斗

食饐節○記其所不食者或飯傷熱濕而饐或味變而餲不食魚或餒而肉或敗不食以形或色變其常此色惡也不食或臭變其常此臭惡也不食或烹調失生熟之節此失飪也不食或五穀果實之類天時未足此不時也不食

此條重足以傷人上一層進二層由重而至輕也餲是久而味變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色惡臭惡乃邁言眾物非只指魚肉失飪並宜生過生宜熟過熟

割不節○夫子食肉若割切不方正者則不食凡食物不得其醬者則不食

此條又進一層重不以嗜味而苟食上聖人裏表鉅細只是一個正偶有不正自是不合他意便不食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其

不字甚斬截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崇正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尚備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防縱欲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恐敗度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所食之物言如魚膾芥醬之類不惟氣味相宜必是相制
肉雖節○至於肉雖多然不使之勝食氣蓋恐滋味太厚反失養生之道也飲酒將
不爲限量但不至於醉亂恐昏性而失儀也
此條是養氣養性之功不使勝食氣所重在食也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
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正氣允行者壽不使勝食氣養生之道
然也非特肉也凡菜蔬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惟字承上二句可見自酒而外便
都有限量無量是不自限量酒本以合歡而限而不飲歡何以洽無量中正有義
理在但無量而不及亂此則大難不及二字是自然有節之意亂兼內昏心志外
喪威儀
沽酒節○沽酒自外脯市於肆雖非不可食者然恐不精潔或至傷人則不食
此聖人衛生之嚴註恐不精潔是一層只不精潔便不食矣若不精潔之中致有
傷人之患亦未可知故註用或字酒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
不撤節○薑味辛而性溫能通人之神明去內之穢惡則每飯而不撤薑食
此聖人養生之周
不多節○凡所當食即精而細正而備者亦適可而止不多食而有貪心也
此條泛言把上面零星都收入此句中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
不存也適可而止者纔適可便自止非有意禁之也
祭於節○夫子助祭於公胙肉即頒賜不待經宿蓋重神惠而尊君賜也至於家之
祭肉雖未能當日分賜然亦不過三日蓋過三日則肉敗而人不食之是褻神之餘
矣其須賜有當司之節如此
不出三日記其事出三日二句是記者代推其意如此不食之矣重褻鬼神之餘
上君賜必少可不宿而盡之祭肉必多不能一日盡食故可少緩非謂其輕於君
胙而緩之也此下三條皆因飲食之節而類及之與前節朝服而朝一例
食不節○夫子當食則心在於食而語非其時未嘗輕於答述也寢亦心一於寢未
嘗輕於自言也其食息有專一之心如此
食不語此條正意寢不言是附意語是人先發而我應之言是人未發而我倡之

嚴其所從來 **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向嚴正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重神惠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語默中節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不以薄物而忘本不誠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也

不答述則不自言可知食不語謂應答食時若酒醴宴會亦未必不笑語歟治也
范註主理楊註主氣范爲優楊亦不可廢
雖蔬節〇其食也雖粗飯菜湯亦必各出少許以祭始爲飮食之人且必齊如嚴敬
有若神明在上者此皆聖人飮食之節無不中禮如此
雖字是極言之辭必祭明無不祭之食必齊明無不敬之祭聖人事有大小敬無
大小正敬心專一處註誠字可玩和梁則祭先農菜羹則祭先圃不忘其所自也
菜包得瓜字故瓜爲必字之誤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地
猶言那一塊也曲禮註有板盛之卒食撤去
席不節全旨〇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細行必謹意
席不節〇夫子設席必要端正若少有不正則不肯就坐也觀一坐之不苟而出入
起居之無不正可知矣
正位非謂當中正位凡隨處皆是註心安二字正道由從心不踰之妙聖心有一
定至正之準凡物之不正投之自覺不安豈以大小異視哉
鄕人節全旨〇此記聖人居鄕之事上是尊高年下是重古禮俱就常人所易忽者
言之見聖人無在不中乎禮也
鄕人節〇夫子居鄕與鄕人宴會飮酒年老而杖者由斯隨之以出矣不敢先亦不
敢後尙齒之義然也
鄕黨尙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爲節斯字內含不先不後二意
鄕人節〇鄕人行大儺之禮以逐疫至夫子之家夫子肅焉起敬於是朝服而立於
阼階之位以待之賓鄕人實重古禮也
古者一歲三儺季春命國人儺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
合鄕人大儺以逐疫而達陽氣此儺乃季冬事立阼階是待以賓禮不重重朝服
上事雖近戲一以嚴肅臨之方見聖人敬古禮處一誠敬則明有以盡主賓之禮
幽有以妥先祖五祀之神註前說可包後說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
制之大慶賀朝服也附考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
師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

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〇
此一節記孔子飮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飮食
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
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
欲心勝而
不暇擇也 〇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
正者雖小不處 〇鄕人飮酒杖者出斯出矣 敬老人也 杖者老人也六
十杖於鄕未出不敢先旣出不敢後 〇鄕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重古禮
儺乃多反〇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
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
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
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〇此一節
記孔子居鄕之事
〇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誠見于已之交人 拜送使者
如親見之敬也 誠見于人之交我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問人節全旨○此以交道為主重誠意二字上段於拜送上見其誠下段於必告上見其誠

問人節○夫子所交之人遠在他邦夫子遣使往問於使者方行之時必再拜而送之不以其遠而廢也

拜送者送拜所交之人非拜使者也有使未行而神已先通意語類謂從背後拜當是拜於使者纔自門後也

康子節○夫子有疾康子使人饋藥夫子則拜而受之以盡受賜之禮復告之曰丘尚未達此藥之果宜於疾與否不敢遽嘗也蓋藥未達自不可嘗然受而不飲又虛人之賜故無敢欺而必以直告無往非誠意之流涌也

拜受雖不輕然只是禮當加此猶未足見其誠必以直告是恐或虛所賜而示之以不敢欺正是誠處謹疾意又只是帶說賜註雖分三層側重必告上後節註云記孔子交朋友之義此節當云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說箇人字原不必是平等朋友而通問受饋皆有交道焉故泛以與人交言之

廄焚節全旨○此見聖人仁心所發自然有等全在倉猝未及計較時看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聖人之動無非教也

廄焚節○夫子家廄為火所焚夫子退朝聞之即問曰火得無傷人矣乎不復問馬是非不愛馬也心切於愛人故不暇問馬耳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廄焚宜問在馬夫子猝問廄焚開口便問傷人全在不加打點時見其自然等殺之妙然非終不問馬也但一時之間急於問人故未暇及耳

君賜節全旨○此記事君之禮首節愛君賜之禮次節待君食之禮三節答君顧之禮末節奉君召之禮

君賜節○夫子之家君或賜之熟食或恐欲餘故不敢薦之於先必正席致敬而先嘗之然後頒之於人所以尊君之賜也君或賜生肉則非欲餘矣必烹調使熟而薦之於祖考不敢私以為食所以榮君之賜也君或賜生物如羊豕之類必畜之於家無故不敢輕殺所以仁君之賜也其賜之事禮如此

正席者非先有不正之席至此而後正也蓋敬謹之至又正之以為禮耳賜食有

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大夫交之誠意

○**廄焚子退朝**造次時**語不苟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敬君而多方以重其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不敢亢礼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疾

親嘗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三項俱以敬君言以尊君賜　仁君賜
爲正甚惡頒賜孝先愛物是餘意所賜既殊所處亦異聖人時中之妙也
侍食節○夫子或侍君側而賜之以食君防祭豆間之祭則已不祭而先飯似爲君
嘗食然若君已先祭自當統於所尊而不敢以客禮自處也其侍食之盡禮如此
凡食敵客則先自祭降等客則後祭臣侍君而賜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
待之命之祭乃敢祭此言君祭先飯者恐君之客已而以宰夫自處也殺牲盛饌
曰膳日一舉每日一番盛饌也授以所祭之品物而每品先嘗之示無毒也此禮
天子諸侯所同故註引之
疾君節○夫子疾君臨視之則遷處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以大帶不敢以褻服見
君也其不以疾而廢禮如此
君視之下補遷南牖下一層蓋寢常於北牖下君問之則移之南牖下便君得以
南面視已也東方氣之始東首所以受生氣寢常當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故此
特出之然以帶詭事朝服拖紳上此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所謂禮以義起者然
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節○夫子或君有命召之即時徒步而往不待既駕而後行也其不敢以勞而
廢禮如此
禮士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處也外謂其家及官府也此召多是在官時或問諮致仕之後或召而往亦該得
朋友節全旨○此以義字作主上節是義重而生死不二下節是義重而財利爲輕
朋友節○夫子於朋友之死無親屬可依歸者曰於我乎殯斂之蓋生則同道死則
相恤義所當爲而不可辭如此
古獨記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子因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
葬獨以殯言必其所親在遠一時訃告未及耳無所歸然後殯亦見不徒爲俠烈
以義處之而已
之饋節○夫子於朋友所饋之物雖車馬之重若非祭先之肉則直受之而不拜以
義所當受而不必辭如此

不敢以病褻君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求安以慢君命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

可以托生死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可以通貨財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變其接人時之容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立意只重車馬不拜以其朋友有通財之義祭肉只借來相形說舉極重之車馬言則凡饋可知

寢不節全旨○此記夫子容貌之變以一敬字爲主首段敬身中三段敬人末段敬天變處皆是敬處

寢不節○夫子寢處之時亦是收斂未嘗偃臥如尸也私居之時則申申夭夭安舒自在而不爲容儀也

此段似未有變意然容貌隨時不同卽是變大凡人寢而尸則過於肆過於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而容則過於拘過於拘則體束而氣不舒二者皆非養心之道惟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註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儀

見齊衰節○子見服齊衰者雖素所親狎之人必爲改變其常容驚哀之意也見冕而有爵者與瞽而無目者雖當褻狎之地亦必相加以禮貌尊敬與矜憫之意也凡此皆自然而形者也

狎謂生平狎熟以人言也褻訓燕見謂不在公庭禮法之時以地言也變只是改其常容有驚哀之意以貌則加敬矣但冕者是尊之而不敢忽瞽者是矜之而不忍忽以貌中亦不同者兩雖字則非狎非褻可知言齊則斬可知

凶服節○夫子在車時遇凶服者則式之哀有喪也有負持邦國圖籍者過之必式重民數也

上句是哀人之死下句是重人之生註人惟萬物之靈二句是重民數之正意王拜受之云云乃甚言其當敬耳非謂夫子因王者之拜而後敬也附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生齒謂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

有盛節○人之於夫子有設豐盛之饌以進者夫子必爲之改容而起蓋致敬以答其禮也

主敬客故爲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饌盛正見禮意之厚變色而作若不敢當怡怡然當之則爲不敬不知禮矣有字中見情寓於文必字中見內徵於外也

一節是容貌因哀矜敬畏而變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二節因敬哀而變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始升其容端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既升其容謹

迅雷節○若遇迅疾之雷與風之猛烈此天之怒也子必改變其常容以敬之
曰迅曰烈便不是平平底風雷故曰天怒天示威怒人所宜恐懼修省之時天子
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卿士庶人亦當自察於身子故必變以
應之變只是改其常容非驚惶失次也
升車節全旨○此記乘車之容一正字可作上下關紐蓋大夫得乘車乃觀瞻所係
故夫子謹之要惟動容周旋自中乎禮非有意而爲之也
升車節○夫子當升車之初必正立於車下於以執綏而升焉蓋動必以正如此
此方欲升之時執綏人皆然難看只重正立上正立執綏此是立於車下時此時
手與綏交足與車接亦暫而易忽矣而身容端肅必正立而執綏以升方見聖人
之從容中禮處下節以車中二字提起則此非在車中可知
車中節○及其既在車中則瞻視有常不回頭觀看言語必慎不急遽發言手容必
恭不以手指物蓋三者不但失己之儀容且足以惑人之視聽故夫子謹之
車中正瞻視所在內顧則頭容不直疾言則口容不靜親指則手容不恭重日已
失容上載人只帶說故若曰一且字三不字要看聖人非有意整容自無失容耳
色斯節全旨○此見審幾之哲重一時字蓋以鳥之識時示人當知出處去就之道
夫子一生日用動靜無非時中之道記者錄此終篇實以歸結鄉黨全書之意非
止爲聖人處亂世而能全身爲見幾明決之效也
色斯節○鳥之爲物也見人之顏色不善斯飛舉而遠去矣必回翔審視擇可止之
地而後下集其審幾如此
色字翔字直小頓色節幾之動處翔正擇之審處舉曰斯舉見舉之之當速集曰
後集見集之之其難宜舉而舉宜集而集分明有一時字在二句意雖對而辭則
出也下節末二句正色斯舉矣之證
山梁節○孔子見雉如此因歎曰山梁之雌雉當飛而飛當下而下時哉時哉此時
子路在側共而向之若有取之之意雉乃三嗅而起焉此正色斯舉矣之一證也人
能見幾而作則去就不失其正而有合於時中之道矣此記者之深意也
退當見幾從違當義山梁雌雉必是翔而後集者也共之而作則又色斯舉矣時

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二句但合時字意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以聖之**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時遇物之時机神默契情現乎詞

共九用反 又居勇反

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